

《清宫禁二年记》 [清] 裕德菱著

《清宫禁二年记》卷上（清）裕德菱著余父裕庚任法使四年。既庙瓜代，乃挈眷归，从者为余母暨头贰等参赞、海陆军随员与其眷属、仆役等，都五十五人。于一千九百零三年一月二日，乘安南船，由巴黎行抵上海。上海道及上海县等，俱公服相迓。旧例：显者过境，为县之长者，饮食器用，皆有供给，且鲜有拒绝者。而余父于此，无不以婉言却之。

二月二十二号，余等离沪。旋于二十六号抵津。津海关道及其他官员之迎迓者，一如上海。

旧制：显官归国，例有一奇特之礼仪，盖当至中土时，必有请圣安之制。其左近之督抚，为之布置。若道台职卑，尚不足与此焉。其时督直隶者为袁世凯，余等初至，渠即遣一吏来，预于存问，俾行此殊礼。布置既周，余父及袁世凯，皆服朝服，冠朝冠，花翎朝珠，一如其职，以往万寿宫。万寿宫者，特为行此礼之地也。其时下级官吏，来者颇众。宫之最后进有案，案之中，设皇帝及太后牌位，上书“万岁万岁万万岁”。其时直督袁及其他官吏先至，袁督立于案之左，官员分两行以侍。未几余父至，即跪于万岁牌下，口称“请皇安”焉。旋起方，问圣躬安康，袁督当以“健豫”答。礼遂毕。

吾父在津时，即电京中友人某，为之觅屋以居。未几遂得一名屋。屋盖李鸿章与列强签辛丑条约之所。李亦旋捐馆于此者。李既故后，居是屋者，以余家为第一。华人迷信重，金以为居是者，必遇不祥。第余家处此甚安适，并无鬼怪如友人所言者。

当一千九百零三年三月一号，庆亲王及其子贝子载振来拜晤。并谓太后将于翌晨六时，召见余母及余姊妹二人于颐和园。时余母告庆王：“旅欧者久，卒著西服，无旗服可称身者。”庆王谓已将此节奏明。并谓太后颇愿吾徒衣西服觐见，不必斤斤于旗服也。盖太后欲一见西衣之穿著如何耳。时余与妹，满志踌躇。意谓此际必衣何者为当。幼时，吾母辄以同色衣服衣余姊妹二人。时余妹愿著一浅蓝鹅绒外褂，以此色与彼甚称故。而余则选一鹅绒外褂之红色者，盖意此或可得太后欢心也。踌躇者久，卒从余说。并议定冠红色之冠，翠羽为饰。若鞋若袜，其色亦同。余母则衣海青色长衣，缘以紫色之鹅绒。冠黑绒冠，白羽为饰。

方闻庆王传命时，惊惶特甚。继念得此机缘，或可一瞻宫中景象，而见所未见焉。余离中国久，且余父又未将余妹及余之名，报之内务府。故余入宫之望，曾萦梦寐。然以是恐终其身不可一得。迨至余父返自巴黎，太后始知其有子女也。至余父不报余姊妹名于内务府之故，则欲余等受相当之教育，惟是必不可令太后知之。不宁此地，满洲旧制：一二品大员之女子，年满十四者，当

入宫听选。中者得为妃嫔。余父出此，良亦由是。若慈禧太后者，则咸丰所选中者也。

闻人言：如余等者，或有留居宫中之望。果尔，或可以余之力，使后改革政治，而所以裨益中国者，甚匪浅鲜。思至此，愉快无似。并决志：苟能如愿，当注全力以为之，俾中国之进步与其福利，日进无疆。思念方殷，忽有一缕红光，远见天际，余以此而卜今日天气之必佳也。天既明，百物可辨。渐见宫墙作红色，闪隐目前，随山上下。墙之顶与屋之顶，金覆以青黄瓦，耀似白日，绚烂若画图焉。途中佛塔种种，经过余前。旋至一村，名海淀，去宫门约四里。官吏告余：距宫颇近矣。余以困顿久，颇有永不能至之想。遽聆斯言，甚快。此村居屋俱平房，以砖建成，与北方居屋无异。且颇修洁。村童见吾徒经此，争相出视，且相告曰：“此等贵妇，将往宫中而为皇后矣。”闻之殊可笑。

既离海淀，旋至一牌楼，刻镂精美，华人绝佳之建筑也。至牌楼，始见宫门，相去约百码。门凡三，俱函宫墙中。中门甚大，左右二门略小，中门非太后进出。余等之轿，止于左门，门已启。门前五十码有屋两所，禁卫军寓之。

方余等初至时，见官吏等相语甚杂。旋有入门呼者曰：“至矣，至矣。”既下轿，有四等太监二人，迓于道左，并率小太监十人，持黄丝帘，围轿作幕。此盖太后所赐，用之有殊荣。帘长十尺，高二尺，由二太监持出者。

此四等太监二人，遇吾徒甚恭，各立门之左右，肃吾徒入。既入门，至一广院，平铺白石，约方三百尺。院中花台极多，中植古松，松上悬群鸟之笼。其后有红墙，为门亦三，与初入之门同。门之左右，各有矮屋一行。每行内有房十二间，朝房也。广院中官吏甚众，各衣公服如其职，视之颇作无谓之忙碌。见余等至，立即静肃无哗。时此二太监导余等入一室中，室之广长约廿方尺，中陈红木台椅，各铺红垫。有窗三，悉悬丝帘。余等入室未五分钟，即有一丽服之太监入室而言曰：“太后有谕，召见裕太太及诸位小姐于东宫。”言甫毕，二太监即跪下而答曰：“是！”满制：闻太后或帝谕者，其臣庶当一如帝后亲临，跪以答之。渠等随令吾徒从其后。复入一左门，以达广院。院之大小，与前院若。其不同者，有一仁寿殿在其北。其余房屋，较前为大耳。太监导余等入东侧之室中，陈紫檀椅，雕刻极工细，上铺蓝缎垫褥。四壁所悬之幕，色质亦同。壁之四方，悬钟种种，数之得四十架。有顷，有女婢二来相告曰：“太后方临装，稍候片时可也。”彼之所谓片时者，实不啻两小时有半。然华人视之，殊平淡。故吾徒亦不甚焦灼也。此后太监时有来者，送朱奶，送杂物，其类极繁，约得廿余事，俱太后之赐。继又赐金戒指各一，上嵌明珠。旋

太监总管李莲英又至，服二品公服，红顶孔雀翎。满宫太监之有孔雀翎者，仅李一人而已。李为人极丑且老，皱纹满面，惟举止翩翩耳。谓余等曰：“太后立即召见。”且又致玉戒指各一，亦后之赐。余等拜受之下，惊喜特甚。意谓太后尚未见余等，叠赐珍物如许，则其人之慈爱可知矣。

李方去，又有两宫女来，金庆王公主也。问太监曰：“彼等能华语否？”余闻之殊可捧腹，当先诸人答曰：“吾等本华人，虽能作数国方言，华语固所谙也。”渠辈闻之惊甚，且言曰：“大奇事！彼等所言，与吾徒殊无歧异者。”余等闻之，惊异之心，几与渠辈相若，盖不谓宫中竟有愚鲁至是者。且可知渠辈所受之教育。固极肤浅。继又云：太后方候余等入见。余等乃随之行。

余等及大殿之门，复遇一妇人，装束与庆王公主等。惟首戴凤凰，与众殊耳。妇人笑容可掬，与吾徒握手相见，与西人无稍差异。询之他人，始知即光绪皇后也。皇后告余曰：“太后特命余来相迓者。”观其举止，温蔼可亲，体态亦都丽，惟容颜不甚美耳。旋又闻大声发自殿中，召余等曰：“即来陛见！”余等旋即入内。见太后著黄缎长衣，绣淡红牡丹其上。头披亦类是。珠玉之花，饰其左右。珠缨系于左。顶上戴玉凤凰。长衣之外，复有一披肩，肩系明珠所织。俱精圆，大如黄鸟之卵，色泽无二，共三千五百粒。余生实未之前见。披肩形如鱼网。复以美玉之钩二，系一玉缨垂其上，以外复戴珠钏两双，玉钏一双。第三指及五指上有戒指数事，均玉制者。右手罩以金护指，长约三寸。左手两指，罩以玉护指，长短与右手同。鞋上满系珠缨，饰以各种宝玉。

太后见余辈至，旋即起立，相与握手，面呈笑容，殊可亲。且以余等嫔于宫礼，似甚惊奇者。旋谓余母曰：“裕太太！尔以何术育尔子女至于如是，诚奇事！彼等久居异邦，吾知之也。何以的语者又与语无二？且何以貌之美丽复若此也？”余母旋答之曰：“渠父督责殊严耳。先教彼等习中国文字，后及其他，且甚勤。”太后旋谓：“吾甚悦渠父之悉心抚育，且授以良善之教育焉。”太后乃挽余手，审余面，笑亲余之两颊。而谓余母曰：“吾甚愿有尔女与吾共晨夕也。”吾闻之甚说，且谢其仁蔼焉。太后复询余等所著之巴黎衣履甚详，并嘱余等必时时著西服。因居宫中，不常之见。太后于西服中，悦路易十五式之高底女鞋尤甚。与太后语时，见一人立于其侧，相去咫尺间。太后旋言曰：“余且导尔以见光绪帝。但尔必呼之万岁爷，而呼余老祖宗也。”帝与余等握手，有忸怩态。高约五尺七寸，甚瘦，但举止英挺，隆准广额。睛黑，奕奕有光，口大齿白，神采甚佳。余察帝，虽时时呈笑容，然中含忧色。其时太监总管李莲英至，跪石板上，而语太后曰：“舆已备矣。”太后旋命余等偕至朝

堂，太后接见各部尚书及各军机之所也。步行约二十分钟可达。是日天气清明，太后之露舆以太监八人舁之，各衣其公服，殊奇异。太监总管，处舆之左；其次级者，处舆之右。各以其手护舆而行。太监之五品者四人行于前，其六品者十二人行于后，其手中各有所持，如衣，如鞋，如手巾、梳、刷、粉、镜、针、红黑墨、黄纸、烟、水烟袋等物。其末一人，则负一黄椅。此外尚有阿妈二人，婢女四，亦各有所持。余见此，颇饶兴趣，质言之，即一妇女之梳梳室，而以人负之行者。皇帝随行舆之右，皇后及诸宫眷，则行舆之左。

朝堂长约二百尺，广约一百五十尺。堂中有长案一，上铺黄缎。太后既降舆，即升堂登宝座。座设长案之后。皇帝之宝座较小。居太后之左。各尚书一一跪于后前之长案下。

朝堂之后，有厅若暖阁者甚大，长约二十尺，宽约十八尺。缭以雕镂之阑干，高约二尺。仅有二门，可容一人出入。门之前有阶六级。暖阁之后，张以小屏风。屏风前，太后之宝座在焉。小屏风后，又有极大之刻木屏风，长二十尺，高十尺。实余所仅见之美物也。

暖阁系檀木所制，上雕凤穿牡丹图，极精美。全阁雕纹，无不类是。太后宝座之两旁，有翼二，下端为黑檀，上插孔雀羽，成扇形。一切铺饰，俱黄鹅绒也。太后方登宝座时，乃命余等与皇后及诸宫眷等立于屏后。吾等于此，闻太后与诸大臣之言甚清切。余将以所闻，告之读者。

是日也，所可永志不忘者极众。余于诸宫眷中，为一新奇人也。生长异邦，习染异俗，因是种种，惹人疑问者甚易。且余以是得悉此等妇人好奇之心，固与西人无殊。庆王之四格格，孀妇而极美者也。问余曰：“尔固生长欧土，而受其教育者。吾闻人言：”凡有往是土者，必饮其水，饮后率忘故土。

“尔稔西语，习之欤？抑以饮水而能之欤？”余答曰：“尔兄载振往伦敦，贺英皇爱德华加冕礼，道经巴黎，余曾遇之。其时吾父亦得请柬，吾等本可同行，卒以云南交涉事亟，未遂所愿。”格格忽问曰：“英土固有君耶？吾意太后，固世界之君也。”四格格之姐，为皇后弟之妻，敏慧闲静，聆是言而笑。卒之，皇后谓格格曰：“尔何若是其愚，吾知诸国各有其君，且有数国而为共和政体者，美国其一也。对于吾邦颇形友爱，惜吾人之赴美者，率下等社会。彼土人士，乃以华人无不尔尔。吾甚愿满人贵族，一临彼土，使知吾人之真相焉。”彼继告余：曾读译本之各国历史。视其人，见闻殊博。

太后之所爱者，为花草禽鸟犬马等，一与常人无异。有一犬，太后爱之极笃。彼之所至，犬必随之，犬诚驯良，余未之前见。太后以其美，名之曰海獭。

去朝堂不远，至一广院。院之两侧，有大花篮二，以天然木植，编制成者

。高约十五尺，满覆以紫藤之花。篮极精美，太后殊爱之。花含苞时，太后必集群众赏之，意甚得也。由广院入循廊，廊沿山坡，遂达剧场。剧场之殊特，诚有出人意虑者。场共绕广院之四面，面面不相连属。凡楼五层，面临空场。而戏台则有二，连级以上。其楼之在第三层者，为布景及藏储各物之用。其台之在第一层者，一如常式。第二台则如庙寺，专演鬼神剧者，以太后喜此故也。

剧场两旁，翼以循屋，稍低，而循廊护其外，为各大臣被召听戏之所。剧场对面，有室三，专建之以供太后者，高约十尺，与戏台等平。室外设活动玻璃窗，夏时则易以绿纱之帘。其两室为太后起坐之所。右侧一室，太后休息于此。室前设长榻，坐卧一如其意。是日太后则导余等入此室中。继闻人言，太后观剧，率在此室。视听有间，则昼寝焉。太后善眠且熟，虽声浪极大，不能扰之。读者苟有曾入中国剧场者，必知于此喧哗之地，欲睡神之惠临，其艰难为何如也。

余等既入太后之休息室，戏即开幕。戏为蟠桃会，亦鬼神剧也。此剧殊饶兴趣。自始至终，余乐之不疲。所演诸节甚灵敏，且与真者无异。余深讶太监等之能演此。太后告余：“戏中诸景，俱太监等所手绘，而为彼所教导者。且此剧场，与中国所筑者殊。场有悬幕可上下，以节剧之起迄。”太后固未尝观西剧也，余不知渠果以何术竟与西剧暗合。太后爱读宗教书及小说，时编辑成戏而自演之，且颇自负其能。

太后坐而言，余等待立。有顷，询余曰：“尔知戏中情节否？余以”知“对。太后似颇愉悦者，旋复欣然谓余曰”与尔长谈，忘命餐矣。尔饥否？当尔旅欧时，尔能得中国食物否？曾思家否？苟余离国如其久，思家必切。惟尔久居异土，非尔之咎。盖余命裕庚之往巴黎也，然今亦不之悔。尔且自思，尔今足以辅余者实繁，且可使外人知满人妇女中，亦有能操西语者，与彼等固无殊也。“方太后言时，余见太监置长桌三，上各覆以精美之白台布。并见太监甚多，各携食盒，静立院中。盒为木制，漆作黄色，其大可容小碗四，大碗二。太监置桌既毕，院中太监，列作双行，以达院之彼端一小门外，互递食盒，至于房门。内有衣履清洁之太监四人，受之以置于案上而去。

据此以观，则太后进餐，固无一定餐室，随其足迹之所而定焉。凡所用之碗，俱黄色，覆以银盖。间有绘青龙及中国之寿字者。

余计其食品，共约一百五十种，列三长行。大碗居先列，碟次之，小碗又次之。布置既毕，有宫眷二，各携一黄盒入。余见之颇惊，意宫眷且司此贱役，将来余之入宫，得毋类是。盒虽重，然宫眷持之甚敬。旋有小台二，置太后前，置盒其上而启之，中陈小盘数事，殊精巧，各盛糖果、糖莲子、核桃仁以

及及时之瓜果。太后谓渠乐之甚，其味盖胜于肉。赐赉甚多，并嘱余等家居时，亦食之。余等感太后之仁爱逾恒，食之颇伙。余见太后食糖不鲜，颇讶其何以能再进餐也。食毕，宫眷二人复至，持盒去。太后复谓：渠时以余食，赐宫眷食之云。

此后又有一太监入，持一茶杯以献。杯系白玉，其托与盖则金。旋又一太监人，捧一银盆，内玉杯二，一盛金银花，一盛玫瑰。两太监俱跪太后前，上捧其盆，俾太后能及之也。太后揭去金茶盖，取金银花少许，置之茶内，继乃饮之。并告余等：渠爱花如何之笃，并花之味使茶如何之美。又谓：将使尔等，一尝余茶，观尔等嗜之否也。随命太监以其所饮之茶畀吾徒。茶既至，复置金银花其中，余尝之，诚精美，加以花之香冽，尤觉芬芳无似。

茶毕，太后乃命余等同往隔壁房内进餐，以餐桌置于此也。余初疑太后食糖后，有一定之房间用膳。继考之，竟不果然。既入其室，太后乃命将菜碗之盖揭去，随坐于桌之首位，命余等立其侧，且谓：“曩时观剧，恒由皇帝伴食。今以新客在座，颇觉羞涩，吾愿皇帝毋再如此之羞缩。尔等三人，今且伴我可也。”余等闻之，觉太后恩宠出于众，乃叩首以谢之，然后进食。初次叩首，使人头眩不置。久之乃惯。

方进膳，太后又命太监置菜碟吾徒前，银箸银匙与焉。太后曰：“尔等立而食，余心滋歉，然祖宗成例，余不能违，虽皇帝也，亦不克坐吾前。吾知西人稔此，必以吾之遇待宫眷，颇不规于礼。故宫中成例，余殊不愿西人知之。尔且观吾于西人前，举止将大异是。盖不欲示彼等以真相耳。”

牛肉为宫中禁品，以服力之兽，食之将获重戾也。食品以豚肉、羊肉、家禽、蔬菜为最多。豚肉之制，约得十种。如肉丸也，有红白之别，红者烹以酱油，味甚可口。又有笋炒肉丝，樱桃烧肉，葱炒肉片等。葱炒肉太后所嗜，余尝之果佳。又有鸡蛋饼，菌子炒肉，白菜煨肉，萝卜煨肉等。鸡、鸭、羊肉，亦有数种。案之中有黄磁大盆一，约二尺对径。中盛清汤鸡鸭鱼翅。鱼翅中国之珍品也。此外有烤鸡、烤鸭。上置松针，取其香也。另有一盘为太后所最喜者，则烤肉也。

满人嗜面，不常食米。今日所食者，种类极繁。有炕者、蒸者、炒者，或制以糖，或以椒盐，或作龙形，蝴蝶形，以及花卉形。另有一种，中有肉馅。此外有酱数种，太后亦甚嗜之。又有绿豆糕，花生糕数事，配以糖制之汤。

食毕，太后乃起立，谓余等曰：“且随我往休息室，俾皇后及宫眷等进膳。渠等食时，固恒在余后也。”余等既入休息室，余乃立于门首，以观皇后等进餐。渠等环案而立，毫无声息，且无一坐者。

此时剧尚未已，惟所演者，不如第一出之饶有兴趣也。太后入室后乃坐于

长榻上，太监献茶。太后又命进之余辈、读者试思：余蒙如此荣幸，其欣慰如何？华人之视其君上也，至尊无与伦，其言无异法律，凡有面之者不得仰视，非是不敬。今吾等所遇，实非常之爱宠矣。且闻人之言，太后性情暴厉甚。但以余所身受者断之，诚慈善，言语亦和蔼可亲，世界中极仁厚之妇人也。或告者之过欤？

此后，余等遂别太后、皇后及诸宫眷等而归。至家后，又见太监数人，持太后所赐之贡缎，人各四匹，专候余等归来者，遂又谢恩如仪。此次赐物，系送至家中者，余等乃置贻缎于堂中之台上，叩首谢恩。并告太监，敬达太后余等谢忱之如何诚且甚也。此外尚有一事，则送物之太监，例应有所赏给，以报其劳。余等遂与太监银，人各十两。继始知太监之送赐物归者，太后必询受物者之若何感戴，及赏给之几何。此等赏给，太后亦允彼等受之。且又询余家居屋甚详，并吾等爱戴与否。太监等极喜饶舌，余第二次入宫时，又以当日太后所语者，一一见告。

余母以父病，余一旦入宫，将无人为之左右，以是忧懣甚。然太后旨，所不能违，遂于三日后复往。

入宫之第一日甚忙。当初到宫时，即面太后谢前日之赐，太后当语：“今日忙甚，将接见俄国公使夫人勃兰康。渠之来，携有俄皇阖家影片，为俄皇赠品。”太后当询余：“能俄语否？”余以“不能”对，并告太后：“俄人知法语者多。”太后闻余言，似甚欣悦。旋又目一宫眷而诘之曰：“尔胡不谓能俄语耶？余固不得而知之也。”余闻此言，意必有以诳言欺太后者。以太后闻余言不伪，似甚喜者。不久果有一宫眷见逐。盖渠自称能操数国语，实则一无所能也。

今日除受俄使夫人朝见外，又值太后之侄德裕纳聘期，宫中复演剧。满人贵族聘礼，例有福晋二人，往新妇家。新妇盘膝，闭目坐床上以候，彼等至，乃置玉如意一于新妇衣上，复悬荷包二于新妇之纽扣上，内装金钱各一，复为新妇戴金戒指二，上镌大喜二字。行礼时甚静且速。既毕返宫，告礼成于太后。

余等今日所衣者，甚单简且短，盖以地无毡毯，若以红绒长衣行于其上，极易破损，且鲁钝之太监，又时时践踏之。易以短者，似较简捷。故特易之。殊今日俄使夫人之朝见也，事前未之或闻，必更长衣，乃可接待。故以此意奏知太后。太后曰：“尔何故必欲易之耶？吾见尔长衣，拖于地上，其形如尾。以今较之，其美甚殊。尔第一次之入宫也，吾甚非笑之。”时余方欲解明其故，太后又曰：“衣长衣，想较短者尊严。吾语然否？”当应之曰：“诚然。”旋又曰：“果尔，速易尔之极佳丽者来。”余等乃如命立即更之。余妹及余

之所衣者，为水红绉纱外褂，饰以普鲁士之线带。余母则着一灰白色之绉纱外褂，上绣黑玫瑰花，领衣及衣带略带灰青色。方更衣时，太后时命太监来，视余等著就未。以此故，匆遽特甚。比太后见余等至，忽呼曰：“斯诚三仙子而曳长尾者！”旋问曰：“尔等行时，以手牵衣，曾觉倦否？装束诚都丽，但余不悦其尾耳。衣之有尾，殊不意义。吾知外人见尔等作此装束，必有猜度吾之命意者，且必不为彼等所喜。至吾之意，仅使外人见尔等能著西衣，俾知吾之于此道，本非茫然。吾敢谓西妇之来吾前者，吾未见其衣有如尔三人之美者。且吾亦不信西人如中人之富，彼所戴之珠宝固甚少也。有告余者，谓余于世界君后中，为珠宝最多之人。今余且时时收集之。”

时余等以迎勃兰康夫人故，甚形忙碌。是日十一时，勃兰康夫人至，余妹迓之于第一院之朝房，导之入仁寿殿，太后在焉。时太后坐暖阁内之宝座上，皇帝坐其左，余立其右，为之翻译。太后衣黄花缎外衣，绣蜀葵及寿字其上，饰以金边。衣扣上悬一明珠，大如鸡子。又有手钏戒指金护指等。所梳之髻，与常式同。

勃兰康夫人既入朝堂，余妹复导之至于暖阁之门，渠乃与太后为礼。余即趋下，导之入暖阁，太后与之握手，渠随献俄皇所赠之影片。太后遂谢俄皇之厚赠，其措词绝佳，余即为之译作法语，以夫人不能英语故也。太后又命余导夫人见帝，余从之。帝起立，与之握手，并问俄皇安好。既毕，太后下座，引夫人入其寝宫，并命之坐，相与昭谈，约定十分钟。而余为之译，此后余复导之见皇后。满礼以姑媳之间为最严。太后受朝时，皇后方坐屏风后以伺。余寻之至此，始得之。见皇后毕，遂导之入餐室。所备者满席也。

余今且述汉席与满席之别。汉席之菜，率一一置于桌中，人各以箸，取所嗜者食之。满席则大异是，人各有专菜，几与西人同。太后甚悦此，谓其省时。而较汉菜为清洁，则未尝道及也。宫中之菜，本精且洁，至宴西宾则尤佳，盖略有所变更也，如鱼翅、燕窝、布丁之类。惟不尽然耳。

太后与帝，曩不与人同食，故陪宴者，只福晋及宫眷等。食方及半，忽有太监来云：太后立欲见吾。余闻之甚恐，意岂有乖误耶？抑有太监以谰言中吾者耶？此盖宫中恶习也。及见太后，乃满面呈笑容，殊出意外。太后告余：“妇女之来宫中者，从未有如勃兰康夫人之美丽端庄者。且有数妇人，品态殊不佳，惟余不愿言之耳。”又曰：“彼等以吾辈为华人也。曾一无所知，颇加冷眼。吾于此等事，殊加之意。以彼自许为学识高而文化美者。乃所行若是，余见之诚不能无疑。彼等时称吾人为野蛮，吾思彼之所谓野蛮者，较彼等实文明，而礼度为佳耳。‘太后之接待西妇也，无论其人品态之如何，恒遇之以礼。俟其既去，乃与吾等衡其美恶。时太后语毕，乃出一极美之绿色宝玉，命

余持赠夫人。夫人受讫，欲见太后面谢之。余又谢之见太后。膳毕，夫人复告余：谓荷太后之赏赉，及颜色之慈霁，欣慰无似云。旋即兴辞去。

凡客去后，吾等必将各事告之太后，其定例也。以太后之举止观之，其喜闲话，盖与常人同。如问勃兰康夫人所言者何事，喜其宝玉与否，其菜爱食与否之类。

余将勃兰康夫人所言者述毕，太后谓余兴之夙也，作事且多，势将疲惫，今日将不需余矣。余乃请晚安，如仪而退。

吾等所居之屋，共大房间四，厅房一，如上所言者。余母暨余姐妹居其三，其第四间则令仆婢居之。时太后命一太监来伴吾徒行，渠谓太后曾遣小太监四人，供驱使焉。倘有不是处，可告渠知之。渠并称其姓李。但宫中太监，除总管外，姓李者多，殊难从而辨别之。

行有顷，始抵居室，渠指室之东偏屋而谓余曰：“此即太后寝宫，余等适从此间来者。”余闻此言惑甚，既距太后如其近，何步行时，乃如其远也。当以此节询之。渠乃曰：“此室较小，居皇帝宫之左偏，本有一道，由此处直达太后之宫，已为太后断绝，其故不可以告尔。”继又曰：“此室宜东向，不应面湖也。”余曰：“面湖风景甚佳，余则乐其如是。”渠笑而言曰：“稍待，尔当有所闻，乃知此处之不良也。”余闻其言惊甚，颇不愿再有所询问矣。渠又谓皇帝之宫，即在吾等所居者之后，甚大，与太后宫相若。由此室望之，可见其院中之树，露出屋颠也。渠又指皇帝宫后之居屋一所，较大而低，亦有广院者，谓即皇后之宫。宫旁另有两宅，为之左右翼。渠指其左者而言曰：“皇妃居于是焉，此两宫间，本有道路，老佛爷封闭之。以是故，帝之与后，不经太后前，不能往来也。”余闻此言，意太后出此，特以之监视彼等之行为耳。是实余所罕闻，而不能思其故者。且恐李太监再以此等事见告。遂谓之曰：“余疲甚，颇思休息矣。”渠闻之乃退。去后，余乃得入室。举目四瞩，觉布置精美悦目。所有器用，俱红木制，各蒙以红缎垫褥。窗上悉退红丝帘。室之大小各相似。窗前为炕，即榻也。砌之以砖，上亦蒙以红木。榻上有竿，甚高，板片驾其上，相交作十字形，红丝帐悬焉。其余诸炕，其制甚奇，前面有洞，冬令置火于中，炙砖使热。日间有物如几，置其上。夜则去之。

次日余于五钟兴，并开窗远瞩。时甫黎明，天作深红色，反照湖中。湖波不扬，万籁俱寂。此景诚足怡人！远见太后之牡丹山，载牡丹殆遍，其景尤美。余立即著衣，以往太后宫。时皇后坐于廊下，余乃与之请晨安焉。皇妃亦在坐，余并未与之周旋，盖有所受命也。其意或以宫妃不足齿于侪辈欤？此外尚有宫眷数人，多余所未见者，皇后一一为余介绍。且告余曰：“彼等亦宫眷也。”金满人贵族女，甚都丽。皇后又谓此十人，均初入宫学习者，不得近太后

侧云。所著之衣，均满式中之华美者，其服制与皇后同。

余与此宫眷相谈数语后，即随皇后入内，于此遇庆王之四格格，年念四而孀者也。及所谓袁大奶奶者，亦嫠归，太后之侄媳也。彼等以预备太后用物故，殊忙碌。皇后告余等，宜即入太后寝室，助其穿著。乃入见太后而呼之曰：“老祖宗吉祥！”时太后仍卧床上，视余等而笑，问夜眠安否？当以“安适”对。但余自思夜眠固甚适，惟为时太短，尚不及半。且曰昨事太辛勤，殊不之惯。加以奔走为劳，人几跛矣。

太后习惯，必和衣眠，故著衣时，以袜为首。袜丝制，白色，以一锦带束之踝上。但太后虽和衣以眠，然日必易之，取其洁也。是后著一淡红色之内衫，质甚柔，外加一短绸袍，上绣竹叶。太后晨兴时，率著拖鞋，故亦不衣长褂。衣毕，太后乃趋一窗前，其下有长桌二，梳具布满其上。

方太后梳洗时，谓余母曰：“余之卧床，极不愿婢仆太监等铺叠，以其秽也。故此等事，必令宫眷等为之。”时余与妹方立其旁，太后顾余姊妹曰：“尔等慎无以为宫眷而执婢役之事也。须知以吾之老，为尔祖母不难。稍有服役，尚无所损。且至值班时，尔等仅需监视。俾他人为之，固不必躬与其事也。”又顾余曰：“德菱，尔可以助余者甚多，吾将使尔为宫眷领袖。西妇朝见时，尔可为吾译人，由尔布置一切，余事毋庸多为之。且吾之珠宝，亦需尔掌管，烦重事不必为之也。龙菱则选一可任者任之。此外尚有四格格及袁大奶奶，与尔等而为四，各事可协为之。至对于彼等，亦不必过事谦捻。苟有无礼于尔等者，可告余知之。”余闻命乐甚，但必先辞职，于理始当。乃致辞太后前，谢其荣命之恩，并自陈浅陋，恐不足以当重任，愿退随宫眷后，悉心惕励，俾供鞭策。乃太后不俟言毕，笑谓余曰：“速毋言，尔何谦捻若是？于此可见尔之敏慧过人，而毫无自负心也。满人妇女中，竟有完美似尔者，诚足令余惊异。尔虽离国久，而于此小节，亦复知之甚稔。”太后之为人，极喜笑谑语。旋又嘱余且试为之。苟不能是，必责诟余，而令他人代之云。语毕，吾乃受职。旋之卧榻前，观其铺置之如何，始悉其事固甚易也。此事今属余分内，特监视之，以俟其事毕。方太后下榻时，太监等乃取其衾曝之院中。继以帚扫床，铺毡其上。毡之上置厚褥三，俱黄锦缎制者。其上又布软绸被单种种，其色各异。上又蒙黄缎被单，单绣金龙及绿云。太后之枕头甚多，刺绣极美。日间均置之床上。另有一枕，内装茶叶，太后率枕之，谓可以明目。此外又有一枕，其式甚奇，长约十二寸，其中有洞，约三寸见方。枕中所盛者，为曝干之花。云太后卧时，置耳洞中，可闻声息。余意太后用是，盖无人敢至其前者矣。

黄缎被单上，有被六，其色为月白、为枣红、为绿、为淡红、为青、为紫，各各相叠。床为木制，雕刻极精，悬白色绣花绉纱帐其上。床架上悬绸袋甚

多，内盛香料。惟香味太浓，嗅之几令人病，其后乃惯之。太后又喜麝香，亦时时用之。

铺床约费时十五分钟乃毕。回首见太后方理发也。余乃趋侍太后旁，视太监为之梳之。太后年虽高，其发甚美且长，柔如天鹅绒，黑如鸦羽。太监中分其发为两股，置于耳后，编之成辫，乃挽一髻于顶上。既挽成，以两长针贯其中。后乃盥面。太后性如幼女，苟太监所为，有不如意者，必呶呶不休。有香水十余事，外又有香皂，洗面后，复以软巾擦之，敷以花制之蜜油，继复敷以淡红香粉。

太后梳洗毕，回顾余曰：“以余之老，而梳洗精细若是，尔见之得无非笑？虽然，余性喜修饰，且喜他人之修饰也。余见少女之修饰美者，余心滋悦，盖以是诚足令人年少耳。”余当告太后，谓其态颇类少艾，且甚美。余虽幼，殊不敢与之较。太后喜谀辞，聆是言甚喜。是日晨，余欲探悉太后好恶所在，以此颇觉辛勤云。

此后太后乃引余入一室，并示余珠宝所在。室之三面有架，中积檀木盒甚多，珠宝藏其中焉。盒之上各标黄签，上书所藏之物。室之右偏有盒一行，太后指谓余曰：“此中珠宝，皆余所日用者。得间，尔一一视之，当知其所藏也。此室内约有盒三千具，其外尚多，另储别室。余得暇，亦将云尔。”旋又言曰：“吾甚惜尔不识字也。不者，当以物单与尔，俾尔签注。”余闻言惊甚，果谁谓余不识字者，心颇欲知其人，然又不敢询之太后。遂告太后曰：“余虽非士子，然尝学问，略能写读。苟以物单畀吾，当试习之也。”太后曰：“实奇事，尔至此之第一日，曾有以尔毫不识字告者。惟为何人，余亦忘之矣。”语时乃举目四瞩，吾意太后必知其人，特不欲语吾耳。旋又曰：“午后有暇，当以物单示尔。尔且取架之第一行内，其盒有五，来吾前！”吾如命取之，置案上。太后先开第一盒，中藏极美之牡丹花，为珊瑚与宝玉所制，与真者无二。花瓣系珊瑚，叶则宝玉，以细铜丝连缀成之。太后乃取此花簪于右侧。太后又开一盒，中盛一蝴蝶。此为太后所心裁，以珊瑚及玉缀之成瓣，瓣瓣下端有孔，铜丝穿其中。此外两盒，内藏手钏及戒指甚多，其形各异。有金钏二，上镶明珠。又有两钏，镶以宝玉，金链系其上。链之端亦垂宝玉。其末一盒，则藏珠缨。余从未见有似之者，心甚爱之。太后乃取其中之梅花式者，缨以小珠五，环大珠一，成梅花形。其下系一珠，其下又一梅花，连累而成。甚长。太后悬之于外衣纽扣上。

值是时，有宫眷数人，持外衣数袭。至太后前，俾其自择。太后视之，谓无一可称身者，令持去，另易一他者来。惟以余视之，无不精美，色既鲜艳，刺绣复华丽也。有顷，宫眷复持数袭至，太后乃于其中，选一海青色上绣仙

鹤者，衣之。临镜自视者久之。复将所戴之玉蝴蝶取下而言曰：“余于微末处，不厌精详。著此衣而戴玉蝴蝶，其色嫌绿，且恐其损吾衣也。其置此盒中，另将三十五号中藏珠鹤者取来。”余于是复入珠宝房，适得盒之为三十五号者，乃取之置太后前。太后启盒，取一鹤出。鹤全身以珠编成，其体为银，鹤嘴为珊瑚。珠之编紮绝精，不细察之，不能知其体之为银也。工极细，珠之光与形亦完美，太后乃取以戴之。视之果都丽。太后复取一紫色披肩衣外衣上，亦绣仙鹤。至手帕、鞋子所绣者，无非鹤，视之几如鹤人矣。太后著衣方竟，光绪帝至，衣礼服，其制与官吏同，惟无顶翎耳。帝跪太后前而呼之曰：“亲爷爷吉祥！”宫中自帝以次，率以父称太后，其故，盖以太后极愿为男，故命人亦以男呼之。然此仅其特性中之一耳。

余之见帝，其应致敬与否，因未有告余者，余不得而知也。继思多礼，较之缺礼者为佳，行之当无妨。然于太后前，例不得向他人致敬，故拟俟帝或太后外出乃行之。有顷，帝出至厅堂中，余随其后而致礼焉。适太后亦以其时外出。渠目吾，呈异色，一若大不豫者然。然未有所言也。时余颇不自安。继念礼既多矣，此后绝不为之可也。

于是余复入室，见一小太监捧黄盒甚多，置于室之左偏案上。太后取小宝座坐之，此太监乃启其盒，将盒内之黄纸封，一一呈之太后。太后以牙刀揭而读之，此乃各部尚书及各省督抚之封奏也。帝复入室，立于案侧。太后读毕，乃授之帝。时余方立于宝座后，观帝览奏章，一目了然，历时甚速。览竟，一一复纳之盒中。当此时，内外静肃，毫无声息。览奏方竟，太监总管入，跪太后前而告曰：“驾已备矣。太后旋即起立，行至室外，余等随其后。当下台阶时，余则掖其肋而行。太后既登驾，帝与后暨余等从之。如常仪。而太监婢仆等所持各物，一如余第一日所见者。既抵朝堂，余等仍隐于屏风后。而朝仪于是始矣。时余急欲知朝堂之情形，及所行者为何事，奈宫眷等时时不离余之左右也。后幸彼等与吾妹语，余乃潜至屏风之角上。其处有椅，可坐以休息，并得闻太后与诸大臣之言语。妇女性喜窥探，盖诚然矣。

朝堂之上段，以人众语庞，不得悉其为何事也。继由屏风窥之，方见一将军与太后语。语毕，军机入见，庆王为之领袖，与太后论简放事。有一名单，呈太后前，太后乃取名单，口择数人焉。庆王于时，又举数人，奏太后曰：“此数人者，虽未列名单内，然亦应简派，且觉人地之相宜也。”太后曰：“甚善！任尔为之可也。”旋又闻太后谓皇帝曰：“此举当否？”帝应曰：“是。”于是名军机及尚书退。早朝毕。余等复由屏风出，至太后前。太后谓颇思散步，藉吸新空气焉。时婢仆乃取太后之镜，置于桌上。太后于是取去头饰，仅余一髻矣。余思此颇适。太后又欲易其玉花。一太监授余一盒，余启

之，取出精美之珠花数枝于太后前。太后取其一，簪于髻右，并取一玉蜻蜓，簪于髻左。太后谓此种小花，渠爱之甚，去头饰时，恒喜戴之。时吾于侧，悉心而观。忽念太后御下之花，将何以处置之。装花之盒，因不知朝后太后复将易装，并未携来，继念将如之何则可，且不知太后将作何语。思至此窘甚。乃忽有一太监，持盒至，见之大慰，余随置花其中。时皇帝已返宫，太监总管亦不之见。太后登山时，且言且笑，一若世间困难事，以及境内需解决之重要问题，毫不足介之意者。以余所目睹者断之，渠之性质，诚极温和。旋太后又回顾而言曰：“尔且视随余后者，何其多也！”余回首视之，果见诸人曾随太后赴朝堂者，皆一一从其后。

余等行经一广院后，旋至一游廊。廊濒湖滨，作之字形，极长。余视之，不知其所届终。廊之全体，刻镂均极精丽。廊间之天花板上，悉悬电灯，夜间燃之，其景尤美。

太后步行极速，余等力行，始克及之。所有太监及婢仆等，悉行于太后之右。仅有一太监之负黄缎椅者，得随太后之后。此太监几与太后之犬同，跬步不离左右。至其所负之椅，则为太后步行时，用以休息者也。行既久，余已觉倦。太后虽年老，其行仍速，毫无倦意。太后询余：“若是宫者，果否悦之？与之起居，惬意也不？”余告太后：“幸供驱使，诚大乐事。此志萦梦寐间，历有年所，今梦境果真，殊愿足矣！”

及其既也，始抵一处，有大理石制之舟在焉。而余之精力殆竭。余之生平，从未有老嫗如太后之强健者，诚无异乎驭临华夏能治安之若是其久也。此舟甚大，以一大理石所雕刻成者，但其中已尽损。太后乃一指示吾辈，余时方览舟之破坏处。太后曰：“尔等试观窗上之彩色玻璃，与其美丽之图画，皆于一千九百年，为西兵所损，吾诚不欲修治之。盖于所身受者，颇不欲其遗忘，此大可纪念者也。”

余等立有顷，其负黄缎椅之太监，乃趋前，太后坐其上而休息焉。值话语时，余见有两舟，甚大，而装饰华丽者，移泊余等前。另有数舟，较小，随其后。及其既近，余见其制亦精美，视之如浮塔，雕刻甚佳。塔之窗，悉悬红纱帘，以绸饰之。太后曰：“此即舟也，余等必至湖之西岸，始进食焉。”于是太后乃起立，行至湖滨，太监二人左右扶掖之。既登舟，余等皆随之。舟之内，甚精美，红木器用，布满其中，上各置以绿缎垫褥。各窗之外，有花盆无数。座室后，有房两间，太后命余入内视之。其一室之小者，为更衣室，满置梳具。其别一室，有榻二，椅数事，太后倦时，休息于是。时太后居宝座，命余等坐地板上。太监等随持红缎褥来，俾余等坐焉。但著中服者，坐其上甚便。惟余所著之巴黎外褂，则殊不适，惟余不欲言之耳。余拟易西服以旗衣，因其

安适，且利于作事。但不得太后旨，不敢易之。惟太后见余坐地板上之不便状，旋谓余曰：“苟尔愿立者，其起立，且可视舟之行吾后者。”余探首窗外，见皇后与诸宫眷等，方居后舟上。彼舟棹而前，吾舟则后退以就之。旋太后笑谓余曰：“与尔一苹果，尔其持此掷之。”言时，即于桌中之盆内，取一枚授吾，吾力掷之，乃苹果未达彼舟，而坠湖中矣。太后太笑。复语余曰：“再试之。”然终未达。太后乃取一枚自掷之，苹果自趋彼舟，击一宫眷之首，于是诸人大笑。余复取苹果戏掷之。此外尚有数舟，无舱，太监等居其上。另有一舟，婢仆乘之。其余则餐船也。湖景甚美，日光照之，呈碧绿色。吾语太后：“今见湖色，颇忆海洋中景况。”太后曰：“尔旅行如是其久，尚犹未足，而恋恋于海洋耶？”尔且与吾共晨夕，毋得再适彼异土。且愿尔享受此湖风景，以代彼风涛险恶之海洋也。“余闻言，立允之。且谓很侍起居。至足乐也。诚言之，余心实乐是。盖以宫中风景之怡人，天气之明媚，日光之灿烂，与夫太后之仁爱，育吾几如慈母，使吾爱之之心，油然而生，与时俱进，而不知不觉矣。虽以巴黎之乐，余所念念不忘者，今以欣悦之极，亦复不之记忆矣。

其后，余等遂达湖之彼岸。复有一溪，甚狭。仅容一舟出入，两岸遍植垂杨。余见此景，恍如中国小说中，曾有是者。至此时，所有婢仆太监等，各携箱篋，行于两岸，仅皇后与余等之舟，行于溪中。太后曰：“不数分钟，将抵一山麓矣。”行近岸，有黄轿一，红轿数具，迟于是焉。余等登岸，行至轿侧，余见太后之驾，并非晨间所用者。其杠黄，由两太监各以一杠置肩上负之行。驾之四角，由四太监辅之。太后方登时，语余母曰：“吾赐尔与尔女以红舆，并得用红素。此殊恩也，不轻赐人者。”语时，皇后目视余辈，吾知其意，嘱余等叩首谢也，乃如其言以为之。并侍其登驾后，乃觅余等所乘者。诂余等所用之太监，已各立于轿后，心甚奇之，并见轿杠上，已有吾等之名。余问太监以故，太监谓太后昨夜命为之也。乘此轿登山，甚适。余见太后行于前，皇后随之。上山时，其行甚险，盖轿役之在后者，必举轿过首，使其相平。余见之窘甚，颇虞其颠覆。致受损伤，时余之太监行于侧，余谓之曰：“吾甚惧夫轿役之踏也。”渠嘱余回顾，乃视彼等之轿，所有轿役之在后者，靡不举轿杠以及于首，心稍释。渠并谓此种轿役，习练已熟，专拱驱使，毫无危险也。回顾时，见宫眷等之轿随余后，婢仆太监等行于道左，以是心大定。久之乃至山巅。余等既扶太后下轿，乃随之至一极丽之宫殿内。余视之，颐和园中之最佳处也。其名为清风阁，宫内有室两间，四周皆窗也。太后取其大者为餐室，其小者为梳妆室。凡太后所至之处，盖无不有其梳妆室也。太后引余等周览各处，并示余等所植之花。花极美，随在有之。时有大小太监告余曰：“太后食物备矣。”余即外出，见有大黄盒二，内藏各种糖食水果甚多，一如昨日所

述。余每次持碟二，往返九次始毕。置于太后前之方桌上。时太后方与余母述其所植之花。然语时，确又窥察余之所为。方余置碟案中时，甚矜持，且以余日前窥伺所得，知太后好恶之所在，乃将渠之悦爱者，一一置于其前。太后笑谓余曰：“尔所事甚佳，且尔何以知吾悦爱所在，而置之余前也，果谁语尔者？”余答以：“并无相告得，特日前窥伺所得，知何者为老祖宗所喜者耳。”太后曰：“吾见尔，诚不似吾之左右，无往而不用心者。彼等脑力，几不若一禽鸟也。”时太后进食甚健，并给吾糖食甚多，且嘱吾即于其前食之，无妨也。吾于是复谢之。盖以为多谢，终较少谢为佳，故时时忆之。太后曰：“以后凡有所赐给，其事之小者，尔仅谓老祖宗谢谢可矣，不必叩首也。”有顷，食毕。乃命将盘盂持去，而谓余曰：“今日应尔值班，故此等事属尔，尔可取出，坐廊下自食之。食物所余者甚多，因余不能尽之也。倘尔悦此，可命尔之太监携回室中也。”余于是将盘盂放之盒中，置廊下之桌上，并请皇后食之，余不审此举于理当否。然苟试为之，与皇后固无损也。皇后当谓甚美，渠将食之。时余方取一糖果置口中，忽闻太后呼余名，余急趋入见，太后方坐桌上，将进餐矣。太后曰：“昨日勃兰康夫人，尚有何所语耶？渠诚欣悦否？尔视外人，果爱吾否？吾意则不若是，外人恐终不忘光绪二十六年拳匪之乱也。至谓此变，由吾守旧所致，吾并不以为意。惟谓中国必用西法，吾诚不明其故耳。曾有西妇告尔，谓吾形容暴厉者否？余闻是言，惊甚。奚以方进餐时，特呼余入而以此事见质也。时太后状极严肃，一若甚烦恼者。余当西人除赞美外，曾无他语答之。并谓外人语我：”太后诚美，且极和蔼也。“太后闻之似悦。即笑语余曰：”西人语尔，固必若是。谓尔主之良善，不过使尔闻之而欣慰耳。余所知者，较尔为广，今余亦不能再事烦恼。惟中国之贫，一至于此，余心恨之。虽余之左右，日以列强友爱中国相慰，余终不之信。惟愿中国终有强盛之一日耳。“时吾聆其言，似甚烦闷，不知所以答之。仅以强盛终有其时，吾等皆甚盼之等语相慰。其时，颇拟有所忠告，继念方值盛怒，不知另俟机遇之为佳。余心甚悯太后，甚愿举世人对于彼之观念，而为人所不敢言者告之，并陈世界大势，辅其不逮。然此时似有嘱余勿言者。方太后语时，吾计之至熟。其后，乃知苟有劝告，尚非其时也。且余爱太后日笃，极不愿有以忤之。必有一时，满吾奢望。今先探悉太后之为人何若，后乃思所以感化之，俾中国之能实行改革也。

余立太后侧，至其食毕始已。太后乃以其围巾与余。巾系绸制，方三尺，其色甚多。其一角内折，一金制之蝴蝶在其上，蝶背有钩，俾悬巾于领上者。太后谓余曰：“吾知尔必饥矣，其命皇后及诸宫眷来进餐，尔可择所喜者，任意食之无妨也。”此时余实饥甚。忆自晨五时兴，仅略食早餐。乃奔走不

已。至太后食时，日将傍午，而太后又缓缓食之，余侍其侧与之语也，颇意其将永不能毕之矣。太后食肉，固甚多也。时皇后立桌之首坐，余则立于两旁。余等以不欲争前也，故立于桌之彼端。今日之食，与第一日所食者，无稍差异。时太后入室梳沐，并易外衣，后复外出。所易之衣，清素而华美，乃以淡红与灰白丝织成。行时，烁烁有光。太后既出，乃言曰：“吾甚愿视尔等之进食也，尔何故立于桌之彼端，美馔悉不在是，其速来此，近于皇后可也。”余等如其言，尽趋至桌之彼端。太后立近余侧，并指一熏鱼，嘱余试食之，此盖彼所嗜也。且言曰：“尔毋自外，今正尔与众人竞食时也，尔知之否？苟有不善视尔者，可告余知之。”语毕，乃出，谓将往散步。余时观诸宫眷等，状颇有不得者，盖以太后重视余耳。余知彼等稍稍嫉余，余固未尝介之意也。

食毕，余乃随皇后左右。因余所应为之事，及应随太后与否，又不得而知之矣。且以嫉余者多，更事事加意，不愿稍有舛误，貽人笑柄。时闻太后与太监语，询执掌园事者为谁，谓彼等惰甚，树枝颇有应修削者。余闻此，乃至太后前。太后谓余等曰：“凡事余必躬与，不者，余之花将尽萎矣。彼等都不足恃，不知其果何所能也。园之内，彼等应逐日周视之，凡枝叶之凋朽者，则当删削。盖彼等以久未惩治，而日疏之耳。”太后复笑而言曰：“余必不使彼等失望，凡有所希冀者，余必予之。”时余默念此罪得毋土偶，焉有人而日希鞭笞者。太后旋顾余言曰：“尔曾目睹行刑否？”余当告以幼时曾于陕西某县署内，目睹一囚之被鞭笞者。太后曰：“斯何足道，此囚之罪，尚不及太监之半，故惩治彼等，亦应视此囚为重。”继又嘱余与彼习骰子戏，因曩以习此者少，未能为之。于是太后乃复入室，即顶间进餐处也。室中有方桌一，及太后之小宝座，面南，太后坐于其上，而谓余曰：“吾且示尔以戏此之术，尔视此图，自忖能悉读其字否？”余当见有一图，置桌上，其大小与桌同。上敷色种种，图之中，则书其法则焉。所书者如下：此戏名八仙过海。八仙之名，为吕仙、张仙、钟仙、蓝仙、韩仙、赵仙及铁仙，此七仙者俱男，仅有一荷仙为女云云。至图上所绘者，则中国地图也。另有象牙竿八，对径约寸半，厚约寸之四分之一，上镌八仙之名。此戏可由八人为之：或四人各执两仙以当八人焉。图之中，置一瓷盘，以六骰掷其中，而计其点之数。如四人戏此，先以一人掷骰，计其点之数若干，其点之最多者为三十六。倘有得三十六点者，则其所执之仙，当至杭州，而游览其风景焉。如执吕仙者，有三十六点，乃以吕仙置于杭州，再掷一次，以视其列一仙之所在。故四人戏者，卜掷两次。若八人，则人掷一次。其点不同，则其所至之地亦不同。数点之法，则取其成双者，由一双至于三双。最小之点，为双一、双二、双三，苟有掷得者，则当游配而出局焉。其仙之游行图中，而无先至皇宫者，则胜。

余既毕述之太后前，视其色甚喜，曰：“尔诘能如是，殊非余意念所及。此戏及余所独创，曾授宫眷三人，使习之。教授时极艰阻，且又教之诵读，俾作此戏。而彼等习此，久久不成，余亦因之气沮矣。”余闻之，不图宫眷辈之愚顽，一至于此。初意彼等才智必忧，故余于其前，辄未敢以中文自炫也。余等既入局，而太后殊顺利，其所执之两仙，悉在余等前。一宫眷语余曰：“太后无不胜者，尔见之必奇愕。”太后乃笑语余曰：“尔决不能及余之仙。”又曰：“尔作此戏，乃第一日也，倘尔有一仙及余之一，将有美物相赠，其速为之！”余自思：必不能追至太后前，因相去太远也。但太后嘱余以所期之骰点，呼而掷之，故余为之颇力。惟虽如此，而掷出者仍不果是。太后大悦。至历时已久，余亦不之置念。旋数骰点时，而余所执之仙，乃适在太后之次。太后乃谓余曰：“吾决尔必不能胜余，因无一能胜我者。今尔虽在余次，余亦将与尔赠物，一若胜余者。”语时，因命一婢，持其绣花手帕来。旋此婢持种种手帕至其前。太后且询余所爱者为何色也。旋取一淡红及一淡青者与吾，上各绣紫藤花。而言曰：“此两帕最佳，愿尔取之。”时余方欲叩谢，诘两膝已不能移动矣。勉为之，虽能屈下，然殊觉甚难。太后视余大笑，而谓余曰：“尔不惯直立至如其久也，今尔两膝亦不能屈曲矣。”时余之两膝固甚酸痛，然殊不欲直陈之，乃语太后曰：“殊无妨，仅两膝觉强硬尔。”太后曰：“尔必去坐廊下，稍事休息。”余闻得坐，大喜。乃出至廊下，见皇后与数宫眷亦坐于此。皇后曰：“尔立久必倦矣，来坐余侧。”其时余膝强直，而背亦疲殆。太后坐宝座上，其安适如何，焉知吾等之困苦也。且衣西衣者，尤非宜于北京之皇宫，余固甚盼太后之命吾易旗衣也。方太后与余论西衣服式时，恒语余曰：“西服决不若吾等所衣者之美，且回绕腰部，其困难殊甚。若余则绝不衣是。”惟太后言虽如此，然初无命余等更易之意。故余仍静待后命焉。其时皇后由袋中取一表出，谓余曰：“此戏已历两小时矣。”余当以意念中，觉此为久答之。方言时，见余之太监携圆盒四，以一竹竿肩之而行，置于余等坐前。乃有一太监，取茶一杯与余。旋余母及余妹至，又各进之。其时与余等语者殊多，渠并未之进也。余旋见廊之彼端，亦有两盒，与此相若。有一太监甚高，方以黄瓷茶碗，而用银为其托与盖者，进茶皇后前。彼亦未尝进之他人。

余方由太后室中退出，见尚有宫眷两人，仍居其中，未与吾偕退。中一人告余曰：“吾今甚乐，可暂事休息，盖吾午后坐此，今已相继三日矣。”吾初闻此言，不解所谓。旋又曰：“今尚未值尔班也，不知尔曾得有命令否耶？尔知当太后昼寝时，必有两人守其旁，以监视太监及婢仆等也。”余聆是言，殊可笑，诚未之前闻。不稔太后室中，究应居几何人也。旋皇后趣余曰：“吾等速去，各自休息。不尔，太后将于吾等休息前兴矣。”以是乃返室中。余初尚

不知疲惫，及坐后，始自觉精力殆竭，思睡甚。盖五时而兴，殊之不惯耳。惟今所遇之事，于余靡不新奇，因之余之思虑，又及于巴黎。继又念曩在巴黎时，恒以跳舞，五时始得就寝。今乃以五时兴，诚奇事也。环余之景况，又无不新异者。太监以伺余故，蹀躞室中，扰扰不已，一若寝室中之女婢然。余告以今已不之需，颇愿其出室，俾余寝也。乃又持茶至，持糖食至，并又询所需焉。太监去后，余方思易衣之稍适便者，忽又来前曰：“有客至矣。”视之为宫眷二人，及一少女之约十六七者，余每晨率于宫中见之，作事殊碌碌，但未与之通询问耳。宫眷曰：“余等特来视尔，且察尔果畅适否？”余思彼等来视余，其意良厚，惟其面目，余殊不欲视之，其偕来之女子，色亦卑陋，渠等复介绍于余，而以其名为长寿也见告。此女子似非永年者，盖以其太瘦弱也卜之。视其色甚病，较余尤弱。余初不知渠果如何人，与余致敬，余则答以半礼。其仪详述之如下：对于太后、皇帝及皇后等叩首。对于贱于余者，则立而屈膝焉可矣，然必俟其礼毕，乃稍屈膝以答之。此余之所以答长寿也。

于是两宫眷曰：“长寿之父，职甚卑，故不能长侍宫闈。渠固非宫眷，然亦非婢仆也。”余闻此言几欲笑出，然终不知伊究何如人。晨间曾见伊与宫眷等并坐，故今亦肃其坐焉。宫眷复询余倦未，并爱慈禧究何似也。余当告以太后为最可敬爱者，余殊未之前见。余入宫虽未久，爱之之心已甚笃矣。彼等闻此，乃与长寿相视而笑。余见其此出奇异之行动，觉烦闷甚。又询余曰：“尔爱居此否？且欲居是，果至何时已也？”余谓：“甚愿久居此，并当竭吾力之所至，以侍太后。以余至未久，太后视余已仁爱若是，是牺牲吾身，以服事君上，亦分内事也。”彼等乃笑而言曰：“吾等甚怜尔，并为尔惜。纵尔勤于所事，尔固难望正当之鉴别耳。果如尔言以行，恐将为众人所嫉恶矣。”

余闻之，始终不知其所言者为何事，且不知其命意之所在，念此殊奇特，莫若别设他论，避其言锋之为愈。于是询彼等之髻，谁为梳梳，彼等之鞋，谁为工作，一若其所询余者。彼等乃以一切皆其女仆为之见答。时长寿复与两宫眷言曰：“可以宫中事详告之，彼苟为自身计者，将必易所志矣。”余固不喜长寿者，其面目尤不足动余。以彼稚女，额尖唇薄，笑时，人仅闻其声，其面目间，率不克呈喜怒色。余方思亟以他语杂之。乃彼等黠甚，竟不容吾有所言。而谓余曰：“今且以各事为尔详述之，他人无知之者。余等爱尔笃，故愿有所忠告，俾尔于艰困时，克自卫也。”吾答以：“于事靡不竭心力以为之。当不至遇艰困。”彼等笑而言曰：“此无与也，太后将寻尔愆尤矣。”余闻此，殊不之信，颇拟以不愿闻是拒之。继念莫若姑聆其语，免致见忤，以余平生不欲植仇敌也。余乃告以：“老祖宗和蔼如此，而心复慈善，想不至惟孤立无助之女子如余辈者，愆尤是寻。余等固其子庶也，苟有所欲为，为

之可矣。”彼等乃曰：“尔固不之知也，此间之黑暗，尔尚毫无闻知，其悲惨与苦难，诚非尔之所能臆度者。吾知尔得侍慈禧故，欣慰必甚，且将以宫眷自荣。惟尔新至，其日月尚未至焉耳。渠今待尔诚极慈善，但尔久于此，渠心厌怠，尔将知彼行为矣。余等居是久，故宫闱生涯，亦知之甚悉。彼李莲英者，方于慈禧太后后，以执掌宫中事，想尔早有所闻矣。吾等无不畏之。彼固伪为不能惑诱老祖宗者，然凡有所征治，无不由伊议定，为余等所尽知之者。故余等苟获愆尤，率挽伊为之开脱。渠恒谓无力足以左右太后，且不敢多言，言多必遭诟责云。余等无不恨太监者，以其恶劣也。渠辈以尔方得太后之欢心也，与尔辄作傲岸之礼貌。此余等所亲见者。其状如此，久之恐将如余辈，非尔所能堪者矣。老祖宗性极无恒，今日爱是人，翌日则恨之如毒。存心深，而衡人辄不得其当。虽皇后也，亦畏李莲英甚，视之殊有礼。质言之，无一人而不敬礼伊者。”彼等之言，刺刺不休，吾颇意其将无已时矣。其时王太监入室，进茶吾辈前。忽闻呼声甚远，余乃询王阉以故，彼宫眷等亦闻是。忽一太监踉跄入而言曰：“老祖宗醒矣！”渠等旋起立，语余曰：“当往视太后也。”乃尽去。渠等来谒余，而作种种骇人之谈，余心滋不怿。且述太后行为，至于如是，余心尤戚。盖余第一日之至此也，即爱太后甚。故自念凡彼所言，决不之置念。

此外又有所不幸者，则以彼等之来，无暇更衣，而即趋太后前也。余至其卧室时，见太后方盘膝坐床上。另有一几置于其前，笑谓余曰：“尔休息安否？曾寝否？”余以未寝对，因日间不能成眠也。太后曰：“俟尔及余之年，尔将无里而不能眠者。今尔方壮，贪嬉戏耳。吾思尔必往山中采花，否则曾作长行者，以尔外观似甚疲也。”余于此仅能答之曰：“是。”时两宫眷适在余室，此讥非太后者亦入室，相助持梳具焉。余见之，念顷间方力刺其非，今又面之，为之羞惭不置。太后既盥面毕，复栉其发。婢仆等持鲜花如素馨、玫瑰之类至其前，太后乃一一簪之。而谓余曰：“吾爱花甚，以其较玉与珠之为佳也。且爱物植之渐以长成，而余自灌溉之。尔至此前，余以此殊忙碌，今则久不视之矣。其命速备餐，余将于其后稍游憩焉。”余出室传命，既复进糖食其前。时太后已著衣竟，出坐厅堂，而作骨牌戏焉。乃询余曰：“如是日月，尔究乐之否？”余答以：“得与太后俱，甚乐之。”又曰：“恒有于余前述巴黎之美者，其地究奚似？尔居之乐否？愿归来否？离中土至三四载之久，必甚苦是。当尔父期满，得余之命，其来归也，想尔等俱甚欣悦矣。”

太后之言若是，余之不能以离巴黎故而甚悲戚也告之。乃仅答之曰：“是。”太后又曰：“吾思中国无物不具，其不同者，仅人之生活耳。且向所谓跳舞者，有语我者：谓二人携手而跳跃室中也。苟如此，则诚无乐趣。尔曾与人

跳跃未？并有语余者：白发老姬，亦跳舞也。”余乃详述种种跳舞戏，如总统所设者，私人所设者，以及所谓假面跳舞者。“太后曰：”余诚不乐假面之跳舞，苟人焉而戴假面具也，则与之舞者，将不识为何如人。“余于是又详述主人之设宴也，其邀客之若何审慎，品行有不端者，绝不能与上等社会为伍。太后乃曰：”吾甚愿尔舞，尔可稍示我否？“余闻命，乃往寻吾妹，渠方与皇后作长谈，即告以太后愿吾徒跳舞，必为之也。时皇后及诸宫眷等闻是，盍欲一瞻云云。吾妹谓曾于太皇室中，见一留音机，或可于此得音乐焉。余思其言甚当，乃见太后，乞用其留音机。太后曰：”跳舞尚需乐乎？“余闻之欲笑，乃语之曰：”用乐较佳，否则不能整齐步伐耳。“太后乃命太监将留音机取出堂中，而曰：”尔跳舞，余进餐也。“余取机寻之，其音片中，尽中国乐。其后乃得一二人跳舞之曲，于是乃舞。其时观者甚众，彼等视之，或将以余为发狂矣。舞毕，太后视余等而笑曰：”若吾则绝不为此，尔等频频旋转室中，不眩晕否？吾意尔胫必疲甚。斯诚足乐，中国数百年前之女子，恒为是。吾知此大不易，且舞者必有殊荣。但余终以为男女相携而舞，殊不雅观耳。且男以手抱女之腰，尤吾所反对。惟吾甚悦女子之相舞也。且吾决不令华人为此，以男女殊无芥蒂。吾知西人颇不以此为意，以此见西人度量较吾徒为洪耳。闻西人殊不敬其亲，谓可以笞之，且可以逐之他适。斯言确否？“余答以：”殊不如是，告者言之误耳。“太后又曰：”或其下等人中，间有之。以传言之误，遂相率以西人之无不如是也。中国亦有与是相若者。“余闻是殊愕，果谁以此种谰言相告，而使之深信不疑耶？

余等食既，已五时又半。太后谓将往廊中散步，故吾徒复随之。渠方以花示余，谓其所手植者。凡太后所至之处，从者之众，一如早朝时。行至长廊之彼端，约需时十五分始达。太后乃命将其坐椅置之一凉室中。此室为竹所建，一切器用，无不作竹形。太后既坐，阍人乃进茶与金银花。太后复命之给余辈，而言曰：“此则余之自奉者也。吾最爱乡景，此外尚有佳处甚多，将一一示尔。且可必尔见之，将不再乐彼异邦矣。世界风景，固无一若中国者。使臣之由外国归者，恒谓彼土山林，视之殊顽恶。此言信否？”余闻之，知必有语是博其欢心者。故者太后：“余足迹几遍各国，亦曾见有风景之美丽者，惟终不若中国耳。”语时，太后谓甚寒，且以之询余，并谓余曰：“尔之太监，俱立此，曾一无所事。此后可命之携衣囊相随，吾思西衣极不适，非太冷，则太暖。尔之腰觉缚束否？不知尔奚以能饮食者？”太后语毕，乃起立，余等从其后，缓缓行，以返宫。渠坐于堂中宝座上，复戏骨牌，余乃出至廊下。皇后语余曰：“吾知尔必不惯终日工作，而莫之稍息也，尔必倦矣，莫若易旗衣衣之盖较此为适，且便于工作。视尔长裾行时且必牵之也。”

吾告皇后，谓：“苟能易旗衣，岂不甚愿？但未得太后命，而余又不敢自陈也。”皇后曰：“尔不必言之，吾必太后行将使尔易之矣。今之欲尔著巴黎衣者，盖欲悉西妇之衣，如何与时更易也。渠见西妇之来颐和园者，率衣毛制之衣。吾等初见之，亦以西人不若吾等之奢。及见勃兰康夫人，乃知其不果是。尔犹忆太后之言否，渠固谓勃兰康夫人，较所见之西妇不同，即其所衣者，亦与众不同也。渠之衣，盖纱质，绘花其上，太后甚悦之。”值语时，电灯忽燃，余乃复至太后前，观其有所需否。太后曰：“今可以寝前再作骰子戏。”余等于是复入局，此与千后所为者无异。此次太后复胜，然仅历一小时已毕事。太后语余曰：“奚以尔终不能或胜也？”吾知渠喜嘲语，乃以命运不佳答之。太后答而言曰：“明日其著尔靴，左右颠倒之，此必胜矣。”余告太后必为之，似觉使伊甚悦者。然值是时也，余乃悉心省察太后之性情，盖于渠前，除服从外，无一可使之欣悦者。太后继谓甚惫，余等乃以牛乳进。又语余曰：“每晚于吾寝前，尔其往次室中为吾焚香，稽首佛前，余甚望尔之非基督教徒也。若果如是，则尔将永不能为余所有矣，其速应吾非是也！”此问殊出余意料，极难置答。为余个人计，必谓非基督教徒也始可，然以此欺太后，觉为罪至深，但除是又无他术，势必出此而后可。然默念时，吾已不自禁而应之矣。因不能稍有所踟躇，不者，将启其疑窦。时余面色虽未稍异，然余心之怦怦，固未之或已。以欺愚太后故，自问殊惭。盖余最初所受之训诫，则无以真言为羞也，而今乃反是。时太后闻余之非基督教徒也，笑曰：“余甚欣羨，尔虽久与外人居，竟未尝信其宗教。不独此也，尔必坚守尔之所旧有者，且永守之，及尔终身。尔今盖不知余心快慰之奚似也！余颇疑尔已信外人之上帝矣，虽尔不愿如是，渠等亦必有术使尔信之。余今就寝矣。”

余等乃助之解衣，而余则置其珠宝于室中，一如平时。太后则戴一玉钏，并易卧衣以眠于绸被中而言曰：“尔今可以去矣。”乃相与之致敬，而向室中退出。时见厅内之石板上，坐有太监六人，皆守夜者，终夜不得寢息。太后卧室中，又有太监二、婢二、及老婢二，有时且有宫眷二人焉，此数人者，亦不得寢息。每夜两婢则按摩太后之胫，由老婢二人监视之，太监二人又监视老婢，而太监复以宫眷二人监视，盖虑其或有舛误也。凡此数人，互相轮值，而宫眷等之必需终夜守者，则以阉人为不足恃也。太后固深信宫眷者。此上所言，皆余询之太监而告余者。闻之，为之惊愕不置。此后又有一宫眷告吾：宫中常例，每晨必轮值一人，至太后卧室，唤之兴也。翌晨值余，其下一日则值余妹。言时面呈奇异之笑容，余初不解其故，后乃知之，继询之，究以何术而唤之醒也？渠答曰：“是无他术，由尔自决可矣，但必审慎，毋使太后怒也。今晨值余，余知太后昨日太忙，意其必倦，故唤之之时，仅扬吾声音，俾之始醒

。乃太后兴后大怒，痛责余，谓稍晏矣。凡太后起迟，恒咎人之声音不扬，未能醒之也。然余知太后，必不如是待尔，以尔方来未久，但非所论于数月后耳。”凡彼所言，使余闷甚。但太后之为人，以余所目睹者决之，苟所事甚当，而必谓太后之怒之也，吾终不之信耳。

次日，兴时较早，著衣亦至匆遽，盖恐后时也。至太后宫时，已有宫眷数人坐廊下，彼等笑而逆余，且嘱与之偕坐。因为时尚早，仅及五点钟。而告余者则谓五时十三分，唤醒太后也。有顷，皇后亦至，群与之致敬，请晨安焉。皇后与吾徒作数语后，即询曾唤醒太后未，并谒轮值者为谁，余因自承。皇后乃立命入太后室。余入室时，未使稍有声息。旋见婢仆数人，立于其中，一宫眷坐地板上，盖昨夜之轮值者。彼见余至，即起立，低声语余，谓余既至，渠将去更衣，并稍稍梳掠。太后未醒前，莫或离此室也。彼既去，余乃至太后榻侧而言曰：“老祖宗！今已五时三十分矣。”时太后面墙卧，未见呼者之为谁也。旋叱曰：“去！毋溷我。吾未曾语尔以五时三十分也。以六时唤我。”语毕，复眠。余乃候至六时复唤之。太后乃醒而言曰：“诚足令人惊怖，尔何若是惹人厌恶也！”太后言毕，举目四瞩，见余立榻侧，大愕，呼曰：“是尔耶，果否是尔？谁命尔来唤我者？”余答曰：“一宫眷告余，今日轮余侍老祖宗寢室也。”太后曰：“是诚奇异，彼等竟敢不俟余训诲，而辄以命人，彼等因此事之甚辛勤也，乃举以畀尔，以尔初来不知之耳。”余闻是，未之置答。是日太后事事苛责，余悉心左右之，果觉此非易事。但至下次，余则力以新奇事，或其饶兴趣者分其所思，而艰困亦因之稍减。

读余书者，必不能想象余于此时，得返室中，其乐果何极也！盖此时仅午前十时三十分耳。时余倦极，且思睡甚，未及解衣，径卧床上，首方及于枕，而已成眠矣。

至此以后，所事无不同。每晨必有早朝，其时甚忙。余直至十五日以后，始得悉宫中真相焉，从此宫中日月，余颇乐之。而爱之之心，亦与日俱永。太后视余等极仁慈，并引吾周视各处。一日曾往视太后农圃。圃在湖之西岸，行经一桥，桥名玉带，太后时偕余辈，乘舟来其下，或步行其侧。此桥盖太后所悦者也。时携其椅，坐桥顶上而饮茶焉。每隔四五日，太后必一至其圃。苟于其中，而得蔬与谷也，则乐甚，并取而自烹之于院中。余思此诚足乐，亦卷余袖而助之。圃中时时产有鸡子，太后且教吾如何与红茶煮而食之也。太后之灶，其制甚奇，系铜制，外砌以砖，无烟突，可到处移置之。太后教余先煮鸡子使熟，破碎其外壳，加红茶半杯许，与盐与香料煮而食之。太后曰：“吾极乐乡居，以此较宫中为天然也。且甚乐少年之嬉戏，其严肃之贵妇人如余等者，甚恶之。余固不能再还童年，然嬉戏之心，仍甚笃也。”凡有所烹调，太

后必先尝之，且嘱余等遍尝而询曰：“此味不较庖人所制者为美欤？尔等以为何如？”余等无不以精美答。故余在宫中，游嬉时盖居其大半。

余每晨必见光绪帝，苟得间，渠必询余英文。余见其颇娴拚切，甚异之，且觉其颇有兴趣。彼与吾等居，几判若两人，有笑，有戏谑。但一至太后前，则立严肃，若甚惧其将死者然。有时似甚愚蒙。其侍帝入朝者，恒告余以帝之为人，谓其颇不聪颖，且绝不言语也。但余每晨见之，故知之较详。且以居宫中久，觉帝诚华人中之最颖敏者。渠极善外交，理解力亦极富，惟无机遇，不得一展布之耳。外人颇有以光绪果有刚气，及其理解力见询者。彼固不知宫中法律，其母子间，严厉之甚，岂若吾徒对于父母者耶？帝之生活极苦，幼稚时复多病。渠生而为音乐家，种种乐器，僉不学而能。极爱洋琴，时迫余教之。朝堂中有琴数具，均甚美。渠固嗜西乐者也。余曾教以一种跳舞曲，渠按拍之果佳。余觉其殊可友，且尝以其困苦为余诉之。西邦文化，余等屡述之，詎意帝无不知之，频频告余，颇思所以福利其国也。帝爱民殊切，苟值饥馑，必思有以拯之。余察其颇心怜黎庶。而太监等，时作谰言污之，谓其残酷，余未入宫前，已有所闻矣。帝视太监甚善，惟主仆间，不无隔沟。不与阉人语，不得与之语，且不得作闲谈。余居宫中久，知阉人之残毒甚悉。彼等对于其主，毫无敬意。盖悉由下等社会中产出，无教育，无道德，并无感情。虽其侪辈也亦若是。外间所述，多谓帝之足格不善。余敢告读者，此种议论，率由阉人以语其家庭，而家庭中复互相传述，以作美谈，而弥布于外耳。北京居人，大半得悉此种言语。即余居宫中，亦频闻之。

一日值太后昼寝时，余等忽闻一种可骇之声浪，聆之类爆竹然。此类声音，宫中绝不得有是，以爆竹为宫中禁物也。太后旋以是惊醒。不数秒后，人大乱，东西奔突，一若居屋被焚者。太后旋下令命；太监等无哗。而彼等若不闻知，奔走呼号，状若狂。太后大怒，命余等以黄袋与之。袋系黄布制，内装竹板，形式大小各殊，专以之笞太监、婢女、及老婢者。凡太后所至，袋必随，俾意外事用之。故藏袋处，吾等靡不知也。既从袋中取竹板出，太后命余等持往院中，以笞太监，以女子如宫眷及婢女者，各手一板，以笞耸动之群众，此状诚足娱矣。余自思此事殊足嬉，不禁大笑。回顾诸人亦无不笑者。时太后立廊下监视，但相去甚远，不能明了一切。及闻种种声浪，故知余等之笑，亦必不能尽闻也。时余等颇拟竭力将群众分开，奈以笑之剧也，几天力足以制之矣。乃忽然间，群阉立静，无有语者。盖中有一人，见李莲英及其仆从至其前也，彼等见之，惧甚，直立如土偶。余等亦止其笑，各持一竹板，以趋太后前。盖李亦于是时昼寝，闻喧哗声，特来询究，俾告之太后者。盖一小太监捕得一鸦，鸦为不祥鸟，太监等深恨之。而人又率以鸦名太监，以其令人厌恶

也，故恨之尤甚。彼等时以机捕之，悬一大爆竹于其爪上，乃燃爆竹而释鴉焉。鴉既高翔，火药爆裂，此鸟遂于空中炸成片片。彼等为此，似非一次。有告余者：谓其恒以此残酷行为事为乐，且恒设宴饮酒以贺。但率于朝堂外为之。诂今日之鴉，乃径向太后宫中飞去，行经广院，火药爆裂，而太后方寝也。时李总管，即以此情毕陈之太后前。太后大怒，命将此阉执之来前，而鞭朴之，总管乃立命卧之地上，两阉立其侧，各执大竹板二，而笞其胫。被刑者绝不敢声息，总管一一数之，数其至百，始命停止，而跪太后前，以俟后命，并嗑响头，求惩其荒疏之罪。太后谓非其咎，且命将犯罪者逐去。时犯者仍卧地上，未敢或动。于是太监二人，各执其足，曳之以去。余等待于侧，呼息亦不敢稍扬，盖畏太后谓吾等目击行刑，而背议其残酷也。至此种刑事，几日有之，殊不以为意。余初至时，颇怜悯之，及一经寓此，心胸亦为之一变矣。

余第一次所见之被刑者，婢女也。因渠为太后取靴，误择其非配偶者。太后察出后，乃命一婢掌其颊，每颊十掌。惟此婢掌之不力，太后遂谓其友爱甚，致不遵其命令，乃反令被掌者掌掌者。余思此，极可嬉，几欲笑出，惟不敢耳。是夜，余乃询此两婢，既互相掌颊，其感情觉何似也。至余之所以询此之故，因见彼等方出太后寝室，而嬉笑一如平时矣。渠等告余，是无足异。盖已久惯之，此等细故，殊不足烦闷也。余不久亦习是。其感情之淡薄，几与渠等相若。

余今乃述彼婢女也，彼等盖较之太监优甚，率为满人士卒女，俱必入宫，侍太后十年而后嫁。余入宫之第一月，即见有一婢嫁人者，太后曾赏之银五百两，极爱之。其出宫也，殊非易易。人极慧，其名曰秋云。太后以其秀丽若秋时之云，故以是名之。余与之处，为时虽暂，然亦殊爱之。伊曾告余：宫中人语，勿信之。并谓太后曾于其前，谓爱吾笃也。是年三月二十六日出宫。余等于其去也，无不黯然。太后于其未去前，尚不以为意。及去后，始觉伊之不能稍离矣。以此数日，余等日居困难中也。凡事几无一可当太后意者。太后并非无秋云不怪，奈余婢心甚怯，虽竭力从事，期博太后欢，其能力竟不能达，故余等不得已助之，免激太后怒也。孰意太后立止余辈前，而言曰：“尔等所事，已甚冗，不愿尔之再助婢女也。即若是，殊不足令余欣悦。”太后言时，颜色甚厉，盖深知余等所为，不足当其意也。旋又顾余笑而言曰：“吾知尔诚能助之，俾余不致忿怒。惟诸婢之黠太甚，彼等之不能是，非真不能也，盖知余将选一敏慧者侍余寝室。而此事又非彼等所喜，故作愚顽，俾余怒而远之，得从事于寻常事耳。至太监等则尤劣，盖无一愿居秋云位置者，吾知之审矣。自今以往，余将择其愚顽者，俾余驱使可也。”时诸人惊怖无似，余见之欲笑，继思其人，并非懒惰者，或真愚也。乃逐日与之从事，始知其不果然。至

太监辈，则几如全无脑系，举止奇特，毫无感觉，其状态终日如一。至其状态，余当以残酷二字形容之。方太后有所命，无不应之曰：是。乃一至余等之憩室中，又一一询之诸人，而言曰：“顷间何所命，余已尽忘之矣。”于是必趋顷间之在太后前而闻是命者之前，而恳之曰：“乞尔以所命告我，因太后语时，吾未之闻也。”余等恒以是非笑之，因知彼等不敢面询太后，乃举而详告之。有一太监能书，日间太后有所命，渠必录之。因太后于事无不欲记载也。共有太监二十，曾受教育者，学识均甚优。太后于中国文学本娴熟，然凡有所询问，均能答之。吾见苟有能答太后者，或所答不若其所知者，均足使之欣悦，盖彼恒非笑之，而以是甚乐也。太后亦喜戏弄，彼固知宫眷辈之不能中文也，然必时时询之。苟所答者，能仿佛近是与否，靡不足使太后笑者。曾有告余：谓人之太慧者，为太后所不喜。其愚者亦不之悦。余初颇以为忧，及三星期后，始知所以侍之之术，固不难也。凡敏慧之女子，太后固未尝不爱慕；惟太自炫者，实所恶耳。至余之所以能得太后欢心者，其术则若是：凡余侍其侧，无不注全力以为之，且事事加之意焉。有所命，无不如其愿以遂之。此外尚有一事，惟余所察出者，则太后凡有所欲，如芋与手帕之类，渠则先视其物，后则以目视侍于其侧者，而不明言也。盖太后室中，有桌一，其日用所需者皆置其上。余既习其性，仅视太后之目，不转瞬间，即知其所需为何物，鲜有误者。渠之悦余，亦良由是。太后性极强执，其所谓是者，必为之，且自信极坚。有时，余见其状，一若甚悲戚者，彼之情绪极深，而愿望尤深，能使其貌之美不稍衰，且愿人与之同情。但仅可于行为中表著之，不可以言。盖其心中事，不欲人知之也。吾知读者阅此，必以为人而为慈禧太后之宫眷，诚非易事。但余于是则适相反，盖余深悦之也。以太后之为人，殊饶趣致。即欲使之欣悦也，亦并非大难事耳。

是年四月初一，太后以久旱故，忧甚。每朝后，必祷。相继至于十日，而卒无效。而吾徒亦无敢有言语者矣。太后终日一无所命。且未与人交一语。吾知太监等恐怖甚，故不俟其进食，径往宫中。是日晨，余所事极多，且又饥甚，凡诸宫眷，无不尽然。而余中心，则甚怜太后。及其既食也，太后谓颇思休息，余可暂去云。余于是乃返室中，询王太监曰：“太后究以何故，因无雨而烦困至于此极。余等固无日不觉天气之甚佳也。”彼谓：“老祖宗实为贫困之农人而烦困耳。久无雨，其所植之谷，殆枯槁矣。”王太监复谓自余入宫，从未雨也。余初不信无雨，竟至两月七日之久。继又念其时似较此为长，因宫中岁月，殊足愉乐。而太后待余之慈善，几若识余为时已甚久者。是晚太后所食甚少，各处都无声息，人亦无敢语者。而皇后则嘱余努力速食，余几为此语所迷。其后，余等入憩室中，皇后告余：“太后甚为贫农烦忧，且将祷雨而禁肉

三四日焉。”是夜，太后寢息前，下命北京城内，无得屠豕。其故，盖以人各戒肉，以自牺牲，天或悯而降之雨。旋又命各人必沐浴，且涤其牙齿，俾洗除污秽，而克祷于上帝前也。皇帝且必入禁城某寺行礼，帝亦不得食肉，或与人语，并祷上帝，悯彼贫农，而施霖雨。身悬一玉牌，上镌斋戒两字，字为满汉体。而随帝之太监等亦悬此。其意盖欲倣其行礼时，敬肃将事也。

次日，太后兴时较早，并命余勿以其珠宝与之，著衣甚促。所食之早餐，仅牛乳面馒头而已。而余等所食者则菜粥，加盐少许，殊无味。太后除命令外，从不与人语。故余等亦无语者。是日太后衣淡灰色长褂，都无修饰。鞋亦灰色者，手帕亦然。余等随之至一厅堂，有太监一人，手持大柳枝一，跪其中。太后摘取一枝簪头上。皇后亦若是，并嘱余等效之。光绪帝亦取一枝插冕上。而太后复命太监婢女等亦取而簪之。故各人头上，柳叶招展，状甚奇特，见之殊可哂也。太监总管入，跪太后前曰：“已于宫前厅堂中，备齐一切，候行礼矣。”太后乃谓今往祈祷，愿步行。行不数分钟，已过庭院，而达此室。余见室中置大方桌一，上有黄纸一方，暨一玉版，内盛银朱，以之当墨者。复有大笔二。桌之两侧，置大瓷瓶二，亦插柳枝其中。时各人俱静肃无哗。而余之意念中，则颇以戴柳枝为奇，亟欲得其故焉。时太后所衣之黄缎外褂，则置于桌之前。太后立此，取檀香而置于炭盆内焚之。皇后乃密嘱余，前往相助，余乃如嘱，置香其中，俟太后谓已足乃止。于是太后跪其外褂前，皇后跪其后，余等复居其后而跪，作长行焉。祈祷乃于是始。是日晨，皇后曾授余等以祷辞，其辞为：“敬乞上天与其诸佛，垂怜余辈，而赦贫农于饥馑之中。谨愿牺牲以代，而乞天降之雨也。”

余等读祷词三次，而叩首亦三次，至九叩乃已。祷毕，太后视早朝，亦如常。是日退朝较早，因午时将迁回禁城中也。盖光绪帝应往禁城祈祷，而帝之所至，太后必欲随之。退朝时在是日晨九点钟。太后旋命余母携珍宝入禁城。因渠将不御是。余于是乃往珠宝室中，书锁各物，而置钥匙于黄袋内，复书之，以置于诸袋中，而授之执掌钥匙之太监。复选太后喜用之物，而检拾之。其中以太后所衣之长褂，惟最重要。然以太多，势难尽携。

平时余见管太后长褂之宫眷，惟最烦也。渠乃选之，俾四五日间所应需者，而告余曰：“已选出五十袭，或可应用矣。”余谓：“太后居禁城中仅四五日耳，似无需如是之多也。”渠谓：“多携较妥，因不能必其意中究何所欲耳。”惟居宫中，检拾各物，其事盖甚简。时太监等携来黄匣甚多。匣木质，漆以黄色，约长五尺，宽四尺，深一尺。余先置黄丝巾其中，后置长褂，复以厚黄布盖之。其他各物之检束也亦如是。共检束五十六匣，约历两小时始毕。先以太监携之去。太后驾出宫门时，光绪帝与后暨诸宫眷，均跪于道左。驾过

，乃各觅其舆而乘之。驾行时，卤簿甚众，且都。兵士行驾前，亲王四人乘马，居驾之左右。其后有太监四五十人，亦各乘马从之，各服礼服。帝与后之驾，其色与太后同。妃嫔者，作深黄色。宫眷则红色。各以四人荷之行。而太后者则八人也。余等之太监，亦各乘马相随。行甚久，始见帝之驾，息于铺石之道上，余等从之。继见太后之驾仍前行，余等则由径路，趋万寿寺迎之。余等下轿后，旋即备茶及其他食品。余复扶太后出驾。上台阶时，并掖其右臂以行。太后坐宝座上，余等乃置桌其前，而余妹进茶。余等复置食物太后前，始退而休息焉。至所谓万寿寺者，则太后由颐和园至禁城时，恒憩于是焉。

方余居舆中时，种种思虑，萦于脑际。是日天气甚和美，余见太后默默无言，心悯怜之。居常，太后甚欣乐，且时有以令余等欢喜者。继复思及柳枝，而终不明其用意所在。抵寺有顷，太后乃偕帝进餐。而余则外出。旋见皇后方坐院左之小室中，有宫眷数人与之偕。皇后见余，乃招余去。至则见彼等方饮茶也。皇后谓余曰：“吾知尔必倦且饥矣，可坐余侧，少饮茶。”吾谢之，乃傍之坐，而互谈途中所见，并述此行之乐。皇后曰：“尚须一小时，始可达禁城。”渠并叙晨间祈祷礼，且嘱余等各宜虔城，以致甘霖。而余则以柳枝之疑团未释，不复能忍，乃急以其故询之。皇后笑而告余：谓佛教以柳枝可致雨也，而宫中习俗，凡祈雨时，必簪之。渠又告余：以后每晨仍必祷，俟得雨乃止。

时闻太后方于院中话语，聆之，知其已毕膳矣。余等乃随皇后入厅堂，食太后之余，一如曩日。今日之食，虽无肉，然余觉其甚美。及食毕，出至庭院时，则见太后方缓步其间，谓余等曰：“以乘舆故，余胫殊强直。去此之前，当稍行动。尔等觉疲否？”余等以不疲对。渠命余等从之行。太后居前，余等从其后，环绕院中而走，见之殊兄发噓。旋太后回顾而言曰：“吾等大类马之行于厩中者然。”此言也。殊足令余追念赛马场也。时李莲英来，跪太后前，谓：“此时宜启驾，不者，恐不能于所选之吉时至禁城中。”以此，余等遂离万寿寺。此时，驾行甚速，约一小时余，已抵宫门。余等从帝驾后，由径路行，而宫门则大启也。帝与后之驾，径入宫门。余等则下舆步行入内。复有小舆，迟吾徒焉。既至朝堂之广院中，帝与后方在相候。太后驾至，帝跪于前，皇后暨余等跪其后，列作长行以迎之，亦如往时。抵此，午后及夜间，均行祷礼。俟太后寢息后，余等乃返卧室。及至其中，各物已布置有序。而余之榻，亦由太监安置妥帖矣。太监于余，殊有益，以有种种之事，不能自为之也。时余倦极，四肢亦惫，因亟就寝，直至闻叩窗声，乃醒。余亦不自知成眠历几何时矣。旋驱睡魔而兴，兴时见天光黑暗，疑云之弥布也，中心甚乐，意天或降雨，而太后之心，或以是舒。乃急急著衣，衣竟，忽见对面窗上已有日光

，不禁大失所望。

禁城内之宫殿历年已久，其貌殊古，而结构亦甚奇。庭院小，而循廊宽。凡所居室，无不黑暗，不燃电灯，夜间以烛，人居室中，不能见天日，非于院内仰视不可。今日之兴也。日尚未出，犹未清醒，双目瞽迷，故疑其有云也。余既至太后之宫，而皇后已先余在是。每晨之至太后宫者，恒以皇后为第一，而装束亦甚齐整，余不知其果以何时兴也。皇后告余：“今尚未晚，太后虽醒，尚未起床。”余乃入太后卧室，而与之请晨安焉。一见即问天气如何？余乃以无雨象实对。于是太后下榻，著衣进晨餐，如昔时。且告余今日将不视朝矣。而帝则入某寺祈祷。余无要事可注意者。余等之祷也，继续至于三日，仍无雨。余觉太后甚沮丧，旋命余等日各祷二十次。每祷一次，以银朱蘸水记点于黄纸。

四月初六晨，天始有云。余见之，即趋至太后卧室告之，孰知已有语之者矣。太后笑而谓余曰：“以是佳音告余者，尔尚非第一人，吾知尔等必各欲为之首也。今日余觉甚倦，思稍卧，尔且去。当吾兴时，将命人呼尔。”余乃出，往寻皇后，而诸宫眷等均在焉。既见余，群询余知欲雨未。及余等由憩室外出，见庭院已湿。有顷，雨大至。太后乃起，复祷如常。幸雨未止，终日如倾盆焉。

方太后戏骨牌时，余立其椅后视之，旋见皇后及婢女等，俱立于廊下，而太后亦见之，乃谓余曰：“速去，命彼等往憩室中以伺，独不见廊已湿软？”余于是至其前，乃未及启齿，皇后已告余憩室中亦甚湿，而水复流入也。盖此室历年久，且无沟渠。如上所述者，太后之宫甚高，有阶十二级。憩室在宫之左，筑于平地上，故无阶级。时余方立廊下相语，乃不数分钟，而余服亦濡矣。太后以手敲窗之玻璃，嘱余等趣入。盖宫中定例：非侍太后左右，或有职务者，虽皇后，不得太后命，不能入其宫。是日太后甚乐，见余等大笑，谓吾等似溺湖中而援出者。时皇后著淡绿外褂，首饰上悬红纓，红水滴滴，渍衣上殆遍。太后笑谓余等曰：“视诸女衣尽污矣。”旋命诸人退而易衣。

彼等既去，余复入太后室。太后视余言曰：“尔亦湿矣，惟衣上不显著耳。”盖余所衣者，为加修米尔绒，甚清素。太后抚余臂曰：“尔衣何若是其湿也，莫若易之，且衣其稍厚者。吾思西衣甚不适体，腰亦太细，居诸人中殊不称。吾可必尔易旗衣后，当尤美。吾愿尔易之，置尔之巴黎衣为纪念物可也。吾仅欲知西妇之穿著如何耳，今吾视之已甚稔。下月将届端午节，吾将为尔制美衣数袭焉。”余闻是，乃叩首以谢。并告太后，谓：“余苟能易旗衣，则诚大慰。前以久居他邦，所衣者尽西制，其他则无有也。未入宫前，固思易旗服，因得命令，云老祖宗欲吾等衣西衣入覲而止。至余之因易旗衣而欣悦者，则

有数故：其一，则以初入宫时，宫眷恒以外人目余辈。其二，则余知太后本不喜此，且居宫中，尤非所宜，故决意易之，以此较适也。况终日所事多，而立时尤久，尤非得有疏散之长衣不可。”时太后乃命太监，以其衣授余试著之。余乃返卧室，去其湿者而易之。吾试著太后衣，觉太宽大。惟衣之长短，与袖之大小颇适。太后乃命太监之能书写者，将余衣之尺寸记录，俾为余制之，并谓此尺寸必适于余。至太后之于余母暨余妹也，亦若是。并命太监：凡吾等之衣，趣成之。继又与吾研论衣之颜色，谓余必著色之淡红或淡绿者，盖于余等甚适，而又为太后所喜故也。余见此，知太后甚乐。旋又论及吾等之头饰，并命人制之。一如诸宫眷所簪者。续语余曰：“吾知尔能著吾之鞋也。尔第一日至此，吾曾试著尔之鞋，尔忆之否？吾必为尔择佳日，俾尔再为满人，而此后永不著西衣也。”时伊且言且笑。旋取历书读之。有顷，言曰：“是月十八日最佳。”而太监总管李莲英，尤知所以博太后欢心者，乃自陈届时必命各件之预备齐全也。后太后又嘱吾等之髻，宜若何始可，且簪何种之花。质言之，太后甚喜为吾等布置，俾成旗装也。无何，太后乃命余等退出。而天之雨，滂沛至于三日未止。至雨之第三日，帝乃归。而各礼亦自是日停矣。太后雅不喜寓禁城中，余亦深恨之，故亦与太后表同情。每晨著衣，必以烛，因室中极黑，虽至午后，亦无不如是。惟为雨阻，未能即归。其后，太后乃谓翌晨必返颐和园，不计其雨与否也。余等无不大喜。月之初六，乃返颐和园。是日天色晦暗，惟未雨耳。余复检束各件，一如来时，并憩于万寿寺进餐。而余等之食肉也，亦于是日始。余见太后极嗜肉，且询余食无肉，可悦不？余答以：“虽无肉，而各味甚美，深爱之也。”太后则谓：“此种食物，不能下箸。苟非斋戒，不撤肉也。”

是年第一次之游园会，为慈禧太后所设，以宴外交团中归女者也。会在是年四月间。此会，太后欲使与曩昔稍异，乃命园中置橱种种，而以珍奇绣货花卉置其中，一若陈列所者。而此诸物，则将以之赠来宾者也。其所宴之客，则美公使康格夫人，美使馆参赞韦廉夫人，西班牙公使佳瑟夫人及其女公子，日本公使尤吉德夫人暨其使馆中之妇人，葡萄牙代理公使阿尔密得夫人，法使馆参赞勘利夫人及其士官诸妇人，英使馆头等参赞瑟生夫人，德使馆妇人二及法国士官诸妇人。此外则海关关吏之妇人数人焉。是日太后选一极丽之外褂衣之，褂色作孔雀绿，上绣凤凰，凸出衣上。凤凰口内，各缀细珠一串，约长二寸，行时珠串前后移动，甚悦目。头之所饰，则玉凤凰。鞋之与帕，亦无非绣凤凰者，一如往时也。余母则衣纳芬得制之绸外褂，饰以银辫。头上所饰者称是，复益之羽毛焉。余妹及余均衣淡绿色之中国绸外褂，上以爱尔兰丝绣作古钱纹，复以极细之绒编饰之。所戴之帽，作绿色，上簪淡红之玫瑰花。其余诸宫

眷，无不衣极华丽之外褂。方行于朝堂时，景色之美，实所罕见。

是日晨，太后状极乐。谓余曰：“余苟著西衣，其态不知奚若。余腰诚细，惟衣此博大之外褂，不能称身耳。即使缚腰如尔之紧，余思当不至有所苦。惟余终不信世界中，有能如旗衣之美者。”今日之客，太后与帝先受其朝觐。有日耳曼公使杜扬氏及各使馆中之翻译，与之偕来。入朝堂时，诸宾作长行，由杜扬氏代陈颂辞。颂辞译成华语，达之庆王，由庆王转达于帝，帝旋以华语答之，而由杜扬氏之译人为之译。于是杜扬趋至暖阁之台阶上，与太后及帝行握手礼。其余诸宾，乃次第以进。彼等俱立于太后之右。方趋前时，各自呼其名与其所代表之使馆焉。太后与诸宾各有数语语之。及见有面生者，必询其驻华之年月几何，及曾否乐居于此等语。凡此诸语，均由余为太后译述之。各人致敬毕，复趋下以立于朝堂中而俟其余。

其偕来之译人，行礼时，不与焉。但立于朝堂中，俟礼既毕，由庆王率之至于别宫。茶点之属备于是。译人既去，太后与帝乃下座，以杂于诸宾之中。

常礼既毕，遂有椅座持来朝堂中，各人得以自适。太监等后进茶，略作数语，乃延诸宾入茶点室。而太后与帝、后、妃嫔不与。太后既退，乃由其继袭之公主作主人焉。入座时，康格夫人居其右，西班牙公使夫人则佳瑟居其左。所食者俱华菜，但有刀叉以备诸宾用。进食时，公主起立，作欢迎词，余为之译作英法语。食毕，乃延宾入宫园。太后与帝均候于是。有鼓乐一班，奏欧洲曲调。

时太后为诸宾导，周览园中。凡经陈品之橱前，各宾俱立而观，互相赞赏其品物。而此诸物者，太后将以之持赠诸宾，作此次之纪念品也。既行抵园中新建之茶室内，各人乃坐而休息，且饮茶焉。于是太后乃与诸人兴辞。余辈导诸室至其轿前而别。诸宾既去，余等至太后前，以所遇之事告，并述诸宾之如何欣悦，一如往昔。太后曰：“西妇之足，奚以皆如是之巨也。其鞋形似舟，而步履时，殊可哂，余诚不能赞美之。且西妇之手，余从未见其有掺掺者。其皮肤虽白皙，而面目间则白毛被之。尔固以为美否？”余答以外出时，曾于美国妇女中，见有美者。太后曰：“固无论其容美之若何，惟睛作绿色，殊不秀媚，望之令人忆彼猫眼也。”不数语后，太后谓余等必倦，嘱退去。时余等精力已竭，闻之乐甚，乃向之行礼而退。

自余之入宫也，且两月余矣。而吾父之病，未或有瘳，卒无时机可出而省视。且可否请假外出，茫如也。吾父时有书来，勸余自励，且尽职焉。余母曾询皇后：“苟乞假太后前，而归去一两日，于理当否？”皇后旋告余等：“此举甚当，惟能俟至初八日以后，则更佳，以是日为节期也。盖每年四月八日，宫中率有食青豆之礼。据佛教，自此日以后，人之生命，乃次第以分。即谓

善者死后升天，而不善者入凶处受苦难焉。太后于是日，必择其所爱者，给豆一盘，共八粒，与食之。”皇后谓余：“苟以豆还进太后，伊必欣悦，其意盖谓此后可相遇也。而俗则谓之吃缘头。”余如其嘱以为之。是日太后甚乐，游湖之西滨，而于是处进餐。时太后与余母，述余等第一日之入宫情状。旋谓余母曰：“吾不稔裕庚病已瘳未，果以何时始可来宫？自渠使法后，吾尚未见之。余母当以其病稍痊，惟两胫殊弱，步履维艰为答。太后乃曰：”吾忘语尔，苟愿回去者，可请假也。近来余大忙，忘语尔知之。“余等乃俱谢太后，并告以颇愿归去，一视父病奚若。太后遂发命，余等以次日出宫。旋又问余等家居需几何时始可？余等如常仪，而以候其后命对。太后乃谓两三日足否？余等对曰：”于意甚满足矣。“初余闻太后语，私忖不知果有以余等所欲者告之否者，抑其意本若是乎？心甚异之。

当太后午后昼寝时，余乃以暇往视皇后。后之为人，慈善和蔼，见余至，命坐其侧。彼之太监，复以茶饮余。其室中所铺设者，一如太后，惟视太后为精，而外观殊美耳。相与语宫中事既久，皇后乃谓渠爱余甚笃，而太后亦然。余乃以太后曾命余等归去两三日告之，并述吾颇异太后之留心于事也。皇后谓余等入宫已两月，曾有人以此事提醒太后者。事后，余乃知总管李，固知余等之归心切也。皇后旋语余曰：“吾将有以教尔，益尔智慧。盖太后虽命尔明日归家，然尚未有一定之时，尔且不必以此事语人，且不可以急切思归状现于色，毋易尔衣，仍作事如恒，似并未曾以此事置怀抱间者。苟太后忘速尔去，尔亦不必为述之，而依常例，以次日归去可也。尔之返宫，可较定时早一日，以示尔之急欲视太后也。”余闻言大乐，并询皇后：返宫时，可否持物献太后？皇后谓此乃应为事。故余次日仍操作如常，并侍太后入朝常也。朝毕，太后命于别墅之茶室中进膳。此室居牡丹山顶，殊精美，以竹建成，复以茅草，一如乡村居室然。所有器用，亦竹制。窗之架，则作寿字与蝶形，而悬淡红绸帘其上。室后有竹棚，缭以栏干，上悬红灯。倚栏设座，俾座者安适也。吾意此棚，盖将作宫眷之憩室用者。食后，余等复侍太后作骰子戏。戏既久，余竟得胜。太后大笑而语余曰：“尔今日诚幸甚，吾思尔以得归故，乐甚。因是尔之仙子，助尔胜也。尔今可以归矣。”盖今日之戏，即余所述之八仙过海也。太后语时，顾一太监，询以今何时矣。彼以二时三十分对。余等乃向之叩首，立其侧，以俟后命。太后曰：“余见尔去，甚凄恻，固知尔必于两三日内归而慰余也。”又顾余母曰：“裕庚当善自珍卫，速已其疾。余已命太监四人，随尔去。且予以余食之米。”于是余等又叩首谢恩。终乃言曰：“尔等今可以去矣。”

余等既退出，见皇后方坐廊下，余等即向致敬，并与诸宫眷告别返室，预

备一切，以备启行。余等之太监甚佳，已将各物检束妥当。乃各赏之银十两，轿役各四两，其常例也。行至宫门，余等之轿已迟于是。乃与太监告别而去。其可奇者，则太监等状殊恋恋，且嘱余等之速归也。太后所命之太监四人，往视余家者，方候于此，余等登舆后，乃乘马相随。余居宫中两月，恍如入梦。而今日之离太后也，心殊怅然。而同时愿见吾父之心，又至急切。行两小时，始临家。见吾父举止较健，其得见吾辈也，乐可知矣。同来之太监，乃入客室，而置黄米袋于案。吾父乃叩首以谢太后。诸太监则各有所赠。彼等亦称谢而去。

吾随以宫中情状，及太后待余之慈蔼，一一禀告吾父。父问余能否感诱太后从事改革，并谓颇望于其生前，得目击之。惟此事能达与否，固久萦余怀者也。当允吾父，竭余心力以为之。

抵家之第二日，太后又遣太监二人，来视吾辈，且赐食物果品甚伙。彼等谓太后以吾等之去，殊怅惘。并嘱彼等问吾辈亦如是否也。吾辈当以翌日返宫告之。居家仅两日，来视余等者又至众，故终日甚忙碌。吾父嘱于夜间三时启行，俾于太后未兴前至颐和园。吾等于是于三时首途，维时天色甚黑，其景一如两月前之所遇，而事之变迁乃异是矣。私念余诚世界极快乐之女子也。恒有告余者，谓太后爱吾至笃。中以皇后言之尤切。况吾又闻太后，固不喜少年人也。顾余虽乐，而宫眷中，颇有忌余者。且太后之事，究应如何而可，若辈殊不愿见告，致余时觉困难。当太后以爱余语余母时，若辈相视而笑。幸余时时审慎，必使有所以悦之。今则返宫，行将又见若辈矣。惟然，吾当决意以驱此困难，吾但愿能于太后有所裨益。其余诸人，则所不计也。

抵颐和园时，方过五句钟，余等太监，相见喜甚。并谓太后尚未兴，已备早餐，可往室中食之未晚。余等乃先往见皇后，渠方拟往太后宫，晤面亦喜甚。并谓曾见吾等之旗衣，已制成，且极美。时觉甚饥，乃往室中进早餐，食甚多。食后往见太后，时太后已醒，故迳往其卧室中。见太后即行请晨安之常礼，并叩首其前，谢宁家所赐什物之恩。太后乃坐于床上，笑谓余曰：“尔归去乐否？吾知凡有来此与吾居者，不久，即不愿再去矣。”顾余母曰：“见尔甚乐，裕庚果奚似？”余母当以吾父痊可答之。又问家居两日，究何所事？并欲悉吾等前此所选易衣之日，曾忆之也不？余等当以颇悉其期对。于是太监等乃携大黄匣三入室，内盛华丽之外衣与鞋、白丝袜、手帕、荷包、头饰之类，质言之，则全套也。余等乃叩首以谢，并言所赐诸物，无不足令余等愉快者。太后又命太监逐一取出，令吾等视之，而谓余曰：“吾今为尔制礼服全袭，计琥珀头饰一副，绣花长褂两袭，常用长褂四袭，忌辰长褂两袭，一天蓝色，一紫色者，稍有装饰，此外尚有内衣甚多。”云。余见之，兴致大奋，当告太后

，亟欲著之。太后笑曰：“尔稍候，吾已选定吉日矣，必俟之。尔必先栉尔发，此事殊不易，可请皇后教尔。”吾知太后虽命余稍候，然苟见吾兴致奋发，必更喜也。太后旋问余：第一日入宫，发何屈曲乃尔？吾乃禀太后：特以纸使之屈曲者。是后太后乃恒以是嘲余矣。太后并谓余：苟不能梳发使直，而著旗衣，则状必奇丑云。是晚，余方坐廊下，一宫眷来笑语曰：“苟尔衣旗衣，不知尔究能美丽否？”吾告以但愿其自然耳。渠又谓：“尔出外数年，吾等颇以西人目尔也。”余告以自太后目余，一如其所出，中心殊自足，不劳代烦。吾知其甚嫉余，故余貽彼独居此，而往寻皇后。时余方与皇后于憩室中相话语，而此宫眷又至，傍余而坐，自笑不已。时又一宫眷，方为太后摘取鲜花者，见之，并询其自笑之故。继皇后亦见之，亦以此事相询，渠概不置答，仍自笑不已。适其时一太监入，谓太后需余，乃去。后余尝以其自笑之故询皇后，然终不能得。是后数日间，甚安谧，太后殊愉悦，吾亦然。一日皇后告余等：“各事须早置备，备十八日易旗衣也。”因为时已促，仅余两日矣。是夜太后寢息后，余乃返室中，戴旗装之头饰，往见皇后。渠谓余较差，且可必太后见余衣旗服，将更挚爱。余告皇后：“未赴欧洲前，恒衣旗服，故知所以戴之。”并告渠宫眷辈恒以异邦人目余，诚不识其故。渠谓以是仅足见彼等之愚耳。并谓彼等嫉余，余可不必置之念云。

次日兴时，较恒常为早，而著新衣焉。衣后自视，乃并己之目力，亦不克自信，频频询之他人：果是吾否也？此类装束，虽余不恒著之，然今自视，似尚不陋。时皇后入觐太后，途经余室，来俟余辈，与之偕往。及抵憩室中，来视余辈者颇众。且议论不休，使余颇觉羞缩，群谓余衣此衣，较西服美甚。惟光绪帝与众特异。渠谓余曰：“尔之巴黎装，实较是为美。余向之含睇而笑，未之置答。渠乃频摇其首，而往太后寢室中。继李莲英至，及见余辈，乃兴致突然，嘱余即往谒太后。余告之曰：”人争来睨余，一若余为奇物者。“渠曰：”尔不自知己之美也，愿尔后勿再著西衣矣。“及太后见余，大笑不已，余以是颇不自适，盖虑今之装束，或不自然。太后曰：”余殊不信尔犹是前此之女子也。“旋指一镜语余：”尔且监镜自窥之，视尔姿态，其变更果何似。吾思尔后诚属吾有矣。将再置外褂与尔。“时李莲英谓是月二十四日为夏至，各人之钗，均于是日易金以玉。而余等尚未之有云。太后乃谓李曰：”尔以是语吾，吾心殊悦。既使彼等衣旗衣，吾必各给以一玉钗。“李乃去，旋复持翡翠玉钗一盒，至其前。太后乃取一美者以予余母。并告之曰：”簪此者，已有太后三人矣。“又取钗之较美者二，与余及余妹，谓此两钗本为偶。其一东太后恒簪之，其一则渠幼时所簪者也。余见太后赐物甚多，而余殊未有以报答。思之良慙。余等乃竭真诚以谢，并示感戴之意焉。渠曰：”吾今视尔，一如

吾有。至为尔所制之外褂，诚最佳者，且将给尔以宫服，与皇后同制。尔固余之宫眷，其阶级本相若也。“时李莲英侍其后，与余作暗号，使叩首以谢。是日也，余叩首频频，几不能忆其数矣。其头饰太重，戴之殊不惯，且虞其坠落。太后且谓将于其七十寿辰，昭示吾等之职位于宫中。盖太后万寿，每进一秩，渠可赐殊恩于其所爱者，或有功绩而有所裨益于太后者，太后固无论何时，可以晋人职位，惟此际特觉殊异耳。旋皇后来贺余，谓太后已选得一亲王匹吾，便余嫁之。渠亦喜戏弄者。余乃以所遇宠眷，一一丞告吾父。父谕余受此宠眷，颇冀余内省无愧，思有所以裨益之，且必忠荃无惰，以终其身也。

余时欢忭无似，宫中日月，诚有足令人爱慕者。太后慈蔼，始终不衰。且自余易旗装后，待命优异，大与前殊，诚如伊所自述。一日，月下侍太后棹舟湖中，太后尝询余仍思适欧否。是夜月光皎洁，余舟之后，尾有数舟。其一舟中，有太监数人奏笛，声韵悠扬，颇足悦耳。并弄一乐器之名月琴者，太后复引声而歌，声极柔媚。余闻是音，乃告太后：“得奉晨夕，于愿至足，任彼何处，亦不愿去矣。”太后复勖余诵诗，而彼日为余训迪。余告以吾父曾使余习之，能稍自作。太后闻之，状似惊异，而言曰：“前此奚不我告？吾乐诗，尔可时时为吾诵之。余蓄诗甚多，各体无不备。”余告太后：“中文知识，殊有限量，颇不敢以浅陋自陈。盖读书仅得八载耳。”太后告余：“宫中仅皇后与彼。娴习文字。曾思启迪宫眷辈，俾能书诵。卒以彼等荒惰，遂尔中止矣。”昔吾父语吾：“苟有所能，无见询者，切毋自炫。”故余之于诗，遂秘而未宣。迨宫眷既知之，遂颇有与余不洽者。且自是而怨日积矣。

四月也，除此外堪称欢愉之日月，今已过矣。至五月既朔，宫中人无不大忙。盖自朔日以至初五，为毒虫节，或亦谓之龙舟节。是日除皇族宫眷太监外，凡督抚将军显宦，靡不有精美之贡品，其贡物之多，实余所未曾见。凡贡进者，人有一黄帖，帖之右角，书贡者之名，名之下，复书叩进二字。至其所贡之品，亦书于其上。太监辈乃以大黄匣，一一携之入。此五日中，无不繁剧，尤以太监为甚。至贡进之多，余亦不能计数之。贡物靡不有，如居屋器用，丝绸珍宝，种类极繁。其最多者为舶来品。余且见有刻镂极美之御座与绣货焉。太后命将诸物，均储诸别室，仅留舶来品于其宫中。盖多所未见者也。

五月三日，为宫中各人进献之期，其情状殊足娱目。余等以置备故，前一夜迄未眠，且为皇后襄助，至翌日晨，乃陈各人进献之物于一广院中，而置诸黄匣之内。皇后之物，列匣作第一行。凡彼所献，悉其自制，为鞋十双。余则绣花丝帕，橄欖袋，烟荷包种种，靡不精美。至宫眷所献者，人各异。盖于节前，不克请假外出以购之市中也。至余等日必有一二人居太后侧，尤无一可以外出者，故颇乐以所购之物语人。余等固未尝请假出宫，然所有献物，已早为

之备矣。而宫中人又无不各就献物，预测太后之爱憎。吾母暨吾姊妹，曾函致巴黎，购有法国之华丽锦缎数段，及法国古式之器用一副。余等居宫中，为时虽短，而太后嗜尚所在，已尽悉之。故此外又购行箴扇、香粉、胰皂，以及法邦之新物焉。凡所献物，太后必逐一视之。苟见有恶劣者，必究献者之姓氏。下至太监婢仆等，亦有所贡献，且颇不恶。太后于诸物中，择其所爱者留之，其余则令持去，竟有永不寓目者矣。至其所最慕爱者，为外国品，尤以法国之锦缎为最。盖渠几无日而不制外褂也。他若香粉、胰皂、亦颇使之愉悦，足以美其颜色也。渠以是恒谢余辈，为状至殷。且谓余等思虑周详，能为渠选得佳品。不宁此也，即对于太监婢仆等，太后亦必婉言慰之。众人以是大快。

五月四日，则为太后赏赉余辈之日也。亲王显宦婢仆太监等，亦均有之。太后记忆力极强，凡所贡物，尽悉靡遗，且能知献者姓氏。是日余等又大忙，太后一视其所献者，为赏赉之等第。有一黄纸，凡将有所赏赉者，姓名悉书其上。某亲王福晋，所进之品极劣，太后大怒之，嘱余将其进物，置室中，谓将重视之，以究其果为何物也。阅其面色，似滋不怿。继命余等短长其绸缎，加以丝辫，而置之厅堂中。辫之尺寸各殊，均太短，不足以缘外褂。至其衣料之品质，亦至不良。太后谓余曰：“尔今可以知之矣，其所进物，果佳否耶？吾悉此诸物，必人之赠。彼特留其佳者自用，而以其余畀之吾耳。即其所进，盖殊出于不得已，非其本心。然疏忽至于是极，令余甚为惊异。彼或以余受物至多，不得悉加审察。殊不知其最劣者，余最措意。盖必如是，而各物始能悉识之。凡所进献，其欲悦余者余知之。其出于勉强，而非其本心者，余亦知之。余将如其所进以报之可也。”是日各宫眷，太后悉赉之美丽外褂一袭，银百两，皇后妃嫔亦然。至所赉余等者，则稍异是。有绣花外褂两袭，青素者数袭，短衫暨无袖短衫数袭，外则有鞋与所簪之花。太后谓余等外褂不多，故不赉银，而特为余等制之。此外又赉余极美之耳环一双，而余妹则无之。盖太后见余所服者为金，而余妹则饰以珠玉也。一日太后谓余母曰：“裕太太，吾见尔于二女间，盖有所偏爱。龙菱乃有美丽之耳环，而德菱则无之。”时余方侍其座后，太后未俟吾母置答，而回顾余曰：“吾将制一美者与尔，尔今为吾有矣。”继余母以余不欲服耳环之重者告太后。太后笑曰：“此无与彼，今已为吾有，吾将视彼所需，一一与之，尔可不与闻其事矣。”太后所赐之耳环，果甚重。太后语余：“苟日服之，必惯。”乃不几时，余果觉如无物者矣。

今且至节期矣，是节亦谓之龙舟节。凡五月五日午时，于诸毒虫最不利，鳞介类如蟾蜍百足蛇蝎等，无不深藏泥土中。盖此时殊足令之麻痹，故制药者，率于此时捕之，藏之瓶中，俟其既干，而制药焉。太后曾举是告余。故余

于是日，遍掘土中以捕之，然率无所获，旧俗：太后率于午时，取酒一小杯，置雄黄少许其中，以笔醮酒，于吾辈之耳与鼻下涂黄点一二。以此可避暑季之虫类毒人身体也。至其又谓龙舟节之故：盖以周之战国时；国分为七，各有其君以临之。楚国大夫屈原，曾谏其君与其余六国相联合。其议未行，而虑其国之必将沉沦也。彼意既不能感喻其君，乃抱石投江而死。死之日，即五月五日。楚王哀之，乃乘龙舟而投角黍江中以祭之。从此国人乃以是日为节期矣。今日宫中演剧，其第一出，即此历史也。殊有兴趣。继又演介鳞之于午时前，所以自藏其身者。宫中诸人，无不著虎鞋，盖鞋之颠形如虎首也。且又以黄绸制作虎花簪之头饰上。虎花本童子所簪者也，而太后亦命余等簪之。满洲贵族夫人，僉来宫中，见之无不非笑。余等乃以太后所命答之。凡宫眷生辰，太监总管，无不登记之。五月十日，余之生辰也。彼于数日前，告余宫中旧俗，值生辰者，必有所进于太后，其物则果品糕馒之类也。以是故，余乃命人购之，共计八盒。

是日黎明，余盛妆，著宫服，且整饰端详，力求娟好，趋太后前请晨安焉。俟其装束既竟，太监乃以进物入，跪地上，余献之太后前，叩首者九。太后谢余，并祝余寿，复赐余檀香手钏一双，雕镂绝美。并有锦缎数匹。且谓以余生辰故，已为余备面矣。此面亦谓之长寿面，习俗如是也。余于是又叩首谢之。继复向皇后叩首，得鞋两双，绣花颈带数事，为回礼焉。比余返卧室，宫眷等所赠之礼，已满其中矣。综言之，余之生辰，盖极乐者也。

五月十五，余终身所不忘之日也。盖此日之于宫中，无不凶者。是日晨，余等一如往日以往太后卧室。乃渠腰痛甚，不能即兴。于是轮流按摩其背。其后乃下榻，惟为时稍晏，然其意殊怏怏也。继皇帝入室，跪其前，请晨安，而太后乃若毫不经意者。余见帝以太后不适故，鲜有所语而退。而往昔为太后栉发之太监，又以是日病，于是又命一人来，为太后佐助。太后乃命余等监察之，毋使之落一发也。盖落其一发者，率不能稍有所容忍。而此太监，又不若向之栉发者之黠，彼恒有术以藏之，使不之见。此监则不知所措矣，时惶惧甚。而太后又于镜中窥得之，乃询曾落其发未，渠以实对。于是太后大怒，命易其人。余见欲笑。但此太监，悚栗无似，不禁大哭。太后命其立离室中，且谓将有以惩治之。余等不得已而为太后助，此事良不易，盖太后之发太长，梳之实难耳。

于是太后复临朝，一如恒昔。朝毕，乃举其事以告李莲英。李诚狠毒人也。当谓太后曰：“何不于其时扑杀之！”少间，太后命李以其人来，于其宫中加之刑焉。既毕，又谓食物粗恶，命取庖人而刑之。有人告余：值太后怒时，盖无一事而不非者。余以是故，虽以今日所遇，而处之漠然。太后曾谓余等

之髻，垂于后者太低，殊觉过事修饰。余等之髻，固无一日不如是，而太后未尝道及之。当时彼目余等而语曰：“余今视朝，无需尔辈，其各归室重栉之，苟再见有如是者，余必立削其发。”余闻太后语，严厉如此，惊惧之甚，实生平所未有。余不知太后曾指余而言否也，但漫允之为宜，遂如其言以应之。余等方拟返室，太后复立出监视。行不数武，又闻其诟叱长寿，谓渠之自以其髻为是，亦命之去。途中颇有非笑长寿者，以是颇使之愤愤。当太后怒时，恒谓余辈所事，特欲使之怒者。实则余等无不兢战，谁敢出此，盖无不力求所以愉悦之，而适得其反耳。

是日也，太后之怒终不已，故余时谋离其左右。余见太监辈，有趋其前以陈白者，且间有紧要者，太后乃读书不已，始终不之睨。实言之，此日余实自觉怆恻也。初时，余尚以为太监皆仆役之忠荃者。乃逐日视之，始尽悉其为人。偶尔鞭笞，殊未尝有所苦之也。

旋皇后嘱余仍入太后室，侍之如常。谓余苟讽太后作骰子戏，彼或以是而忘其烦懣焉。余初惧将有所谴责，颇不愿往。继见后为状至诚，乃以试为答之。当入太后座室时，彼方观书。既见余，乃言曰：“其来前，吾愿有以语尔。尔知宫中诸人，固无一良善者否，余深恶之。以后尔髻毋再太低，以垂于脑后。今晨余未怒尔也，吾知尔与众人殊，慎毋为他人煽诱。颇愿尔日居余侧，如吾所语尔者，以从事可也。”太后语时，状极慈蔼，其面色亦不如晨间之厉。吾当许太后：苟能有以愉悦之者，实所大慰也。凡所语者，一如慈母之语爱子，故余之志虑，亦因之以变。且念太后，毕竟无不是之处，但恒闻吏人言：谓人之为太监者，无不凶恶，盖时时思所以倾害人，而实则毫无理由也。是日，各人之从事，无不格外审慎。有谓太后一经嗔怒，则无休时。然所以语余者，温蔼实甚，似尽忘其困扰者。例此言。适得其反。太后固不难于侍奉者，惟必观其举动耳。余思其魔力甚大，盖一经语余后，几令余忘其曾经盛怒者矣。而余之思虑，又似已为太后觉察。彼谓余曰：“吾能令人恨吾如毒，然亦能令人爱吾。吾固具此权力者也。”余思此言良然。

五月二十六日早朝，庆王奏太后：“美使夫人康格，来请私觐，乞示时日焉。”太后谕俟至明日覆之。意盖欲得暇思索之也。时余仍居屏风后，方倾耳以听，而宫眷辈哗甚。

旋太后乃命视朝时，无得或语者。余心大乐。盖如此。太后与宰臣之言，余或得聆其一二。其言固至饶兴趣也。朝后，太后命余排云殿备餐。殿居某山之巔，去时，太后愿徒行，故吾等乃缓步随之。共登山二百七十二级，且行崎岖之石上者，约十分钟乃达其地。太后于登山时，若毫不介之意者。有小太监二人，左右掖其两臂，扶之以上，其状至可哂。余见太后步履绝健，恒及太

监之先，且不与一人语。当抵殿时，余等惫极，精力弱竭。太后固善行者，视此状大笑。盖太后之为人，苟其智与毅力，有能胜人者，辄欢悦。彼言曰：“吾老矣，然吾步履，犹能较尔少年为速。尔辈诚无能，果以何事而至是耶？”太后性尤喜赞美，吾居宫中久，颇知设辞以悦之。然有赞美而不得其当者，彼又恨之。故虽谀辞也，亦靡不审慎出之。

排云殿，一瑰丽宫殿也。殿前有一广场，如庭院然，中植红白夹竹桃殆遍。院中有瓷桌一，及瓷椅数事。太后坐御座上饮茶，默不一语。是日天甚晴朗，且有日光，惟风甚厉。坐其中，不数分钟，谓风至巨，遂入殿中矣。吾见其如是，喜不自胜，耳语皇后：风将吹吾头饰去也。时太监辈，方置食物于台上，皇后暗示余等随之去，余等从之。及至殿后之游廊，遂共席窗台以坐，盖宫内窗牖，无不低者。廊之内，窗之下，砌砖如椅，广约及寸，谓之窗台。而宫殿中，除御座，从未见有椅者。皇后及问余：“曾知太后有所思否？”余告以太后所思想者，或晨间庆王所述之私觐事也。皇后谓余所度者甚是，且询余曰：“尔究知私觐果何所事？且将于何时举行耶？”吾告：“太后尚未之置答也。”

方是时也，太后已食毕，缓步室中，而视吾等进食。旋至吾母前而谓之曰：“吾甚异夫康格夫人欲觐吾之故也，殆有所事与吾语耶？颇欲知之，备为之答。”吾母谓：“或有人欲见太后，而使康格夫人居间耳。”太后曰：“否，不可若是。欲入宫者，必先呈名单。若常例朝觐，吾殊不置意，而今固无所用其私觐者。吾极不愿人有询问。尔等尽知之：彼西人也，依其习俗，固和蔼且恭谨。惟其礼仪，则不能与吾徒并论。余且作保存之言可也。盖中国俗尚，吾深佳之，终吾之身，颇不欲其或有更易。尔试思之：凡吾黎庶，何一非自髫年，授之揖让。尔且以最古之训谕，与新道德衡之。然彼人民或乐是也。至吾之所谓新道德者，盖指基督教言也。以毁其高曾考妣之神主，而付之火。此间人民，以教士之故，而室家仳离者，不知其几。彼固恒诱惑青年，以信其教者也。至吾之因其朝觐，而中心不适者，盖以彼凡有所请托，吾等终觉谦捻过甚，不忍有以拒绝之。而彼外人，乃若不明其故者。今吾将以所筹度之语语尔。设彼等之言，而有涉于请索者，吾将语以凡事必与宰臣商之，吾不能主之也。吾虽为太后，然国法在所必遵。若日使尤西德夫人者，余则爱之甚。人既和善，且从无呆笨之疑问。日人本与吾人相若，其进化之悬殊，尚不远耳。去岁，在尔等未来之前，曾有一牧师夫人与康格来者，劝吾设一女校于宫中。当时吾不愿拒之，乃以容再计议答。今且就此言论之，苟设女校于宫中，岂非大愚？且吾又从何处而得如许之女子耶？事之类此者甚多，余实厌之矣。而贵族中之子弟，余殊不愿其来吾宫中，从事诵读也。”

太后语时，视余等而笑，诸人亦无不笑者。太后曰：“吾固知尔等之必笑也。彼康格夫人者，人诚和善。而美人之对于中国，亦极友爱。吾于光绪二十六年，颇感其惠，但吾终不悦彼教士耳。李莲英告余，谓教士之在此间者，恒以药食华人。人乃无不愿从基督教者矣。然必伪为诚善，而使华人慎重思之，一若不愿黜人之信其宗教，而稍违其本愿然者。且又恒取贫苦之幼童去，而抉其目，以作药剂也。”余于是告太后，谓：“是诚不确。余会见教士甚多，其心无不慈善。且颇愿有以辅助贫民者。”并告太后：“教士之所以待孤儿者奚若，如庇之居屋，给之衣食之类，恒以时身入内地，取瞽儿之不能奉事其亲者，而教养之。余所知，盖不一端也。有时乡人以其残弃之儿女，给之教士，以家贫不克抚育之也。”且又述彼等之学校，与其所以辅助贫民之术。太后笑语余曰：“余固信尔之言也。惟教士又奚以不居国中，而谋所以裨益其国民者？”余闻此，思多言亦复无济。惟吾甚欲于此时使教士之在中国者，所遇骇闻之事，俾太后知之也。当一千八百九十二年，曾有教士二人，被暴民杀毙于武穴，而教堂亦毁于火。时张之洞督两湖，余父奉檄，往查其事。叠经困难，始获三犯，而依律缢杀之。被难教士之家族，政府复与以赔偿焉。其翌年，宜昌左近之麻城，一天主教堂，复毁于火。暴民谓于该堂中，见有瞽童甚众，皆目之被抉而从事工作者也。宜昌守亦谓教士确曾取儿童之目而制药也。余父于时，乃取瞽童入署中，面询之，守之为人极戾，亦极排外，及给诸童以食而教之，谓教士确抉其目。乃翌日询之诸童，佥谓教士待之极优，给之寝居。而与之丰衣美食。未入教前，瞽已久矣。并谓宜昌守曾授之意，佯称教士之见虐。惟此殊不确耳。且求仍返校中，谓彼处诚足乐也。

太后曰：“彼等之拯济贫民，而救其苦难也，良或有之。盖如佛祖之以其肉而食饥禽也。苟彼等能置吾民而他适。则所深愿。吾等且信吾固有之宗教可也。尔抑知拳匪之乱之所由兴乎？彼中国教民，诚不能辞其咎矣。拳匪受其虐已久，故思从而报复之。此固下等社会中恒有之事。惟其举动太暴，且又火北京居室，藉以致富也。其火居室也，不问其谁氏之屋，而同归于尽。盖欲延长其时间，而为攫取钱财之计。至中国教民，又庶民中之最劣者。乡民之土地财产，彼等恒夺为己有。而彼教士，又从而庇佑之，俾有所分润焉。其有拘至县署中者，皆不跪，不服从法律，且时时侮辱官长。教士又不计其有罪与否，出全力以荫之。教民之言，辄以为实，而使县长释其罪。光绪二十四年，尔父曾订有官吏与教士往来之规则，尔尚忆之否耶？吾知庶民信彼基督教者多矣。但高级官吏，吾终不信其有信教者。”语至此，太后四顾，而低声言曰：“康有为曾劝皇帝信此教矣，但终吾之生，无一人得而信之也。至西人政事中，亦有吾欣欣羨者，如其海陆军与机械之类。惟论其文化，吾必谓中国实居首选。至

拳匪之乱，人民颇信其与政府相联络，此实大谬。当发难时，吾叠降谕旨，以兵力逐之。奈已燎原，不可收拾。于是，余决意不出宫门一步。以余之老，死生何足置念。惟端王及那公，力速余去，且劝吾易装焉。余大怒之，未之立允。迨余返銮，恒有语余者，谓人民颇信余微服去也。且谓余衣一女仆之衣，乘一破骡车，而此女仆，乃作太后装束，乘吾之轿以去。吾诚不知谁造谣者。人既信之，则居北京之外人，自不难得而悉之矣。今再与尔述拳匪之事也。其时，奴婢待余之虐，盖已甚矣。方吾去时，几无一人愿与吾偕，且迁都之议，宫中尚未筹及，而彼等已于其先相率避去。其不去者，则环立吾侧，以觊动作，而不事所事。余见其如是，决意亲询之，以视愿随者有几人焉。故语之曰：“愿从者从，不愿从者，离此也可。”乃余言甫毕，而侍侧以聆是者，已寥寥。吾见之，诚不能不惊奇也。仅得太监十七，老婢二人，婢女一人，即长寿是也。渠等金谓无论如何，必与吾俱。吾之太监共三千人，乃不俟吾点验，而去者殆尽。中有劣者，且有所无礼于吾，掷吾宝贵之瓶于石板上而破碎之，盖知吾之将去不能有所惩治也。吾涕泣终日，而祷于太祖太宗之前，祈其护佑。从吾者亦随吾祷。至吾之家族相从者，仅皇后一人而已。戚族某，吾最爱之，凡有所需，均如其愿，乃亦竟不我偕。至其所以不偕之故，盖以为外兵见宫人之走者，无不杀之耳。“余等行后七日，余遣一太监归，见此戚人仍居北京。伊询太监：曾否有外后追逐，而余之见杀未也？但此后数日，日兵占居宫殿，彼即见逐。盖彼初意，虑其必死。继以余尚未见杀，故意来居宫中，或可与余等偕去。至彼遄征之速，余迄今尚不得其故。一日晚，余等方居乡人陋室中，彼忽与其夫偕至，其夫固甚佳者。彼当告余，以余之去，如何怅惘及急欲知余安危之状，且言且泣。吾当禁其弗语。仅以所言殊不之信告之。自此以后，遂与吾绝矣。而余之旅行，艰困殆极，日居轿中，白日之未出，以至于既暮。夜则宿于乡村中。尔今闻是，必且悯余。以余之老，犹且受此苦难也。

行时，帝则乘车，以骡负之，后亦若是。余于途中，仍自祷高曾，乞加冥佑。惟帝则终始无言，从未启齿。某日，又遇数事：是日雨大至，轿役逃者数人，而骡又暴毙数口。天既天热，雨如倾盆，一一注余头上。另有小太监五人，又复逃去。至其所以逃去之故，则以前夜余见其虐待县官，而不得不惩治之也。此县官曾供给周至，务期安适，惟食物本难致。余曾闻彼与县官争斗，而县官则跪其前，乞其勿语，且允其所索。余于斯不禁大怒，夫以旅行之景况如是，苟有为之供给者，诚不能不自足矣。

行经月余，始达西安。余之疲困，几不堪为尔言。而余心烦闷之甚，更不待言矣。以是致余大病，几三月始愈。终余之身，余不能忘之也。

《清宫禁二年记》卷下（清）裕德菱著光绪二十八年春，余等始返北京。

及余得见宫闱，诚不能无恐怖之观念。盖凡百事物，大异初观。吁，可哀矣！宫中华饰，其可宝贵者，非经破损，即经劫窃。三海内之珍宝，几无一存。即余所日祷之白玉佛，亦复有人坏其手指。外人且有登余宝座，而摄影去者。当余居西安时，虽以督署备余行宫，然其建筑太老，湿重，且易致病。余寓其中，如入地狱。继皇帝又因是病矣。今欲一一语尔，为时颇长。思余生平，备尝艰阻，而以末年为最。苟余有暇，当为尔详言之。吾颇愿尔知其真相焉。

今吾且再论康格夫人私觐事可也。此次私觐，必有特故，吾但愿其再勿有所呈请，以余深不愿却之也，尔能度其一二否？余告太后：“必不致有特故。或康格夫人，以其娴习礼也，故尔有是举。且吾亦不信其有所呈请。”太后曰：“吾之所反对者，仅以康格夫人，恒偕一女教士来，为之译人也。今吾既有尔母及尔姊妹，吾思之，必且足用矣。彼之此举，吾诚不能谓其必是。且译人之华语，吾又不能尽解。外交界中诸夫人，吾甚愿见之，但非所论于教士也。苟有机遇，吾且禁之。”次日晨，庆王告太后谓：“美国海军大将伊文斯暨其夫人，及其偕行诸人，欲觐太后。美国公使，特请分两次朝见，并谓：昨日所陈康格夫人自请私觐事，实误也。”

早朝既毕，太后乃笑而言曰：“昨日吾非语耳，既请朝觐，必有其故耶？吾宁见美国海军大将及其夫人也。”又回首语余等曰：“其整齐各物，务期悦目。凡吾室中所有，其尽易之。必如此，则吾等起居状况，始不致为外人所知也。”余等均知此举，不啻举宫殿而翻覆之，事大不易。然皆应之曰：“是。”

当预定朝见日之前一夜，余等乃举障窗红帘，而易之以天蓝色者。他若椅机之垫褥，亦易之，色与是同。于是时也，余等方督太监辈从事工作，忽见数太监入室，携一大匣，满盛时钟，而太后亦于时入，乃命将青玉之佛，一一移去，而宝玉华饰，亦间移之，而置时钟焉。盖以为世所希有，不轻欲外人见之也。余等又易绣门帘三袭，而以绿色者代之。至此门帘，亦所希有。盖帘为金丝织成绣佛五百尊其上，道光帝曾用之。太后以为悬此于户外，可辟百邪。故太后特命朝见后，必以一人复悬之。毋或忘。继余等又整齐其器用，伊之梳妆台，为诸物中之最重要者，恒不欲人见之，虽官吏之夫人亦然，故乃为之移置密室中，而加锁焉。继又易其榻，凡有红者，尽以绿代。其原有之器用，皆檀香制，榻上之雕刻物，质亦同。而此檀香，于未制器用前，率分置于佛寺中，以圣洁之，故亦不可使西人见。然以榻上之雕刻物，非余等所能移动也，乃以绣幔障之。方是时，太后趋入，嘱其卧室，暂缓布置。盖以次日，仅有海军大将及其随员朝见，必不致入私室。若伊文斯夫人与其他妇人之朝觐也，则在是日之后。并谓朝堂中，不知果如式布置否，当视之，此要事也。旋言曰

：“其仅于吾厅堂中。铺地毯可也，吾深恶之，然殊无如之何！”

余等工作既毕，太后乃以诸夫人朝覲时，余等当衣何服见谕。顾余曰：“翌晨尔无庸来吾御座前，彼间皆男子。吾当于外部卿丞中，命一人来。吾殊不欲尔与生人语，此非满人礼。彼等皆不相识者，一经返至美土，或将以尔之颜色语诸人。”其时太后又命次日取其黄袍来前，俾临朝衣之。谓于此际，伊必衣其公服。此袍系黄缎制，上绣金龙，且带一颈环，共有珠一百八粒，亦公服中之一。旋又曰：“吾殊不愿衣公服，颇不美观，吾惧夫将必衣是也。”又谓余等曰：“尔等所衣，固不必殊异。”

次日，太后兴时较早，亦较曩日为忙。以余所知，凡有朝覲，余等无不受骚扰，时有舛误，颇足激太后之怒。太后曰：“余方力求娇妍，而此辈乃恒使余嗔怒。吾知美国海军大将归国时，必以吾之容止语人，吾殊不愿其观念或有差谬也。”其发，约两小时始栉成。而常例早朝，为时已晚。太后乃命俟人去后行之。频频引镜自窥，谓彼殊不悦公服。且询余：“苟外人见之，曾知此为公服否耶？”又言曰：“吾衣黄袍，致余色亦陋，余面几与袍色相若矣。”吾当告太后：“今日乃私覲也，苟愿衣他服，当无不可。”渠闻此，似甚喜。而吾则深惧夫所言之或误。然以大忙，亦不之置虑。太后乃命将其种种外褂，一一持来。选之既久，乃取一淡青缎袍，上绣寿字，而饰以宝石与明珠者衣之。太后衣毕，谓此衣始足称身，且命余入珍宝室取花以饰其髻。其花之簪于头饰左者为寿字，右者为蝙蝠，若靴与帕以及他物所绣者无不类是。装竟，笑而言曰：“今余始觉不嫌，且往朝堂中候之，并可于暇时作骰子戏焉。”于是又谓余等曰：“临朝时，尔等可居屏风后，欲窥视者亦可。惟终不愿尔等为人所见耳。”于时，太监等置图桌上，将入局矣。忽有一高级太监趋入，跪太后前而言曰：“美国海军大将已入宫门，美公使与之偕，约得十一二人。”太后笑语余曰：“吾料仅有美国公使与其海军大将，暨随员一二人而已。其余果为谁耶？虽然，此无与也。吾颇愿受其朝覲。”余等乃扶之登暖阁内之宝座，并整拭其衣履，而以所备答词受之。乃偕皇后退居屏风中。其时甚静，都无声息。朝见者行于石板上之履声，犹得闻之。余等乃从屏风向外窥探，见有亲王数人，引导诸人升殿阶而入朝堂。海军大将及美国公使既入，立作一行，与太后鞠躬者三。时帝亦坐宝座上，居太后左。其宝座甚小，几与寻常之椅同。太后之答辞甚简，仅欢迎海军大将之来中国而已。诸宾于是趋至暖阁前，与太后及帝行握手礼。其升降也，各异其侧。旋由庆王导入别宫而宴之，于是早朝遂毕。此盖极单简而仅具仪式者也。

朝毕，太后谓曾闻吾辈有于屏后笑者，他人闻此，或将訾议，伊极恨之。余告太后：“笑者实非余也。”太后曰：“此后再有外人朝覲者，尔不必再来

朝堂中，但非所论于寻常早朝，来觐者皆吾之臣庶耳。”

是日午后，太后未入寢室。彼谓愿俟诸人既去而聆其作何语也。约两小时后，庆王来前，谓诸人已毕膳，以得见太后颜色，靡不欢忭无极，今已去矣。至此次海军大将之入宫，乃由左门入。其中门仅太后与帝得出入之，惟献国书者，亦克行之。故海军大将之退，亦由其所入之门以出。继太后询庆王：“曾否引诸人周游宫殿？彼等见之，意态何以？曾否有所语？觉欢忭否？”复语庆王曰：“尔今且去，明日为诸夫人觐见期，凡有所需，速预备之。”是夜，太后又谓余等曰：“明日所衣，务期其同。且择其最丽者衣之。今来宫之夫人，后或不能再与吾徒相见，今苟不以所有示之，无机遇矣。”乃命吾等均衣淡青色之衣，皇后与皇妃亦然。又语余曰：“苟诸夫人，询谁为皇妃者，尔则告之。倘不见询，余不愿尔介之相见。余之为人，无不审慎。盖以宫中诸人，不惯与人周旋。恐其举止，或有乖误，而为西妇非笑也。”又与余等曰：“畴昔妇女之来宫中者，余恒有所赠。而前次入觐，则全无。今果应投赠与否，吾不得而知之矣。”顾余曰：“尔可预置宝玉数事，备余之需，以精匣盛之，务期妥当。惟不得余命，勿持之来前。”又曰：“吾等话语已久，尔等可去休息矣。”余等乃与致敬，请晚安焉。余以得返室中，心中大快。

次日晨，各事无不顺适，且亦无所骚扰，诸人靡不悉心修饰，太后以是大慰。旋语余曰：“尔之面色，脂泽太淡，人将以尔为嫠，且尔唇吻，可涂丹朱，习尚如是。今且不需尔，可返室中，重敷颜色焉。”余于是复归己室，施脂粉如众。惟自窥姿色变异，不禁大笑。于时又入太后室。太后曰：“尔之颜色，今诚美矣。苟尔以脂粉为糜费者，吾将为尔购之。”太后且言且笑，彼固恒戏弄余者也。

此时太后饰妆已毕，乃有数宫眷持来外褂甚多，备之选择。彼谓将衣其色之淡青者，乃选之至二三十袭，讫无一当。命再持数袭来。其后，选得一外褂之绿色者，上绣百蝶。复衣一紫色坎肩，亦绣蝶者。褂之下端，垂珠纓。太后并戴明珠，其中之一，大如鸡子，盖彼所最爱者。非有要事，不悬之也。头饰左右，簪玉蝴蝶花各一。手钏与指环，亦无不有蝴蝶者。质言之，无物不与之相配也。其头饰上，珠宝之中，仍簪鲜花。白茉莉，其最爱者。皇后与宫眷，不得簪鲜花，但出于太后殊恩而赏之则可。余等可簪珠与玉之类。太后谓鲜花仅彼可用。其意以为余等年太幼，簪之恐损花也。太后装束既竟，乃随之入朝堂，当嘱将骨牌携之与俱，盖将于此时戏之以消遣。戏牌时，且与吾等语，谓吾等对于美国妇人，各宜和悦，且宜恭谨，并可引之周览各处。太后曰：“今之各物都已更易，此固无妨也。”又曰：“吾思之，颇欲自笑，今更易各物，果何为乎？彼等见之，将意余等起居，无不如是。此后如有询尔者，尔

可以并不如是，每有朝觐，则更易对。俾令彼等为之惊奇也，且尔必语此。不者，将无人知之。而前此之忙碌，太不值矣。”今日固私觐也，故太后未用其宝座之大者，仅坐小宝座上，居朝堂之左，每晨受诸臣之朝，是于此，而皇帝立于其侧。时一太监入，即昨日之人，谓诸妇人已至宫门，共九人焉。太后乃令宫眷数人于院中迓之，并导之入朝堂。彼等如命以去。余则立太后座右。继见彼等僉登堂阶，太后低声询余曰：“谁为伊文斯夫人耶？”余以从未与之谋面，遂以不识答。及其既近，余见一妇人，与美使夫人偕行，决其必为伊文斯夫人也。乃以之告太后。既近前，太后曰：“彼女教士又偕康格夫人来矣，每次渠必与俱，吾将告以恒喜见之，视渠果能明吾意之所在否？”

康格夫人既与太后握手，复引伊文斯及其他诸夫人，与太后相见。余侍侧，窥伺太后，见其状极和蔼，笑容可掬，与曩状大殊。而谓彼等今得相见，实所欣慰。乃命太监携椅入堂，俾诸妇坐。同时太监又进茶焉。太后乃询伊文斯夫人：曾否爱悦中国？以北京之地为如何？寓此者已得几时？尚有几时淹留及居停何处焉。余已熟闻太后语，故凡所询问，无不一一知之。旋康格夫人语其译人，谓久不见太后，谨询起居。太后告余曰：“尔告康格夫人，余之起居殊健，且余见之殊喜。惜余不克时时视朝，不者，可恒相见。”又续言曰：“公主将陪宴也。”于是朝觐始毕。

宴设于太后宫后之养云轩，特铺陈此地以作餐室者。凡果食等均备于此。除太后皇后皇妃外，均与宴。余以布置餐桌，约费两小时始毕。太后谕用外国之白台布，似觉净洁。而掌花园之太监，又以鲜花饰台上。太后又命座位之如何安设，曰：“伊文斯夫人尊客也。康格夫人虽为美公使之妻，然居京者久，故宜以伊文斯夫人居首。”后又告余：“各人座位，一依其阶级为先后，公主及太后侄女为女主人，各相向坐。”余等乃置金制之菜单盘于桌上，及金盘之盛杏仁、瓜子者。其余诸物则银制。且设箸焉。太后并谕：外国之刀叉亦必备。餐为满式，共二十四盘。外则有甜菜及水果等。太后复谕用最美之香槟酒，而言曰：“吾知西妇恒喜酒也。”

时诸宫眷中，竭诚以待客者，吾自思，惟吾一人而已。其故，盖以太后时规范彼等之举止，而训责过严，闻外人之朝觐也，渐生厌恶矣。方余等进食时，一太监来谓余曰：“太后方于其宫中相候。食毕，可导诸夫人往见之。”故余等食既入太后宫，见其方于此迟吾辈。太后起立，嘱吾询伊文斯夫人：曾有所食否？以所飨者，殊不精美也……旋又谓：渠甚愿以其私室，示伊文斯夫人，备渠或知其起居状况。于是乃导之入其卧室中，而请伊文斯及康格夫人坐焉。太监等于时进茶，一如恒时。太后乃请伊文斯夫人稍羁于京，而观各处寺庙焉。曰：“吾国虽古，然无精美之建筑如美国者，知尔见之，必觉各物无不奇

特，吾今老矣！不者，吾且周游全球，一视各国风土。吾虽多所诵读，然较之亲临其处而周览之，则相去远甚。虽然，其中盖有难言者，此后吾或可一行。但吾甚惧夫离国也。方吾回銮时，所有各处，几不复能辨识，至今犹有余恐。此间各事，无不惟余是赖。皇帝固太幼也。”

太后乃回顾余等，命延诸夫人周览宫殿及著名之龙王庙焉。庙居颐和园湖中之小岛上。旋康格夫人谓将有所陈白，而语女教士趋前申其说。康格夫人方与此妇人语时，太后已急不可待，欲知其所言者为何事，乃以之询余。以余一人，欲聆两妇之语，又欲聆太后语，诚觉大难。余所仅得而闻之者，仅有一字，则绘像也。以是始得猜其余事。乃余方未能以是告太后，而此妇已进前陈词曰：“康格夫人之来，特有命意之所在，盖有美国画家加尔女士，意欲绘一太后肖像，送之圣路易博览会中。俾彼美人士，得知君临中国之太后，其美果奚似，而乞太后之俞允也。加尔女士者，则烟台海关税务司加尔之妹也。”

时太后状甚惊异，盖此妇言时，渠固悉心听之，惟渠不愿自言不稔其言语耳。乃回首视余，此盖预先布置，欲余翻译之暗记也。然余未即为之译，而康格夫人又嘱其友女教士再为太后述之，盖以太后不洞悉其所语也。太后乃谓余曰：“此妇所言，余殊不明了，余思尔为余言之，当稍佳。”故余乃一一为之详解，惟余知太后必不知绘像之意义，因太后至今尚未摄有肖影故耳。

吾今且释中国人绘像事，彼等必死后为之，盖欲留为纪念，而使其后世拜祷之也。吾见太后有惊诧色，殊不愿其于外人前而呈昧于此事之情状，因潜摄其袖，而语以稍待，将以各事一一为之详释焉。太后答曰：“今且稍为吾释之！”吾乃以宫中习语为之解，语与原有之华语稍异，来宾闻之，盍不得而知。太后于是乃略知其大意，于是谢康格夫人之厚谊，而允稍待以答之。太后语余曰：“尔告康格夫人，凡事余不能独断，必与诸臣商议后，乃能决之，想彼亦有所知。且谓余凡有所举，必格外审慎，毋令国人议余之后。祖先之成规，余固不得不遵守之。”云云。余聆此言，知太后于此事，盖不欲再有所讨论矣。

方是时也，太监总管入跪太后前而奏曰：“舟已齐备，诸夫人可乘此渡湖游庙矣。”太监等此种行为，率由宫眷示以暗号而致之，以太后已疲于话语，而不愿再有所计议此等事故也。余今特于此详释之：凡值外人朝觐时，必派宫眷一人，以伺察太后之举动。苟于某事，觉有不悦，或倦怠状，宫眷乃以暗号示太监总管，渠即入室如前状，中辍其议论，而解其烦困焉。于是太后乃与诸妇人兴辞，而谓其意盖恐诸人归去之太迟，且愿其多得时间，俾可优游以周览各处云。

于是诸夫人乃乘太后之御舟，如上所述者，以赴此岛而游庙焉。庙筑于小岛上，岛之中有一洞，盖从未有人入其中者。俗传此洞为龙王之居，太后深信

之。而庙遂以是得名。

余等留庙片刻，回抵宫内，诸夫人即兴辞登轿。既至宫门，易来时之轿而归。余循常例以诸宾所述之言及曾否表示欢迎之感忱，详以入告。太后曰：“吾爱伊文斯夫人，吾料渠乃极佳之女子也，窥其举止，似与向所见之美国女子迥异，余雅喜接晤娴习礼仪之人。”旋又述及绘像一事曰：“奇哉！‘康格夫人何发此想？何谓绘像？趣语吾来！’余谓日须端坐数小时。言未竟，太后面呈惊态，似惮其烦，急问端坐何为。余谓坐之必端，终始如一，盖便画士之临绘耳。太后曰：“像成而余将耄矣。”余告以前旅巴黎时，亦尝倩加尔画士绘有一像。太后即命取视之，俾知真像。余随命身旁太监至余家中取之。太后曰：“曷为必余坐而绘之？岂他人不能为代乎？”余谓：“此乃老祖宗之像，他人焉能代？故必亲坐而后可。”太后问：“坐时每次服饰须同否？余以”必同“答。太后谓：“中国画家，一面其人，即能挥毫而成，殊不费事。泰西高等画家，当亦能尔也。”余乃详述中西画法不同之处，且谓伊苟一见画像，即明其殊异之所在，而所以必坐多日之理由，亦可了然也。太后谓余曰：“女画士性情如何？能华语否？”余答：“素稔加尔女士之为人，固一极端正之女子也，惟不谙华语耳。”太后曰：“渠兄久司海关，渠何以不谙华语？”余谓：“加尔女士离华已久，其旅华时日，计之极短。盖长从事于欧美间也。”太后曰：“渠不谙华语，殊慰余怀。余之踌躇不愿绘像者，即为须留外国人于宫耳。盖宫人类喜闲谈，或将以余不愿人知之事语之。”余谓：“此乃必无之事，加尔女士既不谙华语，宫中舍余等母女三人外，又无谙英语者。”太后曰：“良难深恃，渠等寓宫少时，将能谙习。”又曰：“绘像究须几时蒇事？”余谓：“此全恃坐次之多寡，坐时之修短。”余不欲以实情告，盖恐其不耐此，第谓：“俟女画士抵时，当嘱其速成蒇事也。”太后曰：“康格夫人之请难却。故余诿谓须商之诸大臣，俾得有暇斟酌，此尔所知者也。如尔素稔女画士之为人，且以为可以容其入宫，则不妨召之来。而余命庆亲王答复康格夫人可也。惟是如何布置，吾等要当先为商酌。盖外国女子留居宫内，向无此例。且吾每入夏季，必避暑颐和园。其地距城甚远，吾意女画士必不能逐日奔波也。然则将何以处此，且必有人长日防守之。兹事良不易解决，余殊无主见，尔又曷能任防守之役耶？纵尔以为能之，而令宫中之人，日间无与谈话之机矣。然夜间又谁与同寝处而守之者。”太后绕室而走，沉思良久，旋忽笑曰：“得矣，吾能幽之如囚，而使之不自觉也。然此则全赖尔母女三人，为吾为之。尔等其各谨慎从事，余亦将为留意焉。余将谕令以醇亲王之府邸为加尔女士税驾之所。”醇亲王为光绪帝之生父，其府邸密迩太后之宫，车行约十分钟可达，在颐和园之外，而不与宫院相接者也。

太后又曰：“尔晨与同来，暮与同归相处，吾意此为艰难中极妥当之法。惟女画士收发之函件，须时留意，尔其不免倍增辛勤欤！然尔当知余于此类事务，若此不惮烦琐者，盖求免将来之周折耳。尚有一事，亦须格外谨慎，则为监视加尔女士，俾勿与皇帝语。余作此言，盖以皇帝腴腆性成，尔所素知，言语间恐或忤之耳。余于绘像之际，拟另派太监四人，伺候一切。”太后于是又曰：“尔曳余袖时，余见康格夫人注目视尔，不知彼作何想。第尔且不必措意，听其作何想可也。尔之意，纵康格夫人有所误会，余固知之也。且知尔之此举，实所应然。”余谓：“康格夫人，或疑余将劝老祖宗勿允其请。”太后曰：“岂有此理，苟非尔素稔女画士，则余无论如何必不之允。余所虑者，非绘像也，恐将因此发生重大之事端耳。”

翌晨，余接康格夫人来书，恳余勿进间太后，蔑视加尔女士。余即译呈太后。太后阅之，怫然不悦曰：“无人有以此辞达尔之权，彼何人，敢疑尔谮毁加尔女士乎？余今语尔：当尔曳余袖时，彼尝注目而视乎？尔可随意答之，惟须如来书之辞旨。或告以中国宫眷，向无运动太后之例则更佳。且当声明：媒蘖人短尔尚不至卑鄙如此。尔不愿作此语，则可言加尔女士素至交，中心从无谮毁之想。”余乃仍循常例，覆书康格夫人，以免失礼焉。

是日下午，太后舍绘像外，未谈他事。少顷复曰：“加尔女士寓宫之际，余愿康格夫人勿遣彼女教士为其伴侣。苟有此举，余必不坐而绘像。”翌晨，太监携余画像至，未及进呈太后，宫人争来饱观。或谓酷肖，或谓粗劣，余亦不与计较焉。迨余入告太后，太后即命携入御寝。及接画在手，凝神审阅，且手加抚摩，甚以为异。卒乃大笑言曰：“画诚有趣，若以油画者然。如此小技，实生平所未见。像果酷肖，中国画家，鲜有能得其神情者。画上之衣，诚可怪，何两臂与颈，皆袒裼乎？余闻外国妇女之衣，无袖无领，然尚不料有如画上之恶劣焉。尔曷为亦衣此？余意尔必羞以此装示人也。嗣后勿再衣此，余睹之甚诧。以此为文明，庸不可怪，其偶尔衣之乎？抑时衣之乎？岂男子在前，亦作此装乎？”余谓：“此乃妇女寻常晚衣，每临盛宴跳舞会辄衣之。”太后笑曰：“是更不堪！是更不堪！外国事事似见退步。中国妇女于男子之前，礼不得露手腕。而外人竟与吾华理想大异。皇帝常言变政，以此征之，尚不如守吾人旧习为愈也。尔对于西俗之成见，曾变更否？尔以为吾国风俗果远美于外国否？”余见太后厌恶西俗若是之甚，惟能以诚然为答。太后复阅余像，惊问曰：“尔面曷为半白半黑乎？此殊不近情理。尔面固未尝黑，而颈亦如是何耶？”余谓：“黑色之一面，乃背阴之故。盖画士由坐处望之，固应尔也。”太后曰：“加尔女士为余绘像，其黑亦将若是乎？是乃送往美国者，余不愿彼都人士，见余面半白半黑也。”余闻太后言，心思不便以实情告。乃许太

后：“俟女画士抵时，将以此意达之。”太后问余：“何时开绘？”余谓：“女画士现仍留沪，康格夫人已致书招之来京，预备一切矣。”后一星期，余接加尔女士书，谓：“拟即日晋京。如蒙太后见召，绘其御容，无任欢幸！”余以书译呈太后。太后曰：“余殊喜尔亲知加尔女士，令余省事多矣。尔知余或有事告知女士，而不愿康格夫人知之者，余之意，盖谓或有应告女士之事，而为康格夫人所闻，则将以余为极难取悦者。谅尔能知余意者也。此妇既为尔友，则有事语之，当能出以从容，而不致冒昧。余实告尔：此妇苟非尔之契友，则余断不容其至此。盖此事大反常例也。”

闰五月初三日，庆亲王面奏：“女画士已抵京，现与康格夫人同居，请示何日开绘？”太后曰：“容明日复之。余将先查历书，免于凶日为之也。”翌晨朝罢，即查阅历书。良久，卒乃谓余曰：“查历书，须十余日后，始有吉日。”言时授书示余。后乃择定闰五月二十日为大吉日。继复择定戌时为吉时，乃晚间七点钟也。余闻之窘甚。盖时已日落，不能开绘。余乃以此意婉告太后。太后答曰：“无妨，此间多电灯，光线甚足。”余谓灯光下为之，不能如日光之佳。“读者当知余汲汲求请易时之意。盖余知加尔女士，决不愿于电灯之下作画故也。太后答曰：”何烦琐乃尔，余自作画，任何光皆可。加尔女士当亦能之。“磋商良久，卒乃择定闰五月二十日晨间十钟开绘。定义后，余心大慰。当日太监携余面像进呈太后时，且携有余在巴黎所摄肖像数张，余恐太后见之，将主摄影，而不主绘像。盖摄影速而且易，复无逐日端坐之劳。故余决意不以影片示太后。余等选定绘像日辰之第二日晨间，太后偶过余寝室外廊，即缓步而入。四周顾瞻，盖视器物是否洁净，布置是否得宜，此盖太后第一次入余寝室也。余见太后，顿失所措。盖宫眷之室，御趾不轻临。余既不能任其久立，又不便请其稍坐。清制：皇帝皇后，各有御座。凡有所适，辄由太监携之与俱，不轻坐他人之椅也。余正欲令太监将太后御座携入，太后止余，谓将随便坐之。言已，即坐于一安乐椅上。斯实余之荣幸也。太监乃送茶入，由余接呈太后，以免太监久侍。此盖宫闱之礼，亦藉以示敬耳。太后饮茶毕，即起坐，绕室行，览阅陈设各物。且启余抽屉箱笼，以视衣物之是否折叠整齐也。偶举目，见室隅室上所置之影片，指而问曰：“案上置者，乃何画乎？即近前视之。既取在手，惊而言曰：“噫！此皆尔之影片乎？较尔之画像佳甚，且益逼真，曷为不早示余！”余闻言，茫然不知所对。太后见余有窘状，乃乱以他语。太后凡见宫眷答语时，猝不及备，则辄谈述他事，俾吾人有暇思忖。少顷，复问前事，则吾人即能应声答之矣。

余之影片，皆作欧装以摄者。太后阅之既久，乃言曰：“佳哉此片，美于画像多矣！惟余既有成言，自必践之。余纵须摄影，而与画像一事，毫无与也

。所苦者，不能招市肆摄影者入宫，诚难事也！”

余母乃进告太后：言余之一兄，曾研究摄影术有年，其艺尚佳。可即招入为之，当能称意。余于此，须表明余二兄之行状。是时二人皆在宫内当差，一管颐和园电灯处事务，一管太后御用小汽轮。清制：凡满员之子，皆须在宫当差二三年不等。渠等在宫中，可自由行走，且逐日见太后。太后之遇诸少年也，极形仁慈，常与闲谈，如慈母焉。诸少年每日清晨至宫，公务既毕，即须归家。宫中例不准留人过宿也。太后闻余母言，极为惊诧。即问：“何以向不闻述及此事？”余母答称：“因不知太后亦欲摄影，故不敢冒昧进告。”太后笑曰：“嗣后有事，尽可随意直陈。盖余于新颖之事，必求一试。好在外间无人得知也。”言已，即命传余兄至。余兄既至，太后谓之曰：“吾闻尔乃一摄影家，今将有事烦尔。”余兄时已跪下，盖按宫廷之礼，太后有谕，必跪而恭聆，即皇帝之尊，亦不免也。惟宫眷独蒙恩免。盖宫眷长日伺候，太后时与闲谈，故特命免行此繁缚之礼，以免消耗时光也。

太后问余兄以何时得入宫为之摄影，以何种天气适宜。余兄谓拟于今夜归取摄影器来，随时可为之。听老祖宗便，天气不妨事也。太后闻言，乃决意于翌晨为之，且曰：“余拟先摄一乘舆视朝之状，然后再摄他影数种。”复问：“摄影时，须坐许久？”余兄以数秒钟对。太后作惊异状。旋续问：“摄影后，几时可成？俾得早睹之也。”余兄答：“晨间摄影，下午可成。”太后谓：如是妙极！并言拟亲视余兄工作。乃告余兄任于宫内择一相当之室，以为工作之处。并命太监一人，预备一切。

翌晨，天气晴好。八点钟时，余兄携摄影器数具，候于宫院内。太后步入院，一一视之。旋曰：“奇哉！岂以此即能摄人之影？”及闻余兄详解摄影之法后，即命太监一人立于器前，俾彼可由聚光镜片中，望其形状。旋忽惊问曰：“尔首曷为颠倒！倒立乎？抑直立乎？”余等告以摄影之后，其状即不如是。太后得此观象，欢然自得。且啧啧称奇，卒命余立器前，仍由聚光镜中视余作何状。继复与余易地而处，命余由聚光镜中视之，挥手不置。及闻余述其举动也，色殊愉悦。

太后旋登御舆，命舆夫舁之行。将过摄影器时，余兄已摄得一影。既过，太后回顾问余兄已否摄取其影，兄以已摄对。太后曰：“曷为不先告余？容过严肃。后再摄时，须先语余，俾令面容和悦也。”

余知太后极为愉快。临朝之际，余等咸处屏后。余见太后状，似欲急术退朝，以便再摄数影者。是日临朝仅二十分钟，盖罕有之事也。

各大臣既去，余等由屏后出迎太后。太后曰：“天气极佳，盍往再摄数影。”太后即步入朝堂之院内，余兄已备镜箱于此，且已摄有一影矣。太后谓欲

于御座上摄一影，一如临朝之状。余等闻言，乃舁御座入院，后置屏，下置足凳。不数分钟，即部署妥帖。太后又命一宫眷取长袍数袭，俾其选择。于时余复往取太后平日最爱之首饰数事。太后命将接见伊文斯海军大将及其夫人时两次所用之服饰取来，分别衣之，各摄一影。旋又欲摄一衣素服之影。且命余兄将所已摄者从速成之，渠急欲视其何似也。继又谓余兄曰：“姑少待，余将与尔同去，以视尔之工作。”顾洗片等事，恒在黑室，余意太后或不耐，故初未详细以告。今知不可秘，乃为一一说明。太后曰：“此无妨，余愿一往视之，固不问室之如何也。”余等同赴黑室，视余兄工作。置一椅室中，俾太后坐而视之。太后谓余兄曰：“尔当作事如寻常，勿以为有余在此可也。”太后注视良久，迨见片上出现人形，若是之速，大喜。余兄持玻璃片，置红光之前，以示太后，俾较为清楚也。太后曰：“此不甚清晰，余仅能辨明自己之肖像。惟面与手曷为黑耶？”余等谓俟印纸上后，则黑处转白，而白处转黑。太后曰：“原来如此，诚可谓到老学不尽矣。此事以余视之，洵属新颖。今余摄影，中心慰甚。惟望画像之佳，亦能如是耳。”旋复谓余兄曰：“俟余下午休息之后，再为工作。余愿目睹尔成之也。”下午三点半钟，太后午睡甫醒，即匆匆著衣，迥异恒时。衣毕，即赴余兄处。余兄已将各物预备妥当，乃将晒印之法，述之太后。时当夏季，阳光极烈，下午四时，日轮犹高。太后坐视余兄印片，足有二小时之久。且见晒出极为清楚，欣然自得。既得第一张，手持弗释，更阅其他数张，乃复视手中者，诘已变黑，乃不解其故。惊问曰：“胡为变黑？抑晦气乎？”余等乃言印后必用药水洗之，否则一经烈光，将使之褪色，如此张然。太后曰：“是诚有趣，且视将如何为之。”

诸片印成后，余兄即置于药水盆中，卒以清水洗之。此皆常法也。太后见片上形像，既明白呈露，益为诧异曰：“何奇特若是！无不翼然如生者。”及工成，乃悉取入御寝，坐于小宝座上，审视良久。甚至取镜自照，以与顷间摄之影相比较。

是时余兄仍鹄立院内，以候后命。太后偶忽忆及，乃言曰：“噫！余将尔兄全忘之矣。可怜渠必仍立院中，以待余命。尔往告之。止！余亲往为佳。渠终日劳苦，余必稍以数语慰之也。”太后乃命余兄每片再印十张，且命将摄影器留置宫内，俾次日再为之也。自次日起，霾雨十日。太后极为焦急，盖须俟天晴，始能摄影也。太后欲在朝堂摄数影，而堂深且暗，其上层之窗，皆糊以厚纸，惟下层之窗，可透光。余兄虽经屡试，卒不获一佳影。

天雨之际，余等移寓三海，盖以皇帝将至地坛致祭也。岁举一次，其礼节与其他岁行之祭同。太后因天雨之故，命将各艇移泊颐和园之西岸，于是乃率宫眷，分乘各艇，赴城之西门，至最末之桥而登岸。岸上有轿预候，余等乘之

至三海之门，复入艇渡湖，约一英里之遥。湖中莲花盛开，清香扑鼻。太后曰：“余等在此盘桓，至少三日。余望天公放晴，则余拟于湖上艇中，摄数影也。余尚有一佳思，即摄一观音像是也。以二太监总管为侍者，其应衣之服，早已备就，余偶尝衣之。余逢盛怒，或有所烦恼时，辄作观音装，则余气顿平，俨然一观音后身矣。此举与余，大有裨益。盖令余心中不忘‘大慈大悲’四字也。今作观音装而摄一影，则可随时视之，而生慈悲之心矣。”

余等行抵私宫时，雨始止。地泞滑不易行，余等仍步入太后御寝。太后有奇癖，喜于雨中步行出游，苟非大雨滂沱，且不用雨具焉。而太监辄携余等之雨具以从。惟太后不用，则余等亦不敢用之，宫中事，莫不如此。太后步行，余等亦步行。太后乘舆，余等亦乘舆。所不同者，太后疲惫而坐，余等不能坐其前，惟能立候耳。太后之爱三海，胜于禁城之宫殿。盖其华丽，远出禁城之上，且能使太后之性情怡悦也。

是日，太后命余等早归休息，盖步行后，极形委顿故也。且谓明日苟晴，将作观音装摄影。詎意天不作美，连雨三日，故决意再居数日。其末一日，天放晴光，已能摄影，事毕，余等复回颐和园。

余等抵颐和园之次日，太后谓宜预备接见女画士各事，命太监总管传谕各太监不得与加尔女士语，惟以礼遇之可矣。余等宫眷，亦同受此谕。并谕余等遇加尔女士在太后前时，不得白事。皇帝所受之谕亦然。继复传谕收拾醇亲王府邸。后谓余曰：“余以监守女画士事，委尔三人，余已命外务部供给加尔女士膳品。余所郁郁者，此间无外国食品耳。”太后又命以余等家内之炉灶，移入醇亲王府邸，以便加尔女士随时点制食品。太后曰：“尔舍终日监守加尔女士外，且须晨与同来，暮与同归，诚苦尔矣。虽然，余知尔必不以此为苦，尔盖为吾尽力也。”既复笑曰：“余何自私乃尔，余命以尔家之物，移置该处，尔父将如何？今最佳者，莫若请尔父同来相处。该地空气，颇与尔父相宜也。”余等急叩首以谢，良以醇亲王府邸，从未准官员等居住。太后今发此谕，实为特恩也。且以此之故，余能逐日见余父之面矣。以视从前之仅一月一次，而犹须请特别假者，其庆幸为何如也！

翌日，太后派余等至醇亲王府邸，部署一切。府邸极为壮丽，附属之小屋，均彼此隔开，不与正屋毗连，如普通室者。院中有小地，有曲径，风景与颐和园仿佛，惟规模则远逊之。余等择夏居之屋一宅，为加尔女士寓所。屋内陈设，应有尽有，美逾寻常，俾有宾至如归之乐。余等之居，在加尔女士之侧，既便呼应，又可时时窥守之。当晚，余等回抵颐和园，以部署情形报太后。太后曰：“余愿尔等谨慎将事，勿使此妇知尔等以防守为务也。”观太后状，似极忧虑此事，盖加尔女士未抵之前，尝频频以此语叮咛余等也。

接见加尔女士之前一日，诸事悉已预备妥帖，太后深为满意，而余亦极觉心慰。太后命余等早退，盖彼愿休息，以期明晨容光稍美也。翌晨，诸事皆匆匆毕之，即早朝亦然。俾加尔女士至时，不致匆忙。

余立屏后如常日。有一太监来，谓：“康格夫人偕女画士及他妇一人已至，现在朝房之内。”是时早朝将毕矣，太监总管入告太后：“外国女宾已来，候于他室。”太后谓余等曰：“余思当入院中迎之也。”向例：太后辄在朝堂接见外宾。今因加尔女士非宾客比，故以为不当常礼遇也。

余等下阶之际，见诸女宾已入宫院之门，余乃指加尔女士告太后，太后注视颇切。既抵院内，康格夫人趋前向太后行礼，并介绍加尔女士焉。女士笑容可掬，太后一见之下，欣慰无似，盖太后喜人以笑容对之也。乃低语余曰：“视其貌，若一极欢乐者。”余答太后：“果作此想，余心殊慰。”盖余正虑太后见女士后，不知作何态度也。女士与余行礼之际，太后睇视颇悦。旋语余，谓见加尔女士与余接晤时，为状极乐。且曰：“窥其举止，良易处置。”言已，乃回寝宫，余等随之。既抵宫，女士谓已自备画布，长六英尺，阔四英尺。余曾预告女士：“太后之绘像，不喜缩至极小，其大必与身量相埒。”及女士出画布示之，太后犹嫌过小，殊为怅怅。于时画案已部署妥帖。太后乃问坐以何处为宜，而是室窗户颇低，除近窗地面外，光亮熹微，余知女士颇难遽决。审度再四，卒定于近门处铺画布也。太后以须易衣故，命康格夫人等稍坐休息。余乃随太后入寝室。启口即问余意女士年近几何，渠观其发，色淡，而几全白，殊不能决其年龄也。余闻之，不禁欲笑。乃谓：“发色之淡，固由天生。”太后谓：“曩见之西妇发作金黄色，除老人外，无白发者。”又曰：“女士容貌极美，为吾绘像，谅亦佳也。”

时太后回顾一宫眷，命其取一黄袍来。此袍虽为彼所不喜，然彼意绘之画图中，色为最美。乃从宫眷所持诸袍内，选得一袭。上所绣者，则紫藤也。其鞋与帕，均与此相配。袍之外复披一绿缎肩巾，上绣寿字。每一字中，嵌一明珠。又戴玉钏一双，与玉护指焉。头饰之一边，簪玉蝴蝶与纓綫之类。其别一边，则鲜花，一如常时，此时太后，状诚美矣。

当太后由室中外出时，加尔女士已将各物预备妥帖。及见太后作如此装束，不禁呼曰：“太后著此服，何都丽乃尔！”余旋以此言，译告太后，太后以是悦甚。

太后乃坐于宝座上，以备临绘，其姿势甚自然。安乐与燕居无殊，而置其一手于垫褥之上。加尔女士曰：“姿势绝佳，以其自然也。乞毋移动！”余乃以女士之言告太后。渠询吾：其状佳否？不者，当易其姿势焉。余谓其状，望之确自然。渠乃又询皇后及宫眷辈之意见，彼等无不称美，而未以加矣。然吾

于时见彼等方欣欣然视女士之工作，盖从未一睇太后也。

方女士为太后绘草图时，诸人无不张口而视，以从未见有工作如是之易而天然者。皇后耳语余曰：“吾虽不知像画，然固能决其为良画家也。吾等之服与头饰，彼从未之见，而所临者，无不酷肖。苟思中国画家，而为西妇画像，则其混淆不知何似矣！”草图既成，太后甚喜。且以女士作此，速且肖也，深异之。余乃为之鲜明其说，谓此仅草图，一俟设色时，则彼将知其区别矣。太后命余询女士倦未，思休息否？并告伊渠终日甚忙，每日仅可坐数分时也。余等乃肃女士及康格夫人进餐。餐毕，乃偕太后入剧场。

康格夫人去后，余乃延加尔女士入余室中，从事休息。乃方坐定，而太后命一太监来，召余赴彼寝室。太后曰：“方余午后寢息时，殊不愿此妇绘画。彼于此时，亦可寢息。俟余醒时，尔肃之来可也。今见各事，较余预期者为佳。余甚忻慰。”余乃以太后之意，告之加尔女士，并谓太后寢息后，苟此时可当其意，尚可稍事绘画焉。女士颇为太后所感动，语余无庸休息，惟盼即从事绘事也。今日为渠入宫之第一日，余固不愿以各事详告之，盖虑其烦恼耳。且亦未告以此即太后之命令也。经余之种种运用，乃使女士去其急欲绘画之观念，且未有以忤之。旋太监入室，预备餐桌，余导之出至廊下，皇后与之语，嘤嘤不休，而余则为之译人焉。有顷，一太监来，谓太后已毕膳，愿吾等入而进食。既入室中，余见已设有座椅，不胜大愕，盖前所绝无者。平时，除太后外，无不立而食也。皇后之惊愕，较余尤甚，询余曾知其故否？余谓或因加尔女士在此故也。皇后语余至太后前，面询之。盖以不得太后命，不敢坐。太后耳语余曰：“吾之所以待皇后及宫眷者，颇不愿加尔女士知之，而以吾徒为蛮野也。宫中仪礼之由来，彼不得而知之，将能免于误会。尔等仅可坐而食，不必来谢吾，一若日日固无不如是，而已习惯然者。”

太后盥手后，乃来余等食桌前，于是余等起立。太后嘱余：询加尔女士曾爱此食物否？及闻女士答以爱之，较彼固有者为甚，殊欣悦，且颇令释然。

膳既毕，余告加尔女士与太后兴辞，余等则与太后、皇后致敬，并与宫眷辈辞别，而导女士至于醇王府邸。乘车而行，约十分钟始达。既以女士之寝室示之，遂辞出。入己室中，心殊愉悦，盖以得有安息也。

翌晨，余等又与加尔女士入宫。至宫时，方早朝。女士外人也，不能入御座旁，余等乃坐朝堂之后廊下，俟朝之毕。以是故，反致余不能追随太后，一如往时。而余固有之位置，一时恐难复得。心焉思之，不胜沮丧矣。不宁惟是，余之居宫，其惟一之目的，乃欲以西方俗尚与其文化，循诱太后，使之欣悦。以余所知，深信太后于此已得乐趣，且恒以余等所言之事物，语诸大臣，而谘询意见也。如余以旅法时所摄之海军操演肖影示太后，觉其颇有所感触，且

谓甚愿中国亦有若是之表彰。旋以商之诸大臣。而彼等乃亟以遁辞答之曰：“为此颇需时日也。”由此以观，则太后几全无改革之望。纵彼心愿为之，然一经商之诸臣后，诸臣虽无不赞从，而辄设辞延宕，以搁置之。且以余宫中经验之所得，知无有敢以新事语太后者，盖恐以是而生困难也。

当太后出自朝堂时，加尔女士趋其前，而吻其手，致渠大愕，惟面色间未呈露耳。然此后余等独居时，乃询余等：“此非华礼，加尔女士之何故出此也！”迨知此乃西礼，遂无他言。

于是太后乃步行返其寝宫而换衣饰，备画像焉。是日晨，天气甚佳，太后坐约十分钟，乃告余觉倦甚，并询：苟请女士延长其时间，于势当否？余答以女士之居宫，尚有时日，延期一日，固无妨也。维时余固知女士之必因此沮丧，然又必竭力徇太后之所欲。不者，将全局尽隳矣。女士谓：苟太后欲事休息，渠可于时绘宝座及屏风。若尚愿坐而临画也亦可。此语使之甚喜。谓下午休息后，必再坐。旋谕吾于十二钟，延加尔女士餐于吾之室中，吾母吾妹及吾之与俱焉。若宫中晚餐，约于六时。此次则俟太后食后，女士乃与皇后暨诸宫眷用膳。太后又谕香槟或他酒之为加尔女士所爱者，必备。谓彼知西俗，妇女食时，恒乐饮酒。至太后何以有此意念，则无人能知之。吾意必告者之误。但于此时而正其谬，则又非计。盖太后极不愿人非其所是也。仅可稍俟机遇，于无意中正之耳。

是日午后，值加尔女士之休息。太后命人召余去，而以其常设之疑问询余。如加尔女士有何所言之类。观其状，似亟欲知女士对于渠之意见。迨余告之女士谓其极美，且觉少艾也。太后曰：“诚然，女士语尔，固必如是。”然经余之确切陈辞，谓女士此意，并未曾询之而自语余者，渠闻此，其状似尚不怏然也。太后忽语曰：“吾思果加尔女士能绘吾之宝座以及屏风，则吾之衣饰，彼必可绘之，而不必吾之亲临矣。”吾告以此必不能，因无人可衣此，俾女士之得其真相也。而太后之答语，乃使余惊愕不置。太后曰：“此固甚易，尔可为吾衣之。”余闻此，几不解所谓。继思之，必谋所以舒此困难，而语以女士或不悦此。然太后则知女士于此，必无反对处。盖当绘渠面容时，渠固亲临也。故余乃婉言以此意达之女士。卒之，凡值太后疲倦时，余乃衣其外褂，饰其珍宝焉。以是故太后之绘像始得成。仅有数小时，女士欲绘太后面容者，则由太后亲临也。余晨坐两小时，午间复坐两小时，直至像成始止。

吾父之四月假期，于今已满。六月一日，太后与帝，乃御殿受其朝覲焉。吾父病体殊健痊，惟仍苦于风湿，当登丹墀时，太后见其状，乃命太监二人扶之。

吾父首谢太后眷顾余妹及余之恩，循例去冠，叩首及地有声。凡官吏之受

有殊恩者，辄作此礼。继乃置冠首上，仍跪太后前。太后乃询其居巴黎之情状，慰劳有加。且见其不能久跪也，特谕太监赐以毡垫，此亦殊恩也。以毡垫惟大学士为能用之。太后当谓吾父，状殊老耄，不欲其再适异国，且以欲留吾姊妹于宫中，不尔，则将携其子女以去。并谓余等离国虽久，然犹习于满人俗尚殊为欣慰。吾父谓其所以教养吾等者，一依本国之俗尚，其于此事，盖甚致意云。

于是太后又询皇帝：尚欲有所询问否？帝答以欲问吾父能否法语。及闻其不能也，似甚奇愕。吾父乃以公冗，无暇习此以释之。且谓自念老迈，殊难从事外国方言也。太后又问：法国对于中国之感情如何？吾父答：初颇友爱。惟自拳匪之乱后，为使臣者，困难特甚。太后谓：此诚不幸事，惟近来百务，均得满意之解决，殊为欣慰。旋又谕吾父，善自珍摄，期其速愈。而朝事乃毕。

此后，太后恒谓吾父归自巴黎，顿呈老态。当病体复原之先，必宜珍重，而各事务期安乐。且以吾父因太后之善视吾姊妹也，殊形感激，为之大快。

光绪帝万寿，为是月二十八日。宫中于是始预备庆贺礼焉。帝之生辰，实月之廿六，因值先皇忌辰，不克宴会，遂改是日，岁以为常。庆贺期，共得七日。在廿六前者三日，后者四日。宫中无人不著礼服。凡百事务，靡不停止。是年为帝之三十二生辰，其大礼则十年一行，如二十万寿，三十万寿之类。而其宴会，亦不甚烦重。然此已足为万几之障。而此七日间，且罢朝焉。仅有太后一人，于此时不甚装束，宴会亦不恒与。至此次庆贺礼之所以不大举者，尚有别故。盖以太后尚存。依满制，太后实居帝上而君临全国，帝犹其次焉。帝颇知其故。方太后命人预备庆礼时，帝恒谓此次不必举行庆祝，以未届十年也，且极不愿宴会。帝之于此，苟遵行规定之仪则，似嫌非礼。惟其臣庶，则无不承认其诞辰，而如常仪以行庆祝耳。于斯时也，绘像亦因之停止矣。既至二十五日之晨，皇帝乃衣公服，服为黄袍，上绣金龙，加天青色外褂。其帽之顶，则大珠也。以珠为帽顶，只有帝仅用之。帝先往太后处请晨安，一如常仪。继往宗庙祭祖。礼毕，复至太后前叩首。凡华人之生辰，无不叩首亲前，表其敬意。此后，帝乃御殿，受群臣之朝贺焉。朝贺时，人约数百，以叩首故，纷纷上下其首，苟不先为之齐一，则其上下也尤甚，状极可哂，虽帝也，见此殊特之情状，亦有时为之粲然。方朝贺时且作乐。今略述之：其最要之乐器，系一坚木所制。其底平，约三尺对径，上作半球形，距地高约三英尺，中空，另有一木杆，质与此同，用如鼓捶焉，特派一吏专司之。乐作时，竭力击鼓，其声可想见矣。帝登御座时则击之以儆众。此外有一器，形如虎，亦以坚木制成。虎之背，有音格十二，而置于丹墀中。此器不击之，仅以物沿虎背之音格而刮之，所作之声，如同时燃放无数之爆竹然。朝贺时，则作之。此器之外，益

以鼓声，几令人聋矣。行礼时，有一吏专司赞礼，其所呼者，如：跪、叩首、起立之类。但以乐音嘈杂，其所语者，几不能闻一字。又有一乐器，其状如架，亦木制。约高八尺，宽三尺，架之上有横木三，上悬钟十二，俱黄金制，以木槌击之，其声与用齿轮旋转之洋琴相若，惟较为洪大耳。此器置于朝堂之右。至朝堂之左，亦有一器，与之相若。其不同者，则所悬之钟，为白玉所雕琢耳。此两器所作之音乐，甚和美。

各大臣朝贺既毕，皇帝乃返于私宫。皇后、皇妃、及诸宫眷，均聚于是。与之叩首毕，各宫眷以皇后为领袖，跪于其前，而献如意。如意者，介圭之类，或以玉制，或以木嵌玉制之，为吉祥之标识，献之其人，俾使之愉快且利达焉。行礼时，亦佐以乐，乐为丝属，极和美。

其后帝则受太监之庆贺，其礼相似，惟无乐耳。太监之后，则婢仆等。而礼遂告终矣。于是皇帝复入太后宫，跪其前而谢之。盖以此次典礼，实彼之赐也。既毕，太后乃往剧场观剧，诸宫眷皆从之。

既至剧场，余等诸人，各蒙太后赐以糖果，盖此日之俗尚也。有顷，太后退，作午后之寢息，而典礼遂终。

典礼之后两日，则七月之朔。而七月七日者，又宫中之令节也。有两星，一名牛郎，一名织女。相传为耕织之鼻祖而匹偶也。继因争论，遂遭贬谪，而隔银河以居，每年七月七日，始得相遇，喜鹊为之架桥以渡。

是节典礼，颇觉奇特，有盘数四，各盛以水，而置于日中，俾日光可以照其上。于是太后乃取细针，而置之盘中，盘各一焉。针浮水面，射盘底成影。影之状，因针之位置而殊。苟其中有成形状，而为人所预期者，则投针者，必吉且巧。若形状与所期者殊，其人必拙。太后并焚香而拜祷此两星焉。

巧节既过，太后最悲恻之时期至矣。盖以其夫咸丰帝崩于是月。月之十七日，为其忌辰故也。其十五日，则为祭祀诸死亡之节。是日侵晨，宦廷乃迁入三海，备行祭礼。华人相传之死者，其灵魂仍存于地。届此节则焚以纸币，亡者之灵魂，将得其所焚之数，取而用之。太后故于是节，集僧徒数百，超度灵魂之孤独而无苗裔祭祀之者。是日之夜，太后暨诸宫眷，相率泛舟湖中。糊纸如荷花为灯，中置以烛，飘于水上，盖浮灯之一种也。意谓将以光明界之是年死亡诸鬼，导引之来，享其所赐。太后命余等亲燃其烛，而置花于水上。彼谓死者之魂，将知所感。有太监告太后，谓彼确见有鬼者，信之甚笃。太后虽未尝有所见，然相谓其位至尊，鬼不敢近，惟嘱余等注目一视，苟有所见，则告之。余等固必无所见者也。然有宫眷辈，辄惧甚。紧闭其目，不敢稍视，深恐或见之。

太后之对于咸丰帝也，依恋至切，故当此时，悲怆不可言，且至抑郁。余

等靡不谨慎从事，深恐有以怒之。因伊辄于小故寻瑕疵焉。又寡与人语，时时啼泣不辍。吾念咸丰帝宾天已久，颇不明太后如此悲戚之故。亘七月间，宫眷中所著之衣，无得稍有彩色。余等皆衣墨绿或淡青者，而太后则纯黑。逐日如此。无或稍异。虽彼所用之手帕其色亦黑。月之朔望，宫中必演剧，而七月间则无之，且不得有音乐声。凡百事物，无不令之呈凄戚状。质言之，宫闱间，无一而不悲痛者。

七月十七日之晨，太后亲祭于咸丰帝之庙，跪神位前，涕泣良久，因欲致虔敬于咸丰也。余等于此三日间，无得有食肉者。此为余第一年之居宫，常日相习于娱乐，今见此状，惊讶不置。而余之对于太后，殊怜悯之，观其悲戚，系出自至诚。且又无术可以止之。以余为太后之所爱也，值此怆恻之时，恒不欲余离其左右。一日皇后谓余曰：“太后状殊恋尔，吾意尔于此时，莫若与之同居为佳。”余即从之，而余亦不禁自悼。太后哭时，余亦随之俱哭矣。及太后见之，乃立止其涕泣，而嘱余之勿悲也。渠谓余年少，不可以涕，且尚不知何所为哀痛者。值此相语之时，太后恒以其已事，为余述之。有一次谓余曰：“自余髫龄，生命极苦，尔所知也。以余非双亲所爱，尤觉毫无乐趣。吾姊所欲，亲必与之。至于余者，靡不遭呵叱。方余入宫之始，以余之美，嫉妒者众。幸余颖慧，卒排众难，而获胜利焉。余之初来，先帝恋余至切，其余诸人，鲜加顾盼。幸余继获一子，致先帝之宠眷未衰。奈自此后，遂入蹇运。先帝之末年，忽遭重疾，而西兵又于是时举圆明园而火之，余等乃避之热河。此中情事，人盍知之也。嗟余方少年，先帝见背。幼子继之。彼东太后之侄，人至不良，颇瞰帝位，而非皇族，于理不当。举此时之所身受，深顾无有如吾者。方先帝之弥留也，凡有举动，彼已茫然。吾乃以子至其榻侧，询继承者，果谁氏子，彼乃一无所答。良以变出意外，先帝与吾，盍不知所措。继余语之曰：”此固尔之子也。‘彼闻是言，立张其目而语余曰：“继袭正统固属之。’吾以此事既决，心乃涣然。语后未久，旋即升遐。之数言者，殆其最终之言语也。历年虽远，而崩驾情状，如在目前。思之犹昨日耳。”

“自余子之得登极而为同治也，余时自思，或可豫逸。奈年方二十，又复殒谢。自此以后，身世全非。盖所期之荣华，以彼之殒，尽归湮灭。兼之东太后之与吾也，心性齟齬，困难时兴。相处既久，卒难言好。幸余子死后五年，亦相继凋谢。光绪帝年方三岁，即来母余。又以孱弱性成，时致灾殓，瘦弱之极，几不能步行。其双亲之育之也，辄不敢与之饮食。其父为醇王，尔之所知。其母则为余姊妹，故余抚之，一如己出。实则余固子之矣。虽至今日，余已为之备尝艰困，彼固犹未健全。此外险阻，犹难屈指，尔素稔之。今述之，殊无所济矣。凡余所期，无不失望者。”太后至此，又复大哭。旋续言曰

：“人之视余，一若己为太后，诚无往而不愉快。然如顷间所语尔者，则固无有也。且所身受，犹不止是。一事之谬，余辄为众矢之的，曾有言官，且上章劾余，幸余旷达，不为物囿。不者，余墓木拱矣！尔且思诸人之偏狭，果何所极。其所以反对余者，乃亦并于暑季而迁居颐和园也，亦反对之。然余居此，固未尝有所贻害也。虽以尔之入宫，为时至暂，尔当见凡百事务，非吾所能独断也。彼等有所欲为，辄先自计画，奏知余前。苟非事出重要，余固未尝有所不可。”

悲悼之时期既过，余等仍返颐和园。而加尔女士，又从事太后之画像焉。乃不几时，太后于此，殊觉厌倦。盖有一日，曾问余：“思此，果以何日告成也。”渠颇虑冬令之前，犹不克蒇事。以冬令将返禁城，苟于此间，而欲绘像，不独困难极多，且不便甚。余告太后，毕此甚易，祈其毋自烦也。

余既为太后端座，备临画也。数日后，太后曾询余：“加尔女士于此，有所言否？”余告太后：“彼即有所言，余则告以太后之命令如是。并谓余于此，殊不敢有所陈白。”乃卒以此言，余之与女士也，始得免种种困难。惟与太监等，则大费齟齬。虽有太后之督责，然卒不以礼遇女士。彼女士固不知其究竟。余时以往诉太后之辞恫吓之，俾规范其举止，奈此亦仅得暂时之效果，不转瞬间又顽惰如故矣。

八月既朔，太后乃从事移植菊花矣。此盖彼所欣爱者。每日必携余等以至于湖之西滨，相率助之折取菊芽，插之于花盆之内。此固无根，仅菊之枝干，余见之殊奇。而太后谓此必成佳卉也。余等日往灌溉之，至于萌芽而止。苟逢盛雨，太后必命太监等之湖之彼岸，以席覆之，而免风雨之摧折。凡太后之花或其所爱悦之事物，虽有他事羁绊之，然亦必亲往监察，且有时亦不复作午后之寢息，盖其性质使然也。其果园内，植桃梨等，太后亦时所注意，此外尚有一事为余所察觉者，则春夏之后，太后性极易怒，且戚甚。秋季为彼所最难耐者。冬寒亦所厌恶。

八月某日，太后稍有不豫，且苦头痛。余见太后之病也，仅此次耳。但每晨太后仍起床，视朝如恒。惟不能饮食，而旋即卧矣。曾召医士数人来，各诊其脉。而诊脉亦有其仪则。医士率跪于榻侧，太后则伸手外出，而置小枕之上，此专备诊脉用者。诊脉既毕，则开药方，人各殊异。余等乃授之太后。彼择其中之最佳者用之。另有二人，随医士配药于太后之前，太后且一一视之，然后乃服。

际是时期，雨大至，且极炎热，气候温湿，蝇以万计。而太后之所最憎恶者，则蝇也。故夏时反不若此季之困苦。种种防蝇之策，无不具。每户之侧，各有太监一人，手持拂尘以驱之。至蚊之扰害，余等从未有之，盖余于宫中

，未尝见有用帐者。以蝇之如其多，虽防之至严，然仍有一二飞入室中。苟有落于太后身上者，太后必号呼。有落于其食物上者，则必举所有而尽弃之。太后是日间之脾胃，且将以是而尽败。而其性情，亦至暴戾矣。当蝇之飞近太后侧也，必命立其左右者捕之。余固恒受此种命令者。然憎之之深，几与太后相埒，盖苟触之，其污秽之沾于手上者，辄诚盛也。

太后既病之后，起居不适者久之，而医士乃恒不离左右。太后所进之药，性味各殊，不独未见痊可，而渐转剧，且致寒热矣。太后畏寒热极甚，余等伺守其侧，无间日月。苟得间外出数分时者，乃于是时进食焉。其康豫时逐日所燃之香味，乃至此而恶之至切，不得稍近其侧。盖其特性也。花亦若是，平时爱之固甚挚，今亦不得近之。且以病故，其脑力终日不懈，致日间不能成眠，而觉时日之骤长矣。欲谋所以消遣之也，乃使一太监之知文字者，于日间读书。所读者大都为中国古史或诗词或他种学说。太监读于其前，余等待于其侧，而以一人按摩其胫，太后以此稍觉安适。如是者，逐日无或稍异。至太后痊愈乃止，约得十日以外。

一日太后询余曰：“凡病寒热，西医所以治之者，究为何药也？而告余者：西医恒以丸药食人。此诚险事。以丸丹果何物所制，殊不得而知之。中国之药，纯系草本，余有载籍，解其性味甚详。故恒能择其当者而服之。又有告余者：彼恒以刀剖人皮肤。在中国则以药治之可矣。李莲英告余：余之小太监某，腰生一疮，有劝之往医院中诊视者，彼固不知将何以治之也。乃西医竟以刀剖开其疮，使之大惧。继闻其不两日而竟愈矣。余为之殊惊异。”又续言曰：“一年前，一西妇来宫中，见余咳甚，畀余黑丸，嘱余吞之。因余不愿有以忤之也，乃受其丸而语之以少待服之。然余殊不敢轻尝，卒弃之。”余闻是言，乃以不明西药答之。太后于是又言曰：“吾固知北京居人，颇有服西医之药者。即余之戚某，亦时与此辈西人相往还，彼等恒不欲使余知之，余固尽悉也。无论如何，苟彼等服是而自陨其身，殊非余咎。盖彼等病时，余从未遣太医诊之故耳。”

太后病既痊愈，乃时时游湖，时乘无舱之舟，或乘汽艇，彼于此似甚爱之也。且恒欲至湖之西岸，其地水浅，汽艇无不深没泥中。而此种情事，乃颇足以悦太后，一若艇底见触，殊觉可乐。于时无舱之舟，驶近其侧，余等乃去汽艇而乘之，以达彼岸，而趋左近之山巅上，以观太监辈之所以出艇泥中者。盖太后生性，恒喜观他人之困难而以为乐。太监等知之甚悉。苟有机遇，必作此种行为以博其欢。若事非重要，彼固略一视之。但太剧烈，或有不慎之处，必重惩之。故必欲如何而能使太后愉快，则诚有难言者。

此外太后之特性，则无事而不查究也。例如余居宫中，凡太后食前，必进

糖果。食毕，乃以其余分给诸宫眷。当余等大忙时，恒不愿再设及糖果，故遂置之。乃不转瞬间，而太后即觉之矣。某日太后既食毕，步至窗前，隔玻璃以视余等之所为。旋得见太监等，方取所给余等之糖果而食之。时太后亦无所言，仅命将糖果仍复取回，俾余等视之，一若仍欲食之然者。余知此必有错误，因渠从未取之回也。太后见其所余者甚少，乃询谁食之至如是之多者。余等惶惧甚，未有以答之。余思之既久，念莫若实陈之为愈。盖决太后必知其究竟也。乃告渠：“吾等实甚忙，遂忘糖果，太监等乃取而食之。”并谓如是者非一次矣。余见得此机遇，俾以太监之行为告之，心中殊乐。太后答吾，谓彼苟欲给太监等，可自给之。惟以其慈惠所及，特留之以给吾辈者，而不自食，殊觉不虔敬耳。乃回首语余曰：“尔之言甚确，一如余有知者。”余甚喜。旋命此获咎之太监，罚俸三月以惩之。余知彼等于此，固不介意。盖彼等月之所得，恒有术使如其俸给者，不啻数倍也。及余返至休息室中，一宫眷语余曰：“尔此后毋再以太监事告之太后，彼等必谋所以报复也。”余问：“彼等乃仆役，究有何术足为吾害？”渠答：“彼等必以暗事相中伤，使尔人其中，而不自觉，此其常习也。”太监之恶劣，吾固知之。惟始终不明其以何术仇吾耳。吾料彼等，必不敢于太后前，媒蘖余短，故遂置之。其后，吾乃悉其所以陷害宫眷之术，盖务使太后误入其彀中，而与余等为难也。如太后语太监：某事应作，面嘱余为之。彼乃不告之余，而往告他人。如是，则太后必以余之侍之也，惰甚。而此人者，乃反得信任矣。虽太后及皇后爱吾至切，而与太监处，实非易事，忤之终非计耳。彼等自以为太后之仆役也，他人训令，恒所不受。终之对于宫眷等，时有所无礼。于皇后亦所不免。其余各事，无一如往昔。惟八月间，皇帝祀朝日坛时所衣者，红袍也。

方是时也，康格夫人来请私觐，盖欲一视太后之起居，且观画像之如何也。太后允之，并谕预备一切。此次偕康格夫人入宫者，除康贝尔女士及女教士外，尚有其戚二人来见太后。以其为私觐也，故诸宾均导之入太后私宫，而于其厅堂中接见之。即画士绘像之所。太后之于绘画，已不之耐，且时时为吾等言之。然见康格夫人等，则谦捻异常，且极誉所绘之美。今日太后性格之佳，为曩所未有。当嘱余命太监尽启诸宫殿，而示之来宾焉。太后导彼等，由此室以达彼室，并以中室之珍宝示之。卒乃至一寝室中休息，命取椅来，以款来宾。是时室中之椅甚多，然皆太后之御座，视之固与寻常所用者无殊。宫中定例：无论其为何椅，但一经太后用之，则谓之御座，非得太后命，无人得而坐焉。

是时太监等方携椅入，以备西归用。乃有一妇，竟误坐太后御座上。吾立见之，方未及以术令之使去，而太后已暗示吾以不耐状，吾于是趋此妇前，而

语之将有所示也。以此彼乃不得不起立矣。至此事之所以烦困者，则以太后固觉无人能坐其御座，然又欲余使此妇离之，而不明言其故也。既而余方瘁于译述，太后又低声告余曰：“尔视此妇，又坐余榻上矣，余等离此室为佳。”余乃导诸人入茶点室焉。既毕膳，各人与太后兴辞，而贻加尔女士以去。诸宾去后，吾等如常例，以各事报之太后。太后曰：“此妇甚可笑，既坐余宝座，又坐余榻，或彼不识何以为宝座耳。然若外人知其故，必非笑余辈也。吾人礼貌，胜彼等者多矣。尚有一事：方康格夫人由庭院中来，曾以一小包授之加尔女士，尔见之否？”吾答：“曾见渠与之一物，其状如包，惟中系何物，不之知也。”太后于是命余去，而问女士之果为何物。余于此际，所受太后之命令，奇特者极多。习之既久，颇能以吾之辞令，而达太后之训示焉。故余至加尔女士前，并不询之，惟期以术寻得之也。乃余遍寻其所谓小包者，均不之见，其中何物，更无从而知之矣。吾以是窘甚。盖以太后有所训示，无不立欲达之，如余今日所为者。时方事搜寻，忽一太监来，谓太后欲见吾，吾于是复至太后前。未及其语，而告以加尔女士方寝，俟其既醒，将必问之。太后曰：“吾殊不欲加尔女士，知尔之所为者，实吾之命。不者，彼将以吾为多疑也。尔今问之，切无言其故。尔固慧甚，当能是也。”有顷，余偕加尔女士步行，以至太后之宫，从事绘画。余见顷间所计议之小包，渠方携之行，为之大慰。既至太后宫，加尔女士语余曰：“天殊黑，尔可毋庸再坐，余绘太后之宝座可也。此间有杂志，苟尔悦此，可藉以消遣也。”余于是乃启其小包，始明其中实无他物。仅美国之月刊杂志耳。余既见之，旋即托辞，急趋至太后前而告之。詎知太后已外出游湖矣。故余复乘轿踵之。既至湖滨，太后见余，乃命以小舟棹余，至于汽艇，余尚未得暇与之陈说，而太后曰：“吾已尽知之矣，此乃一书，加尔女士曾授尔读之也。”余闻之大失望，此行诚无谓矣。固知此必太监乘最先之时机告之，然不料其竟能至于是也。太后今以是殊满足。仅询余加尔女士曾否疑彼寻究此事也。

余方欲归以至加尔女士之前，太后又呼余而言曰：“今尚有一事语尔，凡有西归来宫中者，尔可至帝前。苟彼等与帝有所语，尔可为译之。”余当答太后：“凡有外人来时，吾必与俱。”自念从未有与皇帝问答者。太后乃亟释所以言此之故，谓彼欲余之敬皇帝也与敬彼同。外宾来时，期余为之布置耳，彼之所言，余明知其非确也。盖太后欲时时防闲，不令外人之得间循诱皇帝，使之从事改革已耳。

八月十五日，则中秋节之典礼也，亦有谓之月节者。至月节之名之所由来，则由于中人率信月圆时，非真圆，必至此日，乃得其全。是日应行诸仪，全由宫眷为之指挥，于月之上升时，且拜之焉。其他典礼，与龙舟节者无不同。

太后之与宫人等。亦互有所献贄。节礼之终，则殿以戏。所演者月景也。相传：月中有一嫦娥，与之偕居者，为一白兔，名曰玉兔。按是剧所演，此兔乃逃之地上，变为一少艾。日中一金鸡见之，亦逃出，变一娇好之公子。彼等既相遇，遂相爱好。时地上另有一红兔，见此情状，亦变为公子，俾夺金鸡之情爱，而求悦于玉兔焉。惟其面色之红，卒不能变，相形见绌，未遂所愿。而金鸡之与玉兔也，相爱如常。此时月中嫦娥，知其所失，乃遣天兵捕兔去，而金鸡亦于是返日中矣。

八月二十六日，宫中又举典礼。方清之龙兴也，顺治帝以力征故，于八月廿六日，粮糈尽竭，不得已以树叶为食。其士卒亦然。盖彼时所可得者，仅有是耳。自是满人遂以此日为纪念，迄今不衰。满人于是日，无不尽屏侈靡，尤以宫中为甚。余等无得肉食，所餐者，仅米和莴苣之叶而已。且不得用箸，食物则以手撮之。虽太后亦无得或异。此盖欲使后世子孙，毋忘乃祖拓辟疆土，所受之艰阻故也。

八月垂尽，太后于春间所植之葫芦，将于是时收获，太后日偕余等去以观之。彼恒择其式之最佳者而采之，盖谓其腰之最细者也。且以细带缚之，使不改其形式。一日太后指一葫芦而语余曰：“此颇足令余思尔之著西衣时也。今尔之衣，尔必觉其安适矣。”当葫芦成熟时，乃割之。太后必以竹刀刮其外皮，而以湿布拭之，曝之使干。不数日间，辄作褐色。乃悬之而作颐和园中之饰品焉。有一室中，共有葫芦一万，其状各殊。至以布拭葫芦，俾丽其色，与所以刮之，以备宫中之用者，皆宫眷分内事也。惟余等中，除太后外，鲜有审慎及之者。一日余方从事于此，忽有一葫芦之老者，其顶为余击落，而此又太后所最喜者。余时不敢以所过往告太后。一宫眷语余：“莫若尽弃之而不言也，葫芦甚多，太后或不得而觉之。”余卒自决，莫若往告太后。苟有责罚，受之可也。而太后竟未尝以此有所烦扰，殊足奇异。太后曰：“此实太熟，其顶固将坠落，尔适以其时拭之，而遂堕耳。此殊无法可施也。”余告太后：“以余之不慎，自念殊惭！况此为老祖宗所悦者耶。”而此事乃毕矣。时诸宫眷均坐憩室中，亟欲知余之所以脱此厄者。迨既告之，佥谓彼等苟有犯是者，必遭呵责云，且均大笑，而谓：“悦爱者所事，无不佳者。”是言殊使余不自适。继以此事一一告之皇后，渠谓余以实言告太后甚当。并嘱余审慎，嫉余者颇多也。九月之初，菊花发芽，宫眷之责，应每日往整齐之，尽去其芽，每干仅留其一。以此则菊可肥硕，花开亦大，虽太后亦从事焉。太后于菊最精详，余等之手，苟不凉者，不得抚之。盖谓热手，将使叶之萎也。其花灼九月杪，或十月初则盛开。太后之于菊也，盖有奇能。能于菊之未萌芽时，道其花之形与色。彼恒谓此将作红花者，余等乃以竹片书其名于上，而插之花盆中。继又谓此

必白者，余等复如前法以竹片插盆内，而书其名。太后曰：“此为尔第一年之居宫中也，尔今见此，及闻吾所述者，必甚奇。然吾于此，鲜有讹误也。花开时，尔将见之矣。”此言诚然，盖无有不如渠所预述者。余等中无一能知太后奚以能辨别之故，且一无所讹。余曾询其故，而彼乃以秘密见答。

当此际也，画像之进行甚缓。一日太后询余：“果以何时而能毕之？”并询欧俗：“如此像者，应如何酬报之？”余答：“率以巨金为酬。”太后颇不然是，谓：“中国俗尚，以金钱见酬，殊见侮也。”彼意酬加尔女士以勋章，较以钱酬者优甚。此时余不克复有所言，然决意一俟有机遇，当再为太后言之。

九月间，有一俄国马戏来北京，致宫中诸人，无不互相道之。太后闻之既久，乃询其状果何似。余等既详告之，彼觉殊有兴趣，且谓颇愿一视之。时余母念苟以马戏来宫中者，诚佳事也。遂问太后以能如此否。太后闻是甚喜，并备置一切，以便戏此。各事既定矣，马戏中诸人及其所携之兽，均寓于吾等所居之左右。故余等乃出私资以饮食之。因欲以马戏示之太后，故所费亦不之计。其帐幕约两日始张成，而于是时，已有人以其所行之事，报之太后矣。方马戏开演之前一日，吾见太后退朝时，其状甚怒。余等乃询其故。彼告余母及余，谓：“有御史等，颇不以马戏之来宫中为是。因此等举动，从未有入宫闱者，乞太后罢之。”太后言时，大怒而言曰：“且视余之权力果何似也。余仅欲视一马戏耳，乃不能使人之不余逆。”吾思莫若给以资而遣之去，夫太后以为是者，余等固无敢违之也。乃太后思之有顷，跃而言曰：“彼等之帐幕固已张矣，他人将不计其有马戏与否，而其议论则同，吾必举之。”以是乃得如式举行。太后与诸宫眷等无不欣慰者。戏中有一段为幼女于球上跳舞，太后最悦之，且令重演之，至于数次。另有一段之有兴趣者，则摆棍戏也。满宫中人，除吾母及吾姊妹外，从未有见马戏者。太后于时，甚惧夫此人由摆棍坠下而自戕也。又有一段之娱太后者，则乘无鞍之马以竞技也。太后见是甚奇之。其为太后所反对者，则以提议携狮虎之类以来宫中也。太后意以此等野兽来宫中，殊不妥善，宁不阅之。马戏之主人，乃携一稚象来，作种种灵巧之技术。此颇足使太后愉快。主人见之，即以是持赠，太后受之。事后，余等试与之戏，见象竟毫不移动，乃弃之而置宫内诸象之中。

马戏所演者共得三段。于其结幕之先，其主事者语余，谓：“极愿以狮虎之戏相示，实无危险。且大有可视者在。”余等计议者久之，太后乃允其携入，但必置之远处，并不得纵之出柙也。

方狮虎等牵入场中时，太监乃尽聚而环绕太后之左右。不数分钟，太后即命携之去，而言曰：“吾实不之惧，第虑其万一逃脱，而伤他人耳。”此后全

幕遂终。太后命赏之银壹万两。彼马戏者反得巨资以去矣。

两日以后，余等犹共述马戏之价值。乃至是以往，太后述之，觉有大失所望然者。渠谓初意此必有奇异者在也。此亦太后特性中之一，盖无一事，而可使之愉快至于五分钟者。太后谓余曰：“外国技艺，吾从未见有奇异者。即以此妇所绘之画像论之，吾殊不能谓其精美，观之似甚粗率。且绘事物，又何必欲其呈彼前也。中国画家颇能绘吾之衣与鞋之类，仅一览足矣。吾意彼殊不能绘事也。惟吾之所言，尔必勿语之。”又续言曰：“方尔为吾坐，俾临绘时，尔与彼果何所言耶？”吾虽不明所语，然能见彼之语尔者，固甚多也。宫中事，尔均不可告之，且勿教以华语。吾闻彼时以各物之中国名问尔，尔亦必不可告之。彼之所知愈少，则裨益于吾等者愈大。吾知宫中实情，彼近尚无所知。惟吾等惩罚太监时，或事之类于此者，究不知彼果作何说。吾意彼必以吾等为野蛮也。某日逢吾之怒，吾见尔乃以画士他往，此诚尔之聪颖处。吾之性情，最好莫使之见，恐被将议吾之后。吾甚盼画像之即告成也，严冬将至，吾等应即启彼箱篋，而取冬衣矣。尔乃幼女，知尔必需之，况所有者，皆西服耶。且吾诞辰，又在下月，所有典礼，必将举行。而此后则将迁入三海，其将何以处此画士。吾颇拟令之归去，以居美使馆中，而日来三海，至事成而止。惟此举则困难甚。盖其途程，非如今之车行十分钟可达，将得一小时矣，纵此举可得满意之布置，其如冬令将迁入禁城何！尔试探之，彼果欲以何时成之也。

“吾得是机遇，乃告以”加尔女士急欲成之。惟彼逐日所绘者，为时太短。良以太后亲坐临绘之时间太促。且以加尔女士之画室，又与太后之寝室为邻。一至午后休息时，彼又不能不停其工作“。太后曰：”甚善，苟彼欲吾终日端坐者，则吾所有事，将全弃之矣。“又言曰：”吾知尔端坐已倦，故欲吾再坐耳。然吾已觉至烦厌矣。“余于此，乃不得不告太后，谓：”吾之端坐，不独不觉疲惫，且以得坐其御座，视为殊恩，方欣羨也。“继又告太后：”加尔女士实不悦余为太后端坐，盖不能如其亲坐之速。彼之于此，仅得谓吾奉太后命而为之，故不得不安之耳。“以后十日，余等无不大忙，盖以选备物料，预制冬衣，及太后万寿时余姊妹所著之礼服。所有冬衣，皆宫制，衣身为红缎，上绣金龙绿云，饰以金编，灰鼠缘之。其袖与领（皆外卷）则紫貂之裘也。当太后以此等服制语一太监时，皇后与余点首示意，余乃从之外出。皇后曰：尔去与太后叩首，彼赐之衣，而以貂裘为缘，实殊恩也。平时只有郡主衣之。”故余返室中，乃乘机与太后叩首，谢其所赐之殊恩焉。太后答曰：“尔应衣此，余诚不明其故，尔何故不应以郡主相待。夫郡主之非皇族者，固甚多也。凡有殊绩于国家者，无论何爵，均可赐之。尔之于余，较余所有之宫眷，为益至巨。且见尔于职务，无不忠荃。尔或以余于此等事殊不加察，其实不然也。尔可与

郡主齐位。吾之待尔，亦无不若郡主，惟较此为优耳。”旋回顾一太监曰：“其以吾之皮帽来！”此帽系紫貂制，饰以珠及玉。太后乃详述吾等之帽，与此略同。惟太后之顶则黄，而余等者红也。余以是不禁大快。除皮帽及宫装全裘外，太后又有裘袍两袭。其逐日所著者一羊皮，一灰鼠。太后继又赐余等四袭，物质均美，皆黑白狐裘也。且均以金编与绣花丝带饰之。此外又有衣两袭，一淡红色，绣蝴蝶一百。一红色，绣绿竹叶。短衣数袭，亦附以皮。皆太后之赐。又有坎肩数袭以足之。

方余由室中外出，一宫眷谓余大幸，而得如许赐物。且谓渠自来宫中近十年矣，尚未有如是之多也。余见渠似相嫉者。皇后闻是，特来与余等语，且告渠余来宫时，除西衣外，无所有也。苟太后不以相当者见赐，余将奚以自备。然宫眷之与吾齟齬也，此由其端倪耳。其始余殊不之置意，直至某日，有一宫女，以无礼之语相刺，渠谓余未来时，太后爱之固至笃也。惟余则答以彼无权可与吾计议。时皇后亦在坐，乃与彼等计论其所以待余者。并谓苟余得机遇，必举是以告太后。是言颇有效用，因此后，遂无有以言语相窘者矣。

一日，值太后下午休息后，余遇皇帝于途，彼方返其私宫也，仅有一太监随之，余以是殊奇异。此太监，盖帝所私有，深信任之。帝询余何往，余以往室中休息答。继谓其久不见余矣。余闻是而笑。因每日晨间，固无不于朝中见之。帝曰：“自画士来此，余遂无隙得与尔闲谈如昔日者矣。颇虑吾之英文，殊未有进步，盖以无人助我，而尔又日陪从画士也。吾见尔与之相处，殊形快乐。吾思此，盖以孤独所致耳。惟尔方监察其后，彼曾有所觉察否？”吾告以：“谨慎从事，殊未有所宣泄，想彼尚不致以监视见疑。”帝乃曰：“有谓彼为太后绘毕后，将复为吾画像，吾知此必流言也。吾颇欲知果谁言是者。”吾告帝：“吾今乃始闻其说，故不可以相告。”继询伊：“果否欲画一像？”乃仅答曰：“欲吾答此，殊属为难。惟吾究应绘与否，尔知之稔矣。吾见太后摄肖像甚多，下至太监辈亦有之。”吾闻此，立明其意之所在。乃询帝：“果以小摄影器来，为摄影，究愿之否？”帝状呈惊异色，而询曰：“尔亦能摄影否？苟此举而不危险，俟有机遇，试为之可也。尔必毋忘。但行此必审慎耳。”

于是帝又变其语词而言曰：“今且有暇，可相话语矣。吾欲有所询尔，望尔必以实告。外人之于吾也，其意见果何似耶？曾以吾为有法行与睿智者欤？吾固亟欲知之也。”乃吾尚未能有所言，帝续言曰：“吾固知之甚悉，彼等视余，固等于儿童，而无足轻重者也。其语余来，果如是否？”吾当告以：“外人之询余者颇多，然仅询帝为何如人，而彼等意见，特未之及。其得而知之者，仅谓帝之起居康豫耳。”帝又言曰：“苟彼之视余，而有所谬误，则

宫廷间守旧之笃，实尸其咎。自余御极，殊不欲有所言，或有所建白。卒之外人，见余无所事也，乃相率目余为庸碌者矣，吾知其然也。再有询尔者，尔其以吾所处之地位实答之。吾素抱宏愿，期所以利达吾邦家，而吾非元首，不能达之。尔之所知，虽以太后之权势，恐尚不足以变更中国之现状。纵曰能之，亦非所愿。吾恐改革之期，尚不知何日耳！”

帝又谓苟能允彼游行各处，一如欧洲君主者，则事之佳妙何极。惟彼之于此，则永无望耳。余当告帝：“圣路易博览大会，诸亲王中，多有愿往视之者。苟此事而能善为布置，则吾国与各国之殊异，以及俗尚之区别，彼等见之，可尽知之矣。”帝于此颇觉踌躇，盖以前此从未有允是类之请求者。

余等话语甚久，所言者多西国俗尚也。帝谓颇愿一游欧洲，观其政事，究如何措置者。

方是时，忽一太监来，谓太后已醒。余于是乃匆匆向彼室中去。

今至十月矣，其第一日雨雪，太监请训太后：谓其诞辰之庆礼，仍如往时于颐和园中举行否。颐和园者，太后之所乐居，曾如上所述者也。故彼立允其请，而谓种种典礼，一如往时，预为布置。于是总管乃以一名单，上书各郡主之姓氏及其爵位。又一名单，上书满洲官吏之妇女姓氏。呈之太后，俾伊选择，果谁氏而为太后所欲以来宫中叩贺者也。此时太后共选四十五人，此诸人者，俱各以太后之命召之入宫。当此际，余方立于太后座后，彼四顾而言曰：“曩时吾诞辰之庆礼，率不欲招致多人，此次实出例外。盖欲使尔一见彼等之装束，与其于宫中仪则，果如何茫昧耳。”

此次典礼，以十月六日为始期。加尔女士已返寓美国使馆。余母余妹及余，乃返宫中。六日破晓，太监等乃以各色之绸，饰循廊，且于各处及树之中，悬灯笼焉。约七时，祝寿者均至。余见之，始深然太后之言。太监乃导彼等于诸宫眷之前，惟状甚羞缩，鲜有所语也。继复导之以入于憩室，其中人已甚众。吾辈宫眷，皆退立廊下。其中颇有衣饰华丽者，惟其颜色甚古，状态亦丑陋。余等视之既之，乃趋太后前，而报告各事焉。

太后凡值际会如此次者，其神志绝佳，于时乃多有所询问。继于他事中，询余等曾于来宾内，见有老妇人，而衣著如新妇者，独渠一人也。今召之来，以其曩时曾与宫中有关系故。太后又谓彼尚未亲见其人，惟知其甚颖慧耳。乃余等尚未见之，意彼或未来也。

太后装束甚速，既毕，即入厅堂中。太监总管乃以诸人入，引见太后。余等宫眷，排列成行，立其宝座后。彼等既入堂中，有叩首者，有请安者，又有并不致礼者。其实似无一人知其应如何而可。太后与之略作逊辞，并谢其贺礼。

今余且述太后之为人，凡有所赠，或有所事者，虽至微，彼恒谢之。此盖与常人所述者，大相殊也。

时太后明知诸人无不张皇也，乃谕总管导之入各人之室中，并嘱其毋庸客气，且去休息。各人乃双趺踟，不知其应去与否。直至太后谓余等曰：“可导之去，以觐皇后焉。”

余等既至皇后之宫，彼等觐见如仪，且不似前此之羞涩矣。皇后乃告彼等：“苟欲详知各节，或于宫礼无稍差误，宫眷中无不愿告之者。”且决议每宫眷一人，各任来宾数人，授之仪节。以初十之典礼，苟有谬误，诚不美观。故余等乃从事均派，人各得来宾若干，以监督之，且以所应行诸礼授之。

值太后午后休息时，余乃往谒诸宾之任余职内者。诸宾中，太后所述之新妇在焉，故往见之。颇使余爱其为人，并觉伊殊有趣致。伊固显然曾受教育者也，与多数之满洲妇人，殊不相类。且见其诵读绝佳。于是余乃以应行各事，详为彼等解释，并对于太后之应如何称之也，至此一端，余不稔以上曾述之否，无论何人与太后语，则称之为老祖宗；自称也，不曰我，而曰奴才。凡满人家族中，其仪则仿是。代名词之你我二字，率以父亲或母亲及男或女代之。太后于此等仪节，注意最严。由此日至于初十，此四日间，诸来宾乃学习宫仪，并往剧场观戏。

每日之晨，余等均往侍太后，并以前一日所遇之兴趣事报告之。继则先行以赴剧场，而立於院中，以俟太后之至。太后到时，各跪下。俟其既过，以达于戏台对面之室中。其跪也，排列成行，皇帝居首，后次之，皇妃又次之，其后则郡主宫眷，而来宾为之殿。其初两日，各事无不如仪。乃至第三日之晨，帝忽回顾言曰：“太后至矣！”帝固余等之表率也，于是不无不跪下，帝犹一人独立，视余等而笑。太后实未至，固不待言，诸人亦因之俱笑。帝之于戏弄也，最形欢愉。其他则绝无如是者。

初九日夜，宫眷中无一眠者，盖欲于初十之晨无后时也。所有来宾，均嘱之以轿先行，至某山顶太后之特别朝堂而迟吾辈。彼等须夜间三时抵此，余等则稍后，约在破晓。有顷，太后至，而庆礼于是始焉。此次庆礼，与皇帝万寿无稍差异，前已述之矣，无庸再叙。其异者仅有一端，盖于是日侵晨，吾等仍需有所进献，且每人各进鸟百头，其类各殊。每年太后万寿，率有此奇特之举。盖太后必以其私资购鸟万头而释之也。方鸟笼悬于丹墀中，其状殊可悦。太后于此必选一吉时，而太监等携笼随之去，今之所择者为午后四时。太后乃携诸宫眷至一山顶，顶上有庙，先焚檀香，而后祷于上帝。太监等乃各携一笼。跪太后前，太后一一启之，目睹鸟之飞去。且祝上帝，毋令之再见捕也。太后作此举，状极庄重。而余等方互相私语，计议群鸟中以何者为最美而可畜之者

。此诸鸟中，有鹦鹉数头，有淡红者，有红与绿者，各以细链锁架上。乃太监既断其链，而鹦鹉并不移动。太后曰：“甚奇事！每年均有鹦鹉数头之不去者，恒由吾畜之，以俟其既毙。尔等其视之，必不去矣。”方此时，总管至，太后乃以所遇告之。伊则立即跪下而言曰：“老祖宗大吉！此鹦鹉盖知老祖宗之慈爱，宁愿居此以侍奉耳。”此举名曰放生，功德事也，且必获酬报于天上。

时有一宫眷询余，鹦鹉之不飞去也，于意云何？余谓此诚奇事。彼曰：“此甚易见，何奇之有？彼太监者，奉总管命，购之已久，而教练之也。当太后午后休息时，必携鹦鹉来此山顶以驯习之。其目的所在，仅欲博太后欢而愚之耳。盖如此可使之愉快，且自信其仁慈，下及无知之禽鸟，亦且乐与之俱。”又续言曰：“其最可笑者，则当太后纵鸟时，太监等方于远山之顶，捕而再售之。彼太后之祷。虽诚切祝其自由，乃不转瞬，而旋又被捕矣。”

万寿庆礼，延续至于十三日始止。各人均一无所事，且均快乐，而逐日演剧焉。十三日之暮，乃告来宾：典礼已终，各自预备，翌晨而去。是晚彼等乃各向太后兴辞，而于次日离去。以后数日，余等以将迁入三海之故，从事检束，无不冗忙。太后取历书，择得二十二日迁居最吉。故二十二日晨六时，宫中诸人，尽离颐和园而去。时大雪，途行极艰，余等乃以轿行，一如恒昔。太监等亦各乘马，不役之充轿役矣。途中马之倾跌于滑石上者甚多。而肩太后之銮舆者，亦有一人倾跌，致堕太后于地上。遽然间，余颇意其有骇闻事发见，马蹄得得，太监狂呼，曰：“停止，停止！”继闻人曰：“趣视之，彼未死耶？”于是各人停轿不前，而道途亦为之阻塞。此盖入西门时，銮舆行各路上所致。其后余等见太后驾已息于道旁，于是乃下轿趋面前，以观所遇。此时议者纷纷，各有惊色。余亦以是惶甚。旋即至驾前，见太后神色安详，坐而谕总管，嘱其勿惩轿役，以途湿而滑，非其罪也。而李莲英则谓“此殊不可，盖必其不慎所致。肩老佛爷之銮驾，竟敢不慎至此！”语毕，回首顾掌刑者而言曰：“于其背上，笞八十可也。”而此可怜之轿役，方跪泥泞中，敬聆是命。于是掌刑者携之至于百码以外，踣而捥之，笞八十者，为时至速。而此人旋即起立，一若行所无事者然。致余甚讶其状，固甚镇静也。余等于时乃候一太监以茶来，而以之进于太后。且问其曾蒙损伤否。太后笑而言，谓殊无事。且命余等先行。今且述彼茶也，此茶太监等必恒备之，携一小炉，与之俱行，并备热水。至宫廷迁移时，虽亦备之，然鲜有用之者。

时诸宫眷仍由径路趋三海，备先太后而于其到时迓之。余等候于庭院中者既久，冻几僵矣，而太后始至。余等俱跪，俟其既去而止。继乃随之入宫。

方雪之既霁也，太后乃定以次日往觅一地，俾加尔女士之继续绘事焉。余谓莫若稍待，俟女士既来而自觅之，必能择一地可适当于工作也。太后谓此殊

不可，苟俾伊自择之，必将取彼所不能至之处。盖宫内禁地甚多，不能令女士去也。故于次日，太后乃与余外出以觅之。觅之既多，终嫌太暗，其后乃得一室在宫之湖边者。太后曰：“此则甚便，尔之来去，或以轿，或以舟也。”吾见此地，苟以轿行，必得四十五分钟始达宫门。若以舟则可稍速。余初甚盼寓居宫中，与太后共晨夕。然计议之后，终不能达。盖以加尔女士，仍寓美国使馆，设令其独自出入宫门，殊非计也。故太后谓余：莫若寓吾父处，晨与女士偕来，暮则与之同归也。此事于余，惟觉欣慰。胡除遵太后命令外，亦遂无他说。

其翌日，加尔女士来宫中，见所选之室，俾之工作者，尚觉不甚愉快。其最所不悦者，则谓此室之太暗也。于是太后乃命窗牖之蒙以纸者，易以玻璃，而此又使室之太亮。加尔女士请悬以帘幕，俾聚光于画上。方吾以其所请告之太后，太后曰：“举宫中事物而变易之，除其适吾者外，此诚第一次也。”其始余则易其窗牖，彼犹不自惬意，而索帘幕焉。吾思莫若举屋顶而尽弃之，彼或可安适也。然余等仍以帘幕悬之。俾遂女士之意。当太后审视画像，以观其进行之奚若也。其际，谓余曰：“余等以此像也，几经困阻，乃吾终虑此将不能有所奇异。吾见坎肩上所绘之珠，其色乃各异。有白者，有淡红者，且有作青色者，尔可以是语之。”吾于是乃竭力解释其故，谓加尔女士绘此，一依其所目睹者，因光之影以异。但太后终不明其说，且询余能见其有青色或红色者否。吾乃又释此乃光线射于珠上，所呈之颜色也。而彼仍谓彼所见者，除白者外无他色。然至此，觉彼亦殊不以此烦困矣。

太后寝室之在三海内者，其左近一室中，有塔一，高约十英尺，而以檀香雕成者。塔内佛像种种，太后率于晨问拜其下，其礼仪则太后于塔外焚香，而命宫眷一人稽首佛前。太后告余：“此塔之在宫中百余年矣。”其诸像中，有观音大士之像一，高仅得五寸，而以纯金制成。其中空，脏腑无不备，系金玉制。群信观音之权力极大，而太后每于困难时，必拜之。且谓彼之所求，恒有灵验。太后曰：“此必然也，方余祷时，靡不诚切，非若尔辈女子，稽首其前以尽职也，而旋即匆匆去矣。”太后继谓彼颇觉中国人民，废弃其祖先之宗教，而信基督，至觉悲悼也。

太后于中国旧有之邪教，而涉及三海者，信之最笃。一日方话语时，太后告吾：“凡有所见，毋惊惧也。”彼谓恒有人与尔偕行，而忽不之见，此常事也。且述此为狐，特作人形，以自适耳。彼等居三海中，或将数千载，具有权术，以变形状，一如所欲。且谓太监辈，固必告余为灵魂或为鬼也。但殊不确，此盖灵狐，并不伤人者。乃数日后，竟有一事，一若证实此说者。是夜，余之火已灭，乃遣余之太监，视他宫着中是否有未眠者，若有之，试取热水来。渠

去时，曾携灯笼与俱。乃旋即趋回，面白如垩粉。即问其故，渠答曰：“吾见一鬼女也。彼来吾前，灭吾之烛，而旋即不之见矣。”吾告彼：“此或一婢女也。”但彼曰：“非是，宫中诸女，靡不识之。若此人者，从未之见。”彼坚信其为鬼也。吾告彼：“太后曾谓此间无鬼，或狐而人焉者。”彼答曰：“此非狐，太后谓之为狐，以彼惧言鬼耳。”彼遂告余：“数年前，总管李莲英，行于太后宫后之广院中，见一少女，坐于井侧。渠乃去询其所事。但稍近之，则见坐于此者，尚有数女。及至其前，诸女乃徐徐跳入井中。渠于是大呼。一侍者以灯笼趋其前，渠以所遇告之。而此侍者，乃告渠无有能跳入井中者，以其上尚复以巨石也。”余之太监谓：“多年前，确有数女子，投此井以自戕。李莲英所见非他，即其鬼也。中人率信人之自戕者，其灵魂仍存在于其地之左近，以勾引他人而为之替，彼乃得投生以去故也。”吾当谓：“素不信此，且极愿一目睹之。”彼答曰：“苟尔一见之，必不欲再见，盖此已足使尔惊悸矣。”

以后事，一如常，至十一月初一，太后乃降谕宫中，谓：“十一月内，先皇之忌辰甚多，照例所演之戏，一律停止。而宫人所衣，亦应变易，期当于礼。”是月九日，皇帝往祀圜丘。帝于是日前，静居私宫三日，除其太监外，不与一人语。虽皇后，其妻也，于此际亦不得见之。凡大祀，无不如此。

此次典礼，与其他诸祭事无不同，惟有豕耳。豕既屠后，供庙内之祭坛上。历若干时，乃分赐群臣。凡食肉者，以为必获利达。而得此赐者，则为太后莫大之殊恩也。其他异点，则皇帝必亲诣行礼，无论如何不得命群臣代。至其故，则以旧律：国内有犯罪至大辟者，由帝亲定死书，而归刑部掌之。及年之终，以被戮者之姓名，书之黄纸上，而献之帝。当祀圜丘时，帝乃取此纸而焚之。备达天听。而其先祖，亦得以知其所为，一本法律，而无不当者。

其祀圜丘也，则在禁城中举行。太后虽不悦此地，然亦命宫廷暂移是处。其故，盖不欲片时之离皇帝左右也。故余等又复迁入禁城中。大祀既毕，宫廷本欲迁回三海，但是月十三，为康熙帝之忌辰，故决议仍居禁城中，俾行礼焉。康熙帝御临中国，得六十一年，为自古诸帝中之最久者。太后告余等，谓彼之雄伟，为中国所未有。其记忆力之强，尤吾等所当尊敬者云。

十一月十四日，早朝既毕，太后告知余等：“俄日将于旦夕启衅，心焉忧之。虽两国之事，与中国无与，然颇虑其战于中国境内，则无论孰胜孰负，终有不利于中国也。”当时余等，亦不甚注意。乃翌晨，忽太监总管报告太后：走失太监五十人。众以诸阉无端出此，莫不惊讶。按太监公毕之后，例准自由入城，惟须于闭宫门前回宫而已。乃至次晨，又报走失太监者百人。太后闻之，恍然悟曰：“吾知其故矣，若辈必闻吾语，谓俄日将有战事，恐义和团之

变，再见今日，乃相率而逃耳。”向例太监有逃者，则缇骑四出，苟见捕者，必按律惩治。此次太后传谕：“免予侦捕。”乃某晨，太后素所亲信之某阉，又不知去向。太后知之大怒，谓彼平日对于此阉，备极优渥，今乃获此报酬。乱机甫萌，而先逃脱。言次不胜懊丧。即余也，亦尝见太后遇之极善。惟以其人，专事媒孽宫眷之短，故于其去，殊觉漠然。

此后阉人之逃者，日有所闻。太后乃决计移居禁城中，俟至来春再作计议。

余尝以阉人私逃之故，问诸余阉，据谓此正如太后所料，盖恐复遭变故之如义和团者，而不得摆脱耳。即太后宠爱之太监，亦与余子同逃，并不足为异。继又告余：“虽李莲英其人，亦全不足恃。往年拳匪之乱，两宫出狩西安，李竟托病后行，俾前途万一有变，渠可脱身以去。”旋又谈及李之阴狠：“无辜良民死其手者，不计其数，尤以阉人为众。李权倾宫闱间，有干犯之，或因事而触其忌者，辄不得幸免。李之去若辈，易如拂尘耳。”又谓：“李夙有阿芙蓉癖，恣意吸食，为量甚大，宫中多不之知。即太后亦不之觉。”盖宫中禁食此物固甚严也。

自是每晨，辄闻俄日两国之惊耗，宫中诸人，渐为震恐。一日太后召宫人集其前，谕令：“勿自惊扰。果有事变，与吾人无与，决不致波及。吾人祖宗之灵。实孚佑之。而今而后，殊不愿闻再有道及之者。”乃太后复召宫眷，集其寝室，谕令：“祷于先人之灵前，乞加冥佑。”于此可见太后之焦急，正与吾辈无殊。彼虽谓不愿闻人谈及此事也，然且时时亲述之，似终难释然于怀者。一日与余等闲谈之际，而谓外间实在之消息，颇愿日有所闻。余谓此事良易，仅须有西报数份，及路透特约电一份，即能知其最近之消息矣。太后闻此，为之踊跃，即命以余父名购之，每日送至余父处，转送宫中，由余译吴。余谓余父固尝订阅各报也。乃遵太后所谕之法传递焉。太后每晨视朝，余即以其时，将战事消息，译成汉文。诘意战电至者，络绎不绝。以余一人之力，殊嫌不济。因告太后，改笔译为口述，俾电报随到随告，庶期简便。太后颇关心于西报之新闻，不特命余译述战事消息，凡其中有兴趣者，命悉译之。而于欧洲各国元首之行止，尤所注意。且以其举动，外人无不知之者，深为诧异。乃谓余曰：“此间稍觉机密，盖宫外人，无一得悉宫内事者，固不特吾民然也。若彼等能略知一二，则凡百流言，或可因以而息，未始非佳事也。”

余等寓居禁城时，加尔女士仍每日从事绘像，曾予以美室一间，彼寓其中，似极安适。太后复命余，予以种种便利以佐助之。盖太后已以此事，心生厌倦，而冀其早成也。彼罕至加尔女士之室，偶尔过之，则状至殷勤，遇之者一若彼以观画为一生最大之乐事也。

是月中，宫闱诸事，极无聊赖，以忧戚也。一日太后谓拟率余等周览禁城。余等乃先至朝殿，见殿之制，与颐和园微异。入者须历阶而登，阶以白石为之，可二十级。左右有栏，亦白石。阶岭有臣廊，绕殿之四周，支以巨栋，上敷朱漆。沿廊之窗，刻镂极工，作各式之寿字形。殿内铺以方砖。太后谓此乃坚金炼成，历数百年矣。砖色奇黑，似敷漆者。且极滑，步履其上，辄虞踣蹶。殿中陈设，与颐和园及三海中者同。惟御座乃紫檀木制，上嵌各色宝玉焉。

此殿仅于太后万寿日及元旦，用以行朝会礼，余时罕用之。而西人则从无登之者。平日朝觐，则在较小之殿行之。

余等在殿中盘桓少顷，即往游帝居。其宏敞远不及太后，惟陈设极精美耳。为室共三十有二，多弃置不用。中所陈设，同一华美。室后为皇后之居，规模更小，共二十四室。内有三室，特分出以为妃嫔之用。帝与后之私宫，虽相密接，然无交通之径。盖二宫皆缭以回廊，远接太后之宫。此外尚有数屋，则为宾客休息之所。且有数屋，封锢极严，空耶实耶，似无知者。太后谓彼亦未尝入之，以封锢已有年矣。即通此屋之入路，亦常紧闭。余等之过其地，惟此次耳。其屋与宫中他屋迥殊，状极陈昧。足见年代之悠远矣。太后且谕余等毋得道之。

宫眷之屋，与太后居相接。惟室之窄隘，居其中者，几不能旋转其身。冬季尤苦寒。仆役之居，则在余等寓处之尽端，无他径可适，入者必经余等之长廊。而入余等之居，则须过太后之廊下焉。此乃出于太后之意，备监视余等之后。而凡有出入者，亦得悉之也。

太后继乃导余等至其宫中，吞吐而言曰：“吾将有所示，实尔等所未见也。”余等乃入一室，与其寝室相毗连，彼此通以狭径，径长可十五英尺。两壁施漆，绘画颇美。旋见太后语其扈从之太监。是人即蹲身移去此径两端之木塞，其塞实墙其之洞中。余乃知向以为坚壁者，实可移动之画板也。画板既开，露出一室。室无窗，光由屋顶入。四隅置巨石，石上有黄垫座位。垫侧置香炉，各物皆呈古色。此外则毫无几案之属。室之一端，复有一径，与前径相若，亦设画板。板后有室，室后有板，层层相隔，不知凡几。质言之，全宫之壁，皆有此径，中藏一密室。太后告知余等：明季宫闱，尝用之以行种种事。皇帝欲独处时，则居之。太后尝用一室，以藏珍宝。拳匪乱时，太后于西狩之前，曾将珍宝秘藏此处。回銮后，启室视之，安然无恙。匪徒之劫掠皇宫者，固无一疑及尚有此地也。

余等既回至廊下，视顷间所离各室，则除墨色石墙外，一无所见。其隐奥有如是者。至太后之厌居禁城也，其故虽多，然亦因其中多怪诞事耳。即太后亦有所不悉。太后曰：“如是处者，即余亦不乐道之，恐人疑用是以行各项事

务也。”

余在禁城宫中，曾遇同治帝之妃三人。帝崩后，三妃皆寓禁城中为太后作女红，以消磨岁月。余既与之遇，乃知彼等皆深受教育者。中以瑜妃，尤为颖慧，能诗工乐，堪称中国女子中之最有才智者也。且于太西各国之掌故俗尚，亦无不了然，令余为之惊服不置。彼于各事，似无不知其大略。余尝问之：“奚以畴昔从不之见？”彼答“非太后召，则不入觐。今太后既来禁城，故日谒之也。”一日余接诸妃书，邀余过从。其居屋与城中他屋分隔，而宽敞亦不及之。陈设简朴。仅有太监及女仆数人，供奔走焉。诸妃自称：性习宁静，鲜有宾客，块然独处，自乐其乐而已。至瑜妃之室，则图书四壁，颇饶雅趣。并出诗数章以相示。中多凄戚之音，有所感也。妃殊主张设立学校，以教育女童。盖以其中之能写读者，如风毛麟角也。并勸余随时以此言进之太后。妃并主张以泰西之治，施于中国，惟殊不欲延用教会中之教员，因若辈常借他题，以发挥其宗教主义，恐招华人之忌也。

十一月垂尽，太后召见直隶总督袁世凯。是日适为休假日，加尔女士出宫游憩，故余得暇以随太后视朝。太后问袁：“对于日俄战事，有何所见？”袁称：“两国虽已构兵，然决不致牵涉中国。惟战事既定，则满州必多事矣。”太后谓：“吾亦深知之，以两军战于中国境内故也。策之上者，惟有严守中立。良以中日一役，国力已颓，不能再以干戈相见。”又谓：“今当严谕各官员，慎勿干与此事，以免外人有所借口焉。”

太后继问袁对于战事结果之意见，胜利属之谁也。袁谓：“事极难决，日人其或胜乎？”太后谓：“日人果胜，吾忧可以稍释。第恐未必能然耳。盖俄地广兵众，胜败犹未可必也。”太后于是又言中国之近况，谓：“中国苟不获已，而与他国构兵，则恐无立足地矣。吾国武力废弛，诸无预备。既无海军，又无训练之陆军。质言之：实一无可以自卫者。”袁世凯仍安慰太后，谓：“就中国现势论之，无庸虑有战祸也。”太后谓：“总之中国今当自醒，以力行政事。惟不知从何措手耳。殷望中国，得在世界列强之中，占一优胜之位置。时有疆臣奏请变政，惟以议论纷歧，殊未见有进步也。”

袁世凯既退，太后复召见军机大臣，告以顷间与袁世凯所语。彼等乃无不赞助，而谓当力求振作也。并对于国防等事，各抒意见。讨论后，某亲王谓彼虽赞成变政，惟极反对变服装，易起居，而去辫发也。太后深讳其议，谓：“中国礼俗，素称文明，今以不及者为代，非智者所为。”既而退朝，一事未决。此不独今日为然也。

后此数日，除战事外，绝口不谈他事。太后连日曾召见各将帅，惟以朝仪素所不谙，既临太后前，皆手足无所措，见者为之失笑。诸武员之献议，多无

意识，不知所云。太后某次尝语及海军之羸劣，良以吾国实无训练之海军士官所致。某将答称：“中国人民，较各国为众。至战船而论，吾国有河湖炮船无数，商船若干艘，大可用以临阵。”太后闻之，即命退下。谓“吾国人民固众，然大都与彼相若，颇不能有所裨益于国家也。”此人既退，众乃笑不可忍。太后止之，谓：“彼殊觉无可笑者，以若人也，而居海陆军要职，深为恨恨耳。”一宫眷问余：“太后胡为闻此人之言炮船也，遂致盛怒？”余告以：“虽以全数抵御战舰一艘，殊无济也。”宫眷闻余言，为之咋舌。

十一月既晦，两湖总督张之洞抵京，即觐见太后。太后谓之曰：“尔为老臣之一，日俄战争究与吾华有何关系，其陈所见，且直言无畏。苟其事有必至者，余可早为预备也。”张之洞答称：“无论此战之结果若何，而吾国之满洲，恐难保不以利权，让与各国以通商矣。此外则决无他虞。”太后又将前此召见各大臣，讨论变政之议论告之。即据答称：“吾国尚有余暇，从事改革，惟欲速则难期完美。且当于措置之先，审慎筹画。就其个人之意而论，改革之举，出以操切，其计至愚。”又谓十余年前，彼于改革极不谓然。今以大势所趋，时局迥异，不得不稍稍行之，惟起居一节，仍当谨守旧制，而祖宗遗训，不能轻弃也。简言之，仅劝采用西法，以补中国之不足。余无所陈。太后因张之洞之意见，殊确与之吻合，颜色之间，颇露悦意。方太后召见大臣时，帝虽与焉，惟默然静听，不发一语。太后虚应故事，辄询其意见。而帝之所答，则无不与太后之见同。其议遂决矣。

关于佛教诸典礼，以腊八粥为最重要，于每年十二月初八日举行。相传如来佛，尝于是日乞食，得米与豆，归而作粥，以均飧诸僧。其后遂永以是日举行典礼，以志不忘。其意盖谓于是日节食者，如来必福之。故所食仅米与果豆之类，相杂为粥。不加盐及其他滋味，几类淡食，殊难下咽。

余等今将扫尘，预备度新年矣。所有各物，悉数取下，重事检点，若影像图画以及器用等件，亦无不细加拂拭。太后又阅历书，备择吉日，以始事焉。继择定十二月十二日大吉。先期余等皆已奉有训令，故于十二清晨，乃各从事于此。中有宫眷数人，奉命取下佛像而拂拭之，并为之制新帷幕焉。其余事，则由太监为之。余问太后：“所有首饰，须拭擦否？太后答称：”除彼外，无有用之者。故不需此。“各物既悉当太后之意，而拭擦一清矣。渠乃预备一名单，为所欲召之人以参与除夕礼者。此礼于岁之末一日举行，与欧洲每岁除夕夜所行者相似，所以表辞别旧岁之意也。向例于两星期前，邀请来宾，俾宽以时日，使克预备。太后并命为宫眷制新冬服焉。此服与余等现所衣者之殊点，惟灰鼠之出锋，代以白狐者耳。其次则制糕矣。此盖于新年，用以供佛及祖先者，必由太后亲先制之。太后既决定制糕之时期，故宫眷等乃齐集一室

，室为专供此用者。于是太监携入米粉糖酵等物，合而揉之，以成方块，置蒸笼中以熟之。糕隆然起，如面包然。群谓隆起愈高，则神悦愈甚，而制者必获吉祥。太后所制之糕，熟时颇佳美，于是众皆贺之。太后大悦。旋命宫眷，人制一方。诂意熟时，竟无一佳者。余乃第一年为之，尚有可恕。而其他宫眷亦不见佳妙。何也？私问其故于某宫眷，渠答曰：“何谓乎不能哉？余特故意出此，以取悦太后耳。余即不能胜之，亦能与之相若，然恐转有不利也。“余等制糕既竟，乃命太监为之，无一有不佳者。

其次乃备小盘，盛各种鲜果于内，饰于冬青等之枝叶，供于佛前。次乃取玻璃盘，盛以粮食，预备祀灶。相传腊月二十三日，灶神朝天，一奏岁间吾人所事，至除夕而归。至以粮食祀之之故，盖欲借此以缄其口，不致多言也。糖食既备迄，余等乃至厨下，置祀物于灶前之桌上。灶特置此，以备祭祀用者。而谓庖人之首领曰：“其善守视之，灶神将以尔一年间之所窃，陈白无遗，将惩尔矣！”

翌晨，余等偕太后同至朝殿，太监预备黄色红色湖色斗方大纸，磨墨以待。太后乃握笔蘸墨，书福字寿字。既而稍倦，则命宫眷代书，或命能翰墨之官吏书之。书毕，分赏诸宾以及群臣。其得太后亲书者，则为莫大之荣誉焉。咸于新年之前数日赏送。是时各省督抚等，贡献新年之礼品，络绎而至，收到时，辄呈之太后。其合意者留用之，不则付诸储藏室而下键焉，大约永不视之矣。贡品中有小件器具、古玩、宝石、绸缎，无物不具。虽衣服亦有之。直督袁世凯所贡者为黄缎袍一件，以各色宝石珍珠，缀成芍药花，其叶以翡翠为之，光彩耀目，价值甚巨。所缺憾者，分量过重，衣之殊不适体。太后初见时，似颇爱之，故第一日即试衣之。后乃弃之不顾。虽余以此衣之华丽无出其右，屡请太后衣之，卒见拒。某日太后接见外交团，余谓太后莫若衣此。太后未允，然亦未言其故，故外间之人，无一曾见此奇服者。

其他珍品，则两广总督所贡者也。中有珍珠四袋，袋各数千粒，体圆光足。若在欧美购之，价必奇昂。惟太后珍宝甚富，珍珠尤多，故仅赞以甚好二字，亦绝不以为意也。皇后及宫眷，每逢新年，亦须有贡献，大抵乃手出之品。如鞋、巾、领、袋等物。余母及余姊妹所贡者，为面镜、香水、香皂、及其他之美妆品，盖皆由巴黎携来者。太后因正缺此，极形感悦。太监及女仆等，则各贡奇异之糕点食品。

贡品之多，堆积数室，惟余等不得太后命，不克移动之。宫眷等亦互相有所赠送，而彼此常易混淆，殊可发噱。余曾收得赠品十余事，余乃决意以同侪中之赠余者，转赠他人。诂意翌晨，有某宫眷赠余绣花手帕一方，余一见之，即识其为余物，曾用之作新年赠品者，余乃明言之。而该妇答曰：“奇哉

！”余方诧异，尔何为以余赠尔之物，而还赠与余。于是各人大笑。逮彼此比较赠品，则见诸人之中，收回赠人之礼品者，几过半数，则更可发噱。因俗解此纷乱也，乃将各人之物，堆积一处，散乱而均分之，无不满意而去。

新年之前约七日，停止朝觐。印皆上封。至休息期后乃启之。在此期内，太后停办政务，各事益见舒适。而太后亦以拨除烦冗，从事燕息，殊觉珍惜此时间焉。余等工作，除择其安乐者外，他则无所事事，至年之末日而止。

三十日之晨，太后乃祭诸佛，次及于先祖。祭毕。来宾有至者矣，迄于旁午，至者约得五十人。诸宾中之主要者，为太后之大公主，醇王福晋，洵贝勒福晋，涛贝勒福晋，恭王福晋，以及庆王之眷属。之数人者，皆时来宫中者也。其翌日，尚有郡主数人，全非皇族。惟其爵位系出自特赐者耳。此外又有满吏之女，且有多人为余所未曾见者。是日午时，诸宾既集，乃觐见太后。然后各归私室，备事休息。午后二时，诸宾群集于朝堂，依其爵位，排列成行，以皇后为领袖，叩首太后前，此即所谓除夕礼，曾述之矣。其意盖谓于新年前，而向太后辞岁耳。礼毕，太后各赐荷包一事。荷包红缎制，上绣以金，中置金钱。盖欲使各人于新年之后，从事储藏，俾雨旸不时之用。此实满洲旧俗，行之迄今未衰也。

是日之暮，音乐大作，嬉笑为欢，由夜达旦，无一眠者，以太后之欲作双陆也。于是余等相继入局。太后必欲各人以钱为博，其胜负约得二百元。并嘱吾人努力为之，期其必胜。然无一不审慎从事，俾毋胜太后也。至太后倦时，乃结局而言曰：“此所有钱，吾所赢者，今将散之地上，尔等争相攫取可也。”余等知太后之以此为戏也，乃无不竭力争之。

半夜时，太监等携一铜钵入室，中有爇炭。太后折取所备之冬青枝叶，而置之火上。余等复效之，益以松香，空气尽变芬馥矣。此举也，盖欲致吉祥于新年耳。

其次乃制元旦饼，因元旦日，无得食米，而以此饼代之。饼以抻粉制之，而置肉馅其中。余等以一半人制饼，余则为太后剥莲实焉。

天将破晓矣，太后谓倦甚，且去休息。余等以其非就眠也，仍欢笑如故。有顷，至太后寝室，见其眠已熟矣。乃各归己室，重事装束。一俟太后既寤，人携水果数事，至其室中而献之。所有水果，皆寓庆祝意。如苹果者，谓平安也。如橄榄者，谓永年也。如莲子者，谓福利也。太后无不竭诚受之，并祝吾人之庆利。继询吾等曾否就眠，及闻，皆终夜未眠也。谓此良当，且谓彼本不欲眠，仅休息耳。乃竟有使之不能醒寤者，而归其故于彼年之耄也。时余等侍其侧，俟其梳妆既毕，乃向之庆祝新年。于是又往皇帝皇后处祝贺。此后遂无庆礼，乃群随太后观剧。今日剧场，系筑于庭院中。太后居于廊之一端，是

处盖备来宾及宫眷观剧者也。当演剧时，余觉睡魔忽至，乃竟倚栏而酣眠矣。及于既寤，忽觉有物堕入口中，察之，知非他物，乃糖果也，旋即食之。既至太后前，询余曾食糖果否，且嘱余勿眠。如此良辰，毋使虚度。

太后今日兴致之佳，为余所未曾见。与吾人嬉戏，一如女童，几不知彼即尊严之太后，如吾徒所夙悉者也。

所来诸宾，亦无不乐甚。是夕戏剧既终，太后嘱阉人以其乐器来，为吾徒作乐。太后歌曲数阙，吾等各以其间和之。于是太后又命阉人歌，其中曾有习练者，音韵甚美。其他则绝不能之，致生种种趣事，太后以此大悦。时诸人中，仅帝一人，从未破颜一笑，似不乐此良辰者也。余于外间遇之，而询其以何故戚之深也。彼乃以英语Happy New Year答余，一笑而去。

次日，太后兴时绝早，以往朝殿祀财神焉。余等均相从，且与祀礼。此后数日间，则一无所事，惟日涵于博，而争攫太后之所赢者耳。其初无不安相，乃至一日，某宫眷忽大哭，而归咎于余之争攫时，踏其足趾也。太后以是大怒，谕彼返其室中，居之勿出。且谓：“此小节，犹不能忍受，而欲其享安乐也，殊不当耳！”

正月十日，为皇后诞辰。余等乃询之太后：可否俞允，俾有所馈赠也。彼允吾等可任以所欲赠之。但此举也，于馈赠之前，必先呈之太后，以征其同意。余等于此，靡不出以慎重。凡太后之所谓太美者，亦不敢举以相赠。然究应投赠何物，又有难言者，盖以太后或择其所爱者，而自留之，虽其价值固甚贱也。苟有如是者，太后则谓留之自用，而以他物与皇后云。

是日典礼，与皇帝之万寿相似，惟不甚铺张耳。余等亦献如意，而叩首皇后前。彼于时，本坐而受之。然以吾等为太后之宫眷，因敬太后及于吾人，乃起立焉。彼之对于吾辈，固无一而不谦捻者。

是日也，皇帝与后以及妃嫔，得同桌而食，一与帝之万寿同。能如此者，一年间仅两次耳。余则无不分而食者。太后遣其宫眷两人，往侍皇后，余其一也。余因欲知彼等之相处，举动果何似，闻此甚乐。既至皇后之室，乃以太后命告之。皇后仅答“甚好”而已。于是余等至其餐室，为之布置台椅，一依其序。所有膳品，与余所悬度者大殊。食时，毫无拘束，且极安适，非若太后之严肃也。余等可相与话语，而共享酒肴焉。方进馔，仪礼甚休。帝与后既就座，帝之妃，乃取酒杯，斟之使满，次第献于其前，以帝为首，表敬意也。膳毕，余等复回至太后室，并告以各事无不安适也。吾等之行，固明知太后欲有所侦察也。惟未能得有有趣事以告之耳。太后询余等：“帝状严重否？”余等无不答之曰：“是。”

新年典礼，以正月十五日之灯节为终止。灯之形式各殊，有作兽形，有作

花形，有作果子等形者，以白纱糊之，上敷彩色。中有一灯作龙形，约长十五英尺，其下有十竿，以太监十人持之。龙之前，另有一太监，持一灯如珠，以龙恋是也。游灯时，并佐以音乐。

灯之后，则有烟火，各呈中国历史中之风景以及葡萄紫藤与其他诸花形焉。种种幻状，极为可观。烟火之侧，有一移动之木屋。太后及诸宫眷，居其中视之，而免冒寒气也。共历数小时，未或稍间。且于此际，燃放爆竹数万，其声，太后似深悦之，以此为典礼之殿，则诚佳美。吾人无不快。

其翌晨，诸宾乃相率离宫而去。而吾人逐日之生涯，复从是始矣。

诸宾既去，太后一如恒昔，以评衡诸人之衣饰与其昧于宫仪之类。继又谓彼殊乐是。盖以宫中景况，殊不欲彼等知之故也。

以春之将至，而农民且事布谷也。于是又有典礼。皇帝于时乃祀社稷坛，而祝丰年焉。帝于是就坛内之地，以犁耕之，然后播种其下。此举盖欲农民重视其事，虽皇帝也，且不以是为作。行礼时，以其为公共事也，无论何等人，皆得参观，农民至者亦众。方是时也，皇后乃亲蚕事，先取其子而孵化之。蚕既生，皇后乃饲以桑叶。俟其长成，至于吐丝而止。每日必采桑叶饲之，日四五次。特命宫眷数人于夜间与之食。且视其有无逃去者。蚕之生长极速，其形日异。及其长成也，所食极多。余等以饲之之故，甚形忙碌。皇后能于日光照之，而知其吐丝之时。苟视之而透明者，则蚕已熟，乃置之纸上。此时之蚕，一无所食。吾人仅视之勿令他去可矣。吐丝四五日后，丝既竭而蚕亦萎缩，状如死者。皇后取而藏之盒中，俟其成蛾，乃取出置厚纸上而布子焉。

苟蚕已成熟，而任其自然也，则必吐丝自缚，至于布满而渐成茧矣。因欲知其丝之吐尽未也，乃取茧而于耳边摇之，苟丝已尽，则闻其声。继置茧于沸水中，以俟其柔，如此而蚕死矣。乃以针挑播丝头，置于辘上而缫之。此外尚有数茧，则另蓄之。蚕既成蛾，乃破茧而出，亦置纸上，备之布子，而置之于寒凉之地。俟至来春，其子又孵化而成蚕矣。

丝已成，而取至太后前，俾之鉴核。方此时，太后命一阍人，取其幼时于宫中所制之丝来前，而与新丝比。其丝历年已久，既与新制者同其精美也。

凡此所事，与皇帝布谷之意同，盖与人民以模范，而鼓舞其工作云尔。

是岁春，天气褊热，太后急欲重回三海，惟以日俄之战端已启，莫若暂驻禁城，待大局稍定之为愈也。太后于日俄战事，忧懣甚盛，日祷于诸神，以求中国之安泰，余等亦必与焉。此时诸事辄形暗淡，未尝有特别事故。至二月初旬，太后以居禁城，厌倦无似，乃谓无论如何，必当迁居三海，俾加尔女士，得竣画像。此事将近期月矣。

余等遂于二月六日重回三海。但见百草著绿，群卉含英，太后乃携余辈绕

游湖上，靡不欢欣鼓舞。太后顾而乐之，而谓余辈之举动，极类一群野兽之脱离樊笼者。此时太后之态度，欣悦逾恒。惟语余等：苟彼移蹕颐和园者，视今当更为欣悦。加尔女士即奉召入宫，太后乃亲临其处，观肖像焉。继又询余：“此像绘竣，须历时几何？”余谓太后：“若不稍费时间，以姿态示之加尔女士，则竣之也，费时日颇久。”太后闻余言，沉思有顷，乃允每晨退朝后，以五分时畀之加尔女士。惟切实谕明：“只及面部，不及其他。”乃如是者仅得两日。至第三日之晨，太后又托辞于不豫矣。余又告太后：“若不静坐，以面部姿态示之女士，则绘事将不能进行矣。”太后于此，虽觉甚怒，然仍复静坐数次，至面部绘成而止。此后，太后乃严辞拒绝，不允再事静坐矣。而谓无论此像之成否，决不闻问。余于是乃代太后静坐，俾加尔女士得知太后之衣饰，肖像始渐告厥成。太后闻肖像之将成也，甚为欢怵。余思此乃佳遇，可以绘费再进告矣。太后询余：“所以酬加尔女士者，究必须金钱否，且其数之几何？”余告太后：“绘像为加尔女士之职业，彼若不以此时为太后画像，则必将绘他人者而获酬报。今之于此，其望且或奢耳。”余之此言，终不能令太后明其意，因询余：“果如酬以金钱，不致见侮于女士，而彼康格夫人者，献赠肖像者也，不将因此而见侮欤？”余详述欧美各国，妇女之以绘画教读等业为生者，习行不鲜，非特不以为辱，而为荣也。

太后甚诧余言，而询女士之兄奚以不加资助。余谓：“女士雅不愿其兄有所供给。矧其兄已有家室之累耶！”太后谓：“此种文明，实为奇特。在我中国，父母既亡，为之子者，有抚养未嫁姊妹之天职。”又谓：“中国妇女，苟自出谋生，则人将传为谈助矣。”然仍允余，谕令诸大臣，付加尔女士以绘像之费。

二月十四日（即西历一九零四年三月二日）为余入宫周年之期。时余已忘却，太后告余，始忆及之。太后问余：“居宫中是否愉快？抑仍思重回巴黎也？”余乃以诚意相答，谓：“余之居法，虽觉安适，然以宫中岁月，至饶兴趣，此间诚乐，不复思法矣。况在祖国，而得与亲友时相往还耶。”

太后莞尔而笑，谓恐余不久将厌居宫中，而遁往海外矣。且谓欲余不作出外之想，惟有嫁余去耳。复询余所以反对婚事之故，是否惧阿姑之羁束也？若果有此，余则无所用其忧虑，盖彼一日犹在人间，则余可一日不虑夫此也。又谓余适人后，不必居家中，仍可如常以来宫内。

太后赓续言曰：“去岁尔之婚事提议时，时余亦愿且置之。良以尔之生长情形，与其他宫眷稍有殊异。惟余之心于此事，固未尝一日或忘。现仍为尔择所天，务期与尔相匹。”余之答言，一如曩昔。略谓：“余殊无适人之意，苟太后不我遐弃，不愿一日之离宫闱也。”太后闻余言，谓余未免固执，想不久

变更其宗旨矣。

二月下旬，加尔女士日从事于太后之肖像，盖欲速成之也。太后又阅历书，择一吉日以绘竣此像。旋择定一九〇四年阳历四月十九号大吉。余乃告知女士。诂女士再三声言，时间短促，实难如期告竣。余以此言转达太后，并详述尚有细微处必须补缀，莫如假以时日，俾女士得从容布置也。而太后拒之。谓十九号四点钟，必须告竣。余亦不能再有所言矣。

限期之前，约一星期，太后乃亲临加尔女士之绘室，作末次之察看，状态似甚欣悦。惟因面部，色有浓淡，终不以为然。余告以此乃光之影也。而太后必欲余转嘱女士更之，务使两边相若。女士与余讨论良久，终知不能违太后之意，乃略加修改。太后偶见像下，有洋文数事，问余为何物，乃即以绘像者之姓字告之。太后即曰：“余知外人往往有奇特之举动，惟思奇特至此，余实未之前闻。奚以书其姓字于余肖像之上哉！他人不知，必谓此乃加尔女士之肖像，而非为余有矣。”余乃又详释其所以然之故，略谓：外国之艺术家，于所绘图画之末，无论其为肖像与否，往往自署己名，已成惯例矣。太后遂谓：“此或当然，姑留之可也。”惟观其状，终有犹豫色然。

加尔女士从事绘画，几以夜继日，始克如期告竣。太后乃邀请康格夫人及其他各公使夫人，入宫观览画像，以此非正式觐见也。太后乃御较小之某殿接见之。互相寒暄后，太后命与余等导之以入女士之绘室，余等从之。太后于是与诸夫人道别，迳返己室。皇后奉太后命，与余等偕往，盖为太后作主人也。各人既见太后之肖像，均称道不绝口，赞其酷肖。观览既毕，余等乃退食茶点。皇后坐于案之首端，命余次之。各人坐后，来一内监，奏请皇后转告来宾，谓帝稍觉违和，未能莅临也。余乃为之译述，各人均形满意。故此次来宾未覲皇上，纷纷告别而去。其实帝并未病，特余等忘以觐见事告之，使莅临耳。

外宾既去，余将各事奏知太后一如常。太后问：“外宾对于肖像云何？”余答：“外宾极赞道之。”太后曰：“此固宜然，像乃外国艺术家所绘者也。”观其状，殊怏怏，且泄怒于他事。余以加尔女士几经辛勤，始克成此，不禁大失所望。太后乃谓：“加尔女士绘成此像，颇费时日，何以无人语彼，而以见外宾之举告皇帝也。”对于内监总管，尤形愤愤。旋谓彼忆及此事，即派内监向外宾道歉，盖恐外宾不知情形，而疑皇帝有他事发生，致悠悠之物议也。余告太后：“已向外宾详释帝之违和，彼等闻此，亦即漠然置之矣。”加尔女士既出宫，一日，太后询余曰：“彼曾诘尔以拳匪之乱否？”余告太后：“时居巴黎，于乱之始末，极少闻知。”且谓女士从未一道之也。太后曰：“余殊不欲道及此事，并不愿外人举此以询吾之臣民。居常自思：吾实堪为妇女中之最明智者，他人鲜克望其项背。彼英后维多利亚者，吾素耳其为人

，即其历史，吾固尝取译本读之，觉其关系之重，与所以身罹百忧者，殊不得余之半。余之生涯，今且未艾，其未来事，无人可得而悬度之。余或反其故常，作奇特之举，以惊醒外人之耳目，亦未可必。英吉利者，列强中之一也，然非维多利亚英谋独断，有以致之。彼盖有国会之英髦，以助其后，凡百施行，必择其善者而从之。英后于此，仅事画署，而于其国之政治，曾无所可否。吾有人民，且四百兆，又无不惟予一人是赖。彼军机者，虽可备余之咨询，而彼等仅司监察。事关重要，余实决之，皇帝何所知也。余一生事，无失败者。然决未梦及拳匪之所以贻害于邦家者，至于斯极。综余生平，惟此谬误。乱之方兴，余实应严降谕旨，以禁其蔓布。奈载漪、载澜，坚称拳匪降自上天，所以荡清国耻，而剪除外人者。彼之所谓外人。固指教士言也。余恨之至切，而守旧教亦至笃，尔所深知。故于此时，未尝稍置可否。意欲坐观其究竟耳。詎知其举动太暴，而载漪竟于某日，以拳匪之魁入颐和园，集内阉于丹墀中，验其头部，有无十字焉。其魁曰：“此十字者，尔不之见，惟余能于人之头部寻得之，而知其为基督教徒也。‘载漪于是入余私宫，谓拳魁方迟于宫门，曾得内阉二人之为基督信徒者，而询余奚以处之。余于时怒甚，当谕载漪：未经余俞允，奚得擅以拳匪入宫？彼谓：“此魁法术极大，能聚外人而尽戮之。且得诸神呵护，不畏西人之炮火。’且谓：“曾亲见之，一拳匪以手枪击他匪，已命中矣，而卒无所伤。‘于是载漪请余以入教之内阉二人，畀之匪魁。余从之。未几，闻此内阉两人，即在离此不远之某处梟首。翌日，匪魁又随载漪、载澜入宫，命内监尽焚香，以表其非基督教徒也。继又谓莫若日令匪魁入宫，授内监以拳术。北京居人，大都皆习之矣。其次日，各内监无不衣拳匪之衣，余见之大愕。其衣为红衫黄裤，而以红布缠头。念彼等竟弃其公服，而作是装，不禁无悲矣。而载澜者，且以一裘进献。方是时也，军机领袖荣禄，适以病乞假一月。余于其病时，固日遣内阉一人视之。是日阉人归，谓荣禄已愈，将于明日入宫，虽彼假期尚有十五日也。余以彼之遽请销假，中必有故，为之惑甚。然以拳匪头目事，亟欲与之磋商，故欲见之之心，亦至急切。及彼之知宫中举动也，面呈忧色，而谓：“拳匪者非他，实叛徒也。仅欲集彼黔首，助之以尽戮外人。至其结果，殊不足为朝廷福。’余当告之，其言近是，而诘其处置之方，彼当告余，将往语载漪焉。乃至翌日，载漪来，谓以拳匪事，与荣禄冲突至烈。并谓北京居人，无一而非拳匪矣，苟欲施以禁遏，必举北京之人而尽屠之，虽宫廷亦所不宥。又谓拳匪已择定一日，以尽杀各国使臣，而董福祥亦允率兵助之，以火使馆云。余闻之焦灼无似，料其必有大乱矣。仍立召荣禄入宫，而禁载漪于余之左右。荣禄来后，状至忧懣。及知拳匪之所欲为，忧懣愈甚，促余立即下诏，而谓拳匪实秘密党徒，人民不得轻信之。并谕九门提督

，立逐匪人以出城门之外。载漪闻知大怒，谓：“此谕果出，则拳匪必来宫中，尽戮诸人，无得免者。‘余闻此言，自思莫若且以诸事，任载漪为之可也。载漪既去，荣禄谓彼已癫狂，且决拳匪将为大乱之基。又谓：“苟载漪而辅拳匪，以焚毁各国使馆者，则其神志，必已迷惘。拳匪尽无知愚民，殊无知识，彼意外人之在中国者，已举地上诸外人而尽之，苟悉戮之，他地有矣。不知其国之强盛，果达何极。若尽毙旅华之外人，则所来以报施者，不知其几千万也。’并谓确信：”外兵一人，可死拳匪百，而略无困难。‘且乞余允彼得节制聂士成。此人后竟以保护使馆，致死于拳匪之手。时余立即允之，并谕彼速见载漪、载澜，告以此事之重大，勿干涉彼之计划。孰知祸乱日亟，莫可收拾。其反对拳匪者，仅荣禄一人，而欲其与众人敌也，乌乎可？一日载漪，载澜又至，乞余降谕拳匪：先戮使馆中人，后及其余之外人焉。余以是大怒，未之允。争论良久，载漪谓必为之，且不可羈延。以拳匪已决焚毁使馆，定翌日举行矣。余时怒不可遏，乃谕内阍数人逐之去。彼则且行且言曰：“太后不允颁此谕也，吾将代太后为之。愿之与否，所不计矣。’乃载漪竟有此举。此后事，尔必知之。载漪既不余前知，颁布此种谕旨，致死者甚众。彼旋见其计之不可行，且见外兵之逼近都城也，惶惧失措，致余西狩。‘”太后言至此，不禁大哭。余告太后：“心甚悼之。”太后曰：“尔不必为予悼，惟余之令誉，毁于一旦，当为尔所深悼者耳。综予平生，惟此谬误，良以优柔有以致此。此事之前，余如白玉，而所以治理余之国家者，靡不称道。乃自拳匪乱后，贻余白玉以玷，且终其身而不能涤除矣。余时时自悔，悔余过信乖戾之载漪也。艰深创巨，惟彼一人，实尸其咎。”

余居宫中之第二年，与第一年之情形相若。每逢忌辰以及节期，所以庆吊者亦相若。太后每晨视朝后，则从事于兴趣之事，其于宫内之菜园，关心至切。播种之际，太后必亲自监临。迨既长成，可以采割，各宫眷均携带一种小叉，而收获之。太后见余等从事南亩，状至忻悦。有时兴致勃发，必来相助，以欲奖励余等也。凡植蔬菜，得有最优之成绩者，太后必有所赏。故余等无不殚竭精力以从事，一为赏品计，一为取悦太后计也。太后又嗜养鸡，每宫眷一人，各得鸡若干只，一若余等必自看守也者。每晨则各以鸡子呈于太后。惟余之鸡，得卵终较他人为少，甚惑之。一日余之内监告余：彼曾见某内监，窃余鸡埘中之卵，以移置他人之鸡埘中，俾其主人得获首选。余始恍然。

太后对于宫眷，绝不准其奢侈。某日命余开拆一包，余方拟剪断包外之绳，太后见而止余，命余解之。余以是颇费困难，始竣此事。太后继命将包物之纸，折叠整齐，与绳一并安放某抽屉之内，俾需用时，知其处也。太后尝以款授余等，作个人之零用。苟余等欲购鲜花手帕丝带等物，可向宫中使女购之。

惟太后给余等各人小册一本，用出之款，必一一登载其上。每至月底，太后则检查之。若见有用款之多者，加谴责至严。其用省而出入相符者，亦必褒奖。余等以时时聆其懿训，乃渐知克勤克俭，为居家之良规矣。

光阴荏苒，今又届外交团春日游园会矣。曩例必于其前一日，招请各国公使参赞，及其余之使馆人员。次日则招请各公使及参赞之夫人，是年亦若是。惟到会之外宾无多，且有数人，从未到过者。日本使馆来外宾五六人，由日本公使内田夫人率之。太后对于内田夫人，欢迎甚挚。且因该夫人谦捻甚，太后尤时加称道。各外宾觐见后，余等导之至于别殿，款以茶点，并导游宫内一周。游毕，外宾一一兴辞而去。余等乃以各事告之太后。太后于此，亦必有所询问，一如恒昔。此次诸宾中，有一妇，衣一种粗重之旅行服，其袋极大，时时探手其中，一若甚寒然者。其帽之质，与其衣同。太后询余：“曾见一妇而以米袋布为衣者欤？”并询：“作此装束以来宫中，非异事欤？”余答：“使馆妇女，无不熟识，此人必不之属。”太后谓：“姑不究其为谁，然必非上等社会，所可决也。且可必作此服装者，决不能现身欧洲宫廷间。”太后曰：“凡此诸人，其实表崇敬于余者，或卑余为不足受之者，余一见知之矣。此辈外人，类以中人愚甚，遂疏于礼貌，如其在欧洲社会中也。余思此后，宫中有事，外人应著何服，必先告知之。即有所邀请，亦必审慎。如此则信徒与余所不愿见者，可一律屏除矣。余于显著之外人，而来游中国者，极愿接见，惟其平民，殊不欲之来宫中耳。”余当进言：“日人通行之例，可援用之。即发请柬时，将外宾应服之衣，注明束末也。”太后甚然此说，决计照行。每值晴朗之日，太后辄至庭外，以监察内监之栽植花木。宫内荷花，每年早春，必移植一次，太后甚注重之。老藕必截去，而取其嫩者以植之新土中。种荷之地，虽为湖之西滨最浅之处，然内监种植之际，湖水时有与腰齐者。太后则费数小时之久，坐玉带桥上，以监察之，而时以种植之法，训导之焉。此举常历三四日始毕事。此数日间，各宫眷则侍其侧，制作种种纓綫无，备太后各种椅榻之装饰品，其实余等终日忙碌，几无事不为也。

是年春，袁世凯复入宫陛见，太后与讨论者，为日俄战争等事。袁告太后曰：“此项战争之关系，日益重大，恐最后蒙莫大之影响者，厥惟中国。”太后闻袁之言，甚烦闷。谓某御史曾请以大宗食米，赠与日本，彼未之允也。袁世凯极然太后之言。

此时，余每日仍将西报中战电，译呈太后。一日余见报上载有新闻一则，谓康有为已由巴达维亚行抵新加坡云云。余以为此，必能致太后之注意，遂一并译之，詎太后见此，勃然大怒。旋告余，谓：“此人实致中国纷乱之祸首，皇帝未遇康氏前，于列祖列宗之遗训，遵守惟谨，莫敢或违。惟自引进以后

，遂思变政，且欲汲引耶教于中国。”太后继言曰：“康氏曾请皇帝以军队围困颐和园，将余禁居其中，俾彼得实行新政。幸彼时军机大臣荣禄，与直督袁世凯，均效忠于余，始得破坏其计划。当是时也，余闻荣之言，即趋至皇帝所居之内城，询以此事之真相，皇帝答称自知其过，遂请余垂帘听政也。”

时太后曾立降谕：“捕康有为及其党徒。惟康已设法出奔，而太后亦遂不知其消息。迨余译呈，不免旧事重提矣。继太后以得知康之所在地，似觉释然。且欲知其何所事焉。乃旋又盛怒，询余外国政府，必以何故而保护中国之国事犯。又何故不于其己国国是稍加之意，俾中国得以治理其臣庶也。乃命余时时留意康氏之消息，有则立即译呈之，惟余则立意无论如何，决不再提及此人，而太后亦渐渐忘之矣。某日游三海时，太后指其中之旷地告余等，谓此处本为朝殿，而焚于拳匪之乱者也。惟此殿之被焚，实意外事，非西兵意欲毁之。又谓每见此地，辄为心酸。且现用之朝殿太隘，不足以容留新年朝贺之外宾。故决计于被焚处筑新殿焉。太后遂命工部依其意旨，制新殿之模型，制成呈览。前此宫内各殿，尽中国式。惟现造之殿，则参用西制。旋工部制成模型，呈之太后阅看，模型以木为之，体积甚小，而窗棂毕具。然余观太后于此，无一可当其意者。非曰此室大，即曰彼室小。故复将模型发还，命工部重造之。迨二次呈进，宫内各人，皆谓较第一次为胜，呈太后亦极形满意。模型既定，太后乃思所以名之者。筹思者久，始定海晏堂三字，而立兴土木矣。太后于建筑之进行，甚为注意。并决定其中之陈设，悉用西式，仅御座仍旧制。余等由法返国时，曾携有器具样本数种，太后细加参考，乃择定路易十五世之式样。但各物必涂黄色，以崇体制。其帘幕地毯称是。太后既定各种器具后，余母乃进言，谓愿以此项器具相献。太后允之。余母遂向巴黎著名之某公司订购。新殿告成，器具亦至，因即一一安置其中。太后亲临察看，仍觉不当。其状似不满意于新殿之结构也。谓今后始知中国之宫殿，优美无伦。以其形式之庄严，实优于西式之宫殿。然既筑成，无可更改，亦不必过事吹求矣。

是年之夏，余颇有闲晷，乃日以一小时教皇上以英文。皇上天资颖悟，记忆力绝强，故进步綦速。惟发音不甚清晰耳。诵习未久，即能读普通教科书中之短篇故事，且能默书，亦无差误。皇上之英文书法，异常秀艳。临摹古体，与装饰品用之英字，尤称佳妙。太后闻此，似甚欣悦。谓彼亦愿学之。以其自信，苟从事于此，进益必非常迅速也。詎太后学习两课后，即不能耐，此后亦绝不道及之矣。

余于授课时，遂得乘机与帝纵谈各务。一日帝忽然语余：“谓余于改革事，曾不能移化太后，稍事进行也。”余答：“自来宫中，兴办者已复不少，海晏堂其一也。”然帝状似卑此为不足道者。帝谓时机果至，或有用余处。惟于

此举，帝状颇呈疑虑色。旋又询余父病状。余答父病若不见瘥，余等无论如何，必暂离宫闱去也，帝答余等此去，虽觉凄戚，然终以去此为佳。并谓余旅欧多年，宫中岁月，万难久耐。苟愿去此，彼必不加禁阻也。

太后准余月以两次往探余父。而余居宫中，各事亦靡不安适。惟某日太后之使女告余：谓太后又复为余筹议婚事。初闻之，殊不介意，旋太后告余：谓诸事已布置有绪，将嫁余于所择定之某亲王。观其状，似欲探余作何言者。余告以父病，忧虑正殷，乞其暂缓置议。此言使太后甚怒，谓彼之待余甚厚，殊觉不知感戴。余默然未答。太后亦无所言，遂勉自抑制，不复忆及之矣。迨余宁家时，乃将详情告知余父。余父始终不以此婚事为然。命余返宫，为内监总管李莲英详述此事，并向李说明余所处之地位。盖宫内诸人，能左右太后者，惟李一人而已。故余遂乘机向李述之。其始似颇不愿干涉此事，谓余终应遵太后之意而行。迨余告以实无适人之念，而愿奉职宫中也。始允为余竭力设法。此后余遂不闻太后道余之婚事，李亦从未述及，始知彼已为余收有成效矣。

夏季中，并无要事。时在八月，乃伐宫内之竹，而命宫眷从事于此。余等乃取竹雕刻之，作花卉文字形。太后在旁，为之指导。继将此竹，制成台椅，俾太后茶室之用。秋夜冗长，太后乃教余等以中国之历史歌赋，间十日考试一次，以覘学业之有无进益也。其优美者，必有奖赏。年幼内监，亦共余等学习。中有数人，答语绝可发噱。值太后畅乐时，闻此则付之一笑。有时则命内监扑责之，以惩其愚顽。惟彼等常被扑责，视之若惯，而旋亦忘之矣。

皇帝以将届太后七旬万寿，拟以极大规模，举行庆典，惟太后因日俄战事方殷，不允其请，盖恐人民有所訾议也。故此次乃寿，与前此所异者，惟太后受宫内诸人朝贺后，赏赉甚众，且锡以衔位，丰其俸给，并酌予升擢焉。余妹与余，均得赏郡主衔。此种衔位，只限于宫闱，由太后特赏。至宫外诸臣之升擢，则由皇上颁谕行之。向例然也。庆祝以内城为宜，故拟于此中之。惟太后不然此说，谕令宫闱于十月十日前三日方得移往。以此故，颐和园之与内城也，均须铺张，诸事极形匆促。兼之前数日，雪至大，各事益形阻滞。惟太后于此悦甚，以其素喜雪景也。并欲于宫中，傍山摄影。遂命余兄以摄影器入宫，摄影数张，无不佳美。

十月七日，宫闱始迁入禁城，庆祝于是始矣。凡百铺张，极形美丽。庭院中搭以玻璃棚，俾雪不得入，宜每日演剧焉。初十日庆祝礼与夙昔无异。诸事已毕，宫闱复回三海。

余等既回三海，闻余父又以病势增剧，上书乞休。太后遣内监数人往探病状，知其果然，始允其请。且于吾父沪上之行，亦颇赞同。谓此行或可已其疾，而视西医之能否奏效也。又谓余母似必随往，惟余妹与余大可不必与之偕。

余乃一再进言，谓余之偕行，乃其天职，诚恐余父万一不测，余将永无再见之日矣。余苦求太后俯允所请，而彼仍多方阻难。继见余去志已决，乃谓余曰：“彼为尔父，尔既坚欲偕行，余知不便阻留。惟须记取诸事毕后，当速返宫中也。”太后既准余等赴沪，复欲为余等备制衣服，以及途中应用各物。故迟至十一月中旬，始克出宫。太后之意如此，余等惟有静待而已。

各物既备，太后乃取历书，为余等择一启行之吉日。所择定者为十一月十三。余等遂于十二日出宫返家，先向太后叩头告别，并谢其种种优待。是时无人不哭，太后亦然。余等复向皇上皇后告别，皇上仅与余等握手，而操英语曰：Good luck（佳运之意也）。其他诸人亦以余等之去，无不黯然。太后伫视良久，谓余等周旋不已，徒费时间，于事无济，莫若就此启行也。内监总管候宫门，亦向余等珍重道别。余等遂驱车至余父处，至则诸事已预备就绪。翌晨乘火车至天津，适得末班商轮赴沪。舟抵大沽口，因水浅停搁若干时。

既抵沪滨，余父即赴西医处就诊。其病经此番跋涉，似有瘥势。而余转忆宫中之生涯不已。虽沪上旧友至众，且时承相邀赴饮宴跳舞等会，然终觉不快。盖沪滨事事物物，均与余京中所习见者殊，颇望有时重返宫中，以待太后。抵沪后，约两星期，太后特遣人来，探询余等之近状。此人携来太后所赐之珍物至多，及所赏余父之药品。余等以得见此人，无不欢忭。彼谓宫人相念甚殷，并以速返宫闱相劝。且以余父之病，日渐有瘥，彼谓余无庸再羁沪上，莫若返京，以服务宫中也。故余寓沪度新年后，即北上矣。此时海冰未释，余遵海先至秦皇岛，后乘火车入都，此行备极艰辛，抵京后，为之大快。时太后已遣余之内监候于车站，余旋即入宫，一见太后，欢忭愈恒，而相向哭矣。余告太后：“父病渐瘥，极盼常侍其左右也。”

余在宫中之职务，与前无殊。惟无余妹相伴侣，又无余母相与话语，顿觉岁月之全非矣。太后待余如恒，且视昔为优渥，余终觉不乐，极愿得重返沪滨也。宫中所事，无异曩昔。至二月间，接上海来电，谓余父病日笃，急欲见余，余遂以电呈之太后，而俟其后命。太后见电，谓父年已老迈，病势如此，恐难速痊。及其既也，乃告余可即束装赴沪。余复向宫内诸人，一一道别，满拟不久而归，而此次竟不能如愿矣。盖余重抵沪上时，父病已危，复经数日，遽尔长逝。按其日期，即西历一千九百零五年十二月十八日也。余等服孝百日，以此遂不能返宫矣。

余在沪时，得新交多人，始觉宫中之生涯，终不能胜过余在欧洲时所身经之默化力也。余虽为满人，然服膺西人已久，且在外国受有教育者。故与余夫见后，婚事旋即议定，余则以是为美国之国民矣。然余在宫中之二年，以奉侍慈禧太后者，实余年幼时最安乐之日月，故余对此二年之光阴，遂念念不能忘

也。

余于改革一事，虽不能多所循诱太后，然仍望此生得见中国有日醒悟，以
济于世界列强之林也。